《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柳殘陽

第一冊

風雲傲劫



小說專輯75

《第一冊》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書帖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5

風雲傲劫

第一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風雲傲切

第一冊

柳殘陽 著

一

落日下●

半空裡尚餘留着殘餘的蟬鳴，一個頂着烈日行過遍地黃沙的粗壯漢子，赤着一雙大脚，扛着一柄彎彎的大刀，沉重而有力的向裡踽踽而來，他—濃眉鼠目，滿臉的鬍髯，濃烈的酒氣幾乎逼得頂頭上的太陽都要隱藏起來，他——除了那柄閃顫的大刀予人一種寒悸之外，就是那張永遠擠不出笑容的棺材臉，透着一股股逼人的殺氣，他殺過人，不但殺過人，還殺過不少的人，瞧他臉下的粗壯臂腋下，就生硬的挾着一個已半死不活的漢子，那漢子一張臉已被擂的沒有半點人形，除了尚留有一口氣外，誰也不知道他還能撐多久——

他——那身打扮跟那柄殺人的刀——

若平地裡響起一聲雷似的，頓時使人想起無情刀客阿諾，這個混混的殺手，曾令江湖上多少人喪胆，阿諾視殺人是他生命的全部，他若不殺人，那等於今天沒吃過飯，他喜歡滿股子血腥味，血腥味會令他振奮……

砰地一聲，阿諾把腋下的那個垂死漢子擲在地上，那漢子發出一聲慘叫，阿諾滿意的裂裂嘴

，一個大屁股已坐在那漢子的身上，他愛憐的放下那柄隨着他行走半生江湖的大刀，斜斜插在黃土泥地裡，然後從懷裡摸出一個土黃的饝饝來，在那裡啃吃起來，扒在地上的那個漢子似乎已吭不出聲來，一張臉全埋在地面上，那情景好慘。

阿諾手裡的饝饝才啃了一半，唇角間尚餘留着殘屑，一雙銅鈴似的眼珠子已瞪向遠遠的前方，，遠處，一個全身青衣的年青漢子跨在一匹馬上，向這裡蹁蹁行來，腰裡插着一柄紫色古劍，那樣子倒頗威風，阿諾的眉頭略略一皺，這才注意到這青衣漢子的身後，尚跟着一個滿身垢泥的土老頭兒，這老頭的雙手已給牛皮繩拴住，青衣漢子拉着長索跨在馬背上，半拖半拉的便將老頭子拖來這裡，冷眼相觀，阿諾居然沒有表示什麼。

他沒表示什麼？那青衣漢子却開了腔啦，遠遠的，人還沒有到跟前，人在馬上已叫道：

「喂啃饝饝的漢子，這裡可是將軍坡——」

阿諾的眉頭一皺，兩隻眼目已瞪的老大，他已是個老粗了，想不到這個人比他還橫，他鼻子裡透着一股冷哼，便生生的把含在喉管裡的一團饝饝給吞了進去。

誰知這青衣漢子還眞不識相，阿諾該開腔，他的人馬已到了眼前，裂着一張大嘴一笑，嘿嘿地道！

「不理你爺，沒關係，待會兒爺就給你點顏色瞧瞧。

刷地一聲從馬背上斜蹬了下來，人眞利落，脚尖不過是略略一點，已把那個老頭兒給扯了過來，一巴掌把那老頭兒給敲倒地上，嘿嘿地道：

「乖着點，省的你大爺動殺氣……」

阿諾的眼稍子是何等的敏銳，一眼已着見這年青人腰裡插着的那柄劍——血腸無痕」，人的名劍的影，阿諾心頭略略一震，想不到列名江湖七凶的血腸劍杜老三也來了這裡，阿諾面上僅僅露着一絲冷寒的笑意，他知道此刻他並不急於招惹這個人。

血腸無痕杜老三並不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他還是那麼囂張的往路邊一棵樹上一靠，人已坐在樹邊，那 糟老頭兒似乎已經歷了一段太長的路途，一頭栽在地上，躺在那裡直喘氣，杜老三嘿嘿地道！

「他媽的，李學海，你別他媽的裝死，你活着還能値兩文、死了半文錢不値，要是你敢半路上伸了腿，看我不操操你那個十八歲的閨女，我就是你養的……」

阿諾全身又是一緊，列門耗子李學海也是道上頂尖的狠角色，一手卦拳也曾打過五湖四海，想不到這個響噹噹的人物會落在杜老三的手裡，狠狽的連喪家之犬都不如。

阿諾腦海裡念頭還沒轉過來，半空裡宿然飄過一團黑影，那是個大圓包袱，猛然自空中而降，阿諾尚未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只見一道人影已斜射而來，伸手把那個包袱接在手裡，拍拍那個

包袱輕輕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

「蘇八、蘇八、殺了你我也難過，誰叫你得罪了那個主，人家要用五十兩白花花的銀子買你這顆項上人頭，我——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怨不得我呀！——」

一蹬脚，這個人已落在一塊石頭上，把那個包袱往脚底下一放，兩眼一畢，人居然半蹲在那塊石頭上呼呼的睡起來了，他還眞是個怪人，說睡就睡，居然打起呼來了？

血腸無痕杜老三一聽「燕八」這兩個字，神情陡然一振，他可不管對方是何許人，乾呵一聲，道：

「喂，小子，你那個包袱裡裝的可是燕小八的頭顱，嗯……」

這個人一身藍大褂子，睡的似乎很熟，血腸無痕杜老三的話語十分刺耳，可是人家就是沒有理會，血腸無痕杜老三眼珠子裡殺機一湧，正要發作，耳邊倏地傳來一聲冷笑道：

「姓杜的，你在這裡大吼小叫的幹什麼？人家睡仙那裡都能睏上一覺，你就是打鑼打鼓也吵不着別人，却吵了我和尚，佛爺今天要不是心情特別好，看我不撕了你那張嘴才怪……」

血腸無痕杜三打直了眼，何時平空又鑽出一個頭頂禿禿的大和尚，他——還眞是個道地的和尙，一身袈裟，胸前還掛了串佛珠，正是聞名江湖的八通和尚，八通大師人端端正正的坐在他身後，而樹上不知何時吊了個全身黑衣的漢子，雖看不清此人的面貌，想必也是道上的名人，血腸

無痕杜老三嘿嘿地一聲道：

「大和尚，少他媽的在我姓杜的面前擺譜，道上跑的、路上混的，誰也不罕糊誰，今日大夥全來了將軍坡，可不是偶然的相逢，想必是跟那個主兒有關……」

八通和尚嘿地一聲道：

「人要識相，少耀武揚威，這裡還輪不到你……」

血腸無痕杜老三可不是省油的燈，道上兄弟有誰敢在他老人家面前大呼小叫的，嘿，他也知道八通和尚也不是好惹的肉頭，嘴角一掀，正要說話，始終沒發一語的阿諾突然冷冷一哼，冷嘛嘛地道：

「別鬧了，咱們的主來了！」

這話果然靈光的很，血腸無痕杜老三硬將要吐出的話嚥囘肚子裡，那個睡仙此刻睡意全消，也睜開了眼，耳邊隱隱約約已聽見了脚步聲，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冷冷涼涼的風已隨着夜幕拂來，兩列黃衣漢子自小路上緩緩行來，八個漢子扛着一頂鮮明大轎在兩列漢子的陪護下向這裡搖曳而來，阿諾的手已抓起了插在半土裡的大刀，十年來，他就是這樣聽命於轎子裡的人，他一直想看看這個人是誰。每當他的手握着自己那把刀的時候，他就心血澎湃的想奮力一擊……。

八通和尚的臉酷冷的有若一塊玄冰，冷漠的神情看起來是那麼可怕，連天不怕地不怕的血腸

無痕杜老三也收斂的正襟危坐，這裡面唯有睡仙還是那麼沉着的坐着不動，不過，兩道目梢子已沉凝的如一潭泓水……

兩列黃衣人已站定了道路兩旁，八個轎伕緩緩停下轎子，一道幕簾低垂，顯的轎中人更加神秘，此刻，誰也沒有說話，除了風聲外，四野寂靜的有些可怕，這幾個腳跺四海顫的漢子似乎誰也不想搶先出言，半晌，轎子裡終於響起了一個蒼老的話聲，道：

「你們都守信——」

還是沒有人答腔，因爲轎子裡的人說的話，使他們不知該答什麼話？轎子裡的人似乎並不在意他們答不答腔，乾嘿一聲又道：

「我先看看燕八的頭顱——」

睡仙精神一緊，道：

「在這裡——」

他蹲在石上的姿式不變，雙手捧着那個包袱，人已彈射起來，筆直的向轎子裡射去，只聽轎子裡響起一聲冷笑，忽然從幕簾裡伸出一雙手影，砰地一聲，睡仙人已被震了出去，那隻包袱却已進入轎子裡，只見那頂轎子一陣抖動，一隻血淋淋的人頭已給扔了出來，睡仙臉色頓時一陣蒼白，他雙手緊握，嚴密的防護着………

那知轎子裡突然響起淡然一笑，道：

「破瓦兒，你殺錯人了。」

破瓦兒是睡仙的渾號，道上的朋友只知道江湖上有睡仙這號人物，破瓦兒還是頭一遭聽到，睡仙冷冷地道：

「燕八是條漢子，我破瓦兒不想殺他……」

轎中人嘿嘿地道：

「你是叛了我——」

睡仙冷冷地道：

「錯不了，十年來，我破瓦兒聽命一個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神秘人物，替你殺了不少道上漢子，我覺的自己窩囊，自己已不是個江湖人物……」

轎中人淡淡地道：

「叛我的人的下場會很淒慘，睡仙，念在你跟了我十年的份上，給你一次贖罪的機會，三天內，帶了燕八的頭見我，否則，你會立刻橫屍在這裡………。」

睡仙的神情一變，叫道：

「不論是死是活，我都要看看你是誰？」

看看他是誰？這是阿諾、八通和杜老三多年來的願望，睡仙的話語正是他們積壓多年的心聲，他們全瞪起了眼睛，凝神的注視着睡仙，這個人雖然在道上相當有名，畢竟這些人沒有眞正交過手，睡仙要出手，人人都很緊張，人人都想看看睡仙如何拉開那道簾幕，如何逼得這個神秘人物現出原形來。

突然——

轎中人浩然一聲長嘆，有如自言自語的道：

「上蒼要一個人死，誰也救不了他………」

睡仙彷彿置身在大千寂無的世界，對那陣酷冷的話聲置耳未聞，但，人人感覺出他的全身佈滿了一道氣幕，全身衣袍隆了發起，一雙手已斜斜的撩起，誰都看的出，他已蓄勢待發，阿諾的刀業已抓起，杜老三的手心淌汗，却也緊緊握無腸劍的柄端，八通更是單掌合什，緊貼在胸前，這些人雖然俱是堆踞一號的覇子，但，多年控於這位神秘人物的情形下，他們已同仇敵愾的無形中聚合在一起，人人都想掀開這人的謎底？

遠處，响起一聲犬吠——

睡仙的兩眼一睜，霍然間一聲長喝，隨着那聲大喝，他的身子如弓矢般的向前疾射，一雙手掌拉開的如一張大弓似的，快速至極的向轎子裡衝去。

條條道道的勁氣澎湃如浪的向前推進，隱隱尚有風雷之聲，佇立在轎首兩旁的黃衣漢子此刻俱已手抓劍刄，他們似乎是久經訓練的高手，在他們的主子沒有命令之前，他們俱站立不動，可是手中的劍決對可以隨時出手，此刻，這些漢子有序的各自退了半步——

睡仙的手掌僅一瞬間已按在幕簾上，眼看這一掌能碎石裂碑，非逼轎中人出醜不可，但，天下的事就是那麼不可思議，他那隻剛按進去的手掌恍如遭受着一股難能抗拒的大力似的，人已整個往轎中落去，更慘的是他竟然還跪了下去。

阿諾的手指幾乎揑斷了他的刀柄，額際上微微滲着汗珠，雖然這不是他在動手，他却感覺出睡仙是個可怕的敵人，僅那份渾厚的掌勁已非尋常人可比，但，更令阿諾顫悸的却是轎中的主，他不但硬接下了睡仙的這一掌，更讓睡仙跪了下去，這種功夫普通人所能辦到，而這個主有此渾厚的內力，當然要控制他們這些桀傲不訓之人是易如反掌了，阿諾頓然參悟了其中的道理之後，他的心反而平靜了下來，他知道要掙脫這個主的手掌，決不是眼下這幾個人所能辦到的。

轎中人嘿嘿地道：

「你公然叛我，又攻擊我，破瓦兒，你知罪——」

睡仙半跪在地上，昂聲道：

「該死………」

轎中人大笑道：

「去死吧！」

只聽睡仙慘叫一聲，人已離地平空飛去，誰也沒看見轎中的主是怎麼出手的，但，睡仙人却彈向半空裡，似乎有點血腥 散射在空氣裡………。

八通和尚神色一寒，道：

「主兒，你要了他的命？」

轎中人冷冷地道：

「他不該死麼？」

八通長吸口氣道：

「他跟了你十年，爲你，殺了十年的人，你却舉手殺了他，難道咱們之間連一點應有的情份都沒有——」

僅這幾句話語中，睡仙已砰地落在樹叢裡，將軍坡除了這條泥土路外，四處都是林子，睡仙落在那裡再也沒有吭聲，彷彿已嚥下了最後那口氣，冷嘯、蟲鳴，此刻似乎陷在一片沉寂中……

轎中人還沒來的及說話，草叢裡忽然响起一陣犬吠，四條黑、黃、花、白的野狗猛然衝了出來，汪汪地對着這夥人狂吠不已。

將軍坡算是荒郊野地，四處不見人煙，何會突然來了這四條野狗，大夥正在懷疑間，只見一個全身素白衣衫的青年如玉樹臨風似的站在路邊，他那雙朗朗星目，寒凝的如沉潭之冰，冷的令人寒顫，在這節骨眼上，突然出現了這麼一個不可思議的年青人，阿諾和八通和尚全向這青年人捏了把冷汗，暗中希望這年青人快點離開這塊是非之地，四條野狗在那裡狂吠，那年青人手裡緊緊握着一條柳條，他冷眼的向這裡望了一眼，突然道：

「畜牲，還叫——」

刷地一揮，柳條敲在那條大黃狗身上，大黃狗離他最近，這一鞭打下去，大黃狗汪汪地向前狂奔而去，其他的三隻野狗却站在那裡再也不敢吠叫，只是搖着尾巴東聞聞西嗅嗅，青年人怒聲道：

「杜老三，過來。」

血腸無痕杜老三一楞，這年青人居然知道他的名字，而又公然的叱他過來，他行道至今尚未碰過這樣狂妄的人，正要罵出聲來，那知那條大黃狗搖搖尾巴快速的跑到年青人的身旁，居然溫順的扒伏在地上直搖尾巴，年青人的手輕輕摸着大黃狗的頭，笑道：

「杜老三，這才乖，不然我剁了你，晚上來頓狗肉大餐……」

這一下眞令血腸無痕杜老三哭笑不得，想不到年青人畜養的畜牲居然和自己同名同姓，他氣

的一跺脚，鼻子裡重重地哼了一聲，已將頭偏向一邊。

汪地一聲，一花一黑的兩隻狗已衝向草叢裡，年青人的眉頭一皺，叱道：

「阿諾、八通，你倆又想亂跑……」

在一陣狂亂的吠叫聲中，那兩隻叫阿諾和八通的黑、花狗已從草叢裡拖出睡仙的身子，阿諾和八通和尙心裡頓時一陣訝異，這年青小子那會那麼巧的把這幾隻畜牲的名字取的跟自己一摸一樣，他們和這陌生青年素不相識，他何以故意借此羞辱自己，阿諾喝地一聲道：

「喂！朋友，你是衝着我們幾個來的？」

年青人那頎長的身子緩緩轉了過來，緊閉的嘴唇突然露齒一笑，淡淡地道：

「怎麼啦？朋友，我管我的狗兒又碍着諸位的事啦？」

阿諾是個粗人，不善於言辭，被這年青人一問，詫目微愰的僵立在那裡，一時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言語回敬過去，杜老三的性子就不同了，他似已驚覺出這個青年有意折損他們，嘿嘿一聲道：

「小子，你是拿石頭砸脚，自找痳煩，我們哥幾個論學問是草包一個，要殺人可比切西瓜還容易，你先掂掂自己的份量，倒底能挨上幾下子！」

那青年恍如未聞似的，伸手摸着大黃狗的腦袋，輕輕嘆息一聲，自言自語道：

「狗兒、狗兒、人善給人欺，馬善給人騎，這會兒主人給你們取的名字又犯着人家了，唉，杜老三、八通、阿諾、還有睡仙，看樣子你們是天生犯賤，要一輩子聽人使喚了，罷了，罷了，趕明兒我通通宰了煮一鍋香肉，餵餵主人的肚子，免得你們在外面惹事生非！」

這幾條狗兒彷彿聽的懂他的話一樣，搖搖尾巴，俱怒目的瞪着八通和尙和阿諾，更是惡狠狠的揪着杜老三，這一番話說的八通和尙和阿諾心底發毛，人家這不是擺明着在駡他們嗎？阿諾厲聲道：

「你說什麼？」

青年人一瞪眼道：

「我又說錯了麼？怎麼？管幾頭畜牲也不行了，喂！大鬍子，將軍坡可不是私產，人人都可來的，你們之間的事我管不着，我管狗兒的事欠你也少管——」

阿諾哇地一聲道：

「你這是找死呀？」

那柄鋒利的長刀已如一溜雲月似的射空而起，連一點跡象也沒有，呼地向這年青人的身上劈了過去，阿諾的刀技在江湖上是一流的，他不出刀便罷，出刀必定見紅，那一刀的威勢何等壯烈，隱隱的寒氣連那昂首吐目的狗兒都吓的閃退在一邊，白衣飄移中，誰也沒看清這年青人是怎麼

移閃的，居然那麼瀟洒的避過了一刀，阿諾一刀揮出，人已傻了，多少年來，他的快刀從沒有虛空過，在他的刀下他斬過多少江湖巨擘，而今晚，他的刀落空了，不但落空了，連年青人怎麼閃過的都沒瞧見，手上雖然依舊握着那柄奪命的快刀，但，他沒有勇氣再發擊出第二刀——

八通和尚合什道：

「你是誰？」

年青人連瞧八通和尚一眼都沒有，鼻子裡只透出一聲輕哼，緩緩低下身去，伸手摸了摸睡仙的身子，他忽然訝異的叫了起來，道：

「他中了寒魄掌，這種掌法可厲害的緊呀，中了之後全身會結成一層冰霜，只要透進心脈，非當場斷氣不可，唉，這小子運氣不錯，還有一點氣息，讓我看看還能不能救活——」

他揮洒着手裡那根柳條，突然抖起一片浪花，準確的敲在睡仙身上七處活穴，九處脈絡上，大夥都是武林的大行家，他每一出手的部位，都是所熟知而不輕易不敢下的手法，睡仙忽然全身一陣顫抖，雙目居然緩緩睜了開來，那年青人哈哈兩聲道：

「行啦！看在你不殺燕八的份上，我給你一條活路——」

睡仙感激的苦笑了一下，又緩緩垂上了雙目。

杜老三驚叫了起來，道：

「他不是人，簡直是神——」

寒魄掌下無人能活，這是流傳武林的一句古話，年青人直呼出「寒魄掌」三個字，他們跟隨了十年的主子顯然是來自天山的寒冰谷，霍然間，大夥似是解開了存在心中有十年之久的一團謎霧，目光俱落在轎子裡。

半响，轎中人突然道：

「朋友——」

年青人淡淡地道：

「是那個見不得人的人叫我？」

阿諾和八通和尚全吓了一跳，這年青人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他招惹了他們已是武林之忌，此刻，他又對自己的主這麼不敬，那不是自尋死路，雖然這年青人曾戲弄了他們，畢竟他們不願意這樣一個有爲有守的青年就這樣死在主子手裡，阿諾是個粗人，怒道：

「朋友，別得理不饒人，不知進退——」

誰知那年青人不但沒把阿諾的話聽進耳裡，還一臉不屑的凝視着轎子，轎裡的主也很乾脆，嘿嘿地道：

「朋友，你是衝着我來的……？」

年青人冷冷地道：

「你配嗎？」

轎子裡的主似乎被年青人這句話給氣的全身發抖，因爲轎子居然抖動了一下，轎中人恨地一聲道：

「關山月，別人不認識你是誰？我却知道的清清楚楚，我們是河水不犯井水，你居然來淌這渾水，難道你眞以爲你那兩下子能敵得過我的寒魄掌嗎？」

關山月，他的名字叫關山月，多麼陌生的一個名字，阿諾，八通和杜老三只感到一陣陣失望襲進心頭，他們日日在道上跑，天天在江湖中混，就是沒聽過這樣一號人物，眞想不到他是個名不見傳的小子。

倒是關山月震慄了，他臉上那股不解和驚詫的神色連他自己都會吓了一跳，從他出道到現在也不過是三個多月，江湖上別人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別人，三個多月來，他一路上聽、一路上學，輕易沒揷手過任何一件事，江湖上認識他的人屈指可數，而轎中這個神秘至極的人物却一語直呼出他的名字，怎不令這個年青人驚詫不已。

關山月暢聲一笑道：

「閣下眞厲害，連我的名字都弄清楚了，行，朋友，雖然我還弄不清楚你是誰？但，我相信

你會露出你那條狐狸尾巴的，我已追踪了你近一個月，今天總算在將軍坡上會上了，相信你知道我爲什麼要追你……」

轎中人沉默了半晌，他似乎並不急於答覆這個問題，過了一會兒，轎中人終於開口了，道：

「關朋友！我眞爲你可惜，江湖路途險，你硬要揷進這一脚，瞧瞧，阿諾、八通、杜老三，那個不是响噹噹的人物，他們却都是我的手下，我只要一聲令下，關山月，你還能活的下去麼？」

那知關山月雙目一寒，道：

「他們不敢，剛才阿諾那一刀，你們全瞧見了，他能否有再發第二刀的機會連他自已都沒有把握，何況，他們未必眞願意爲你賣命……」

關山月雖然年歲輕輕，但分析事理却條理分明，八通、阿諾和杜老三都是在極不情願的情形卜替這個主辦事，如今有人出頭了，他們誰又願意爲其所用……。

轎中人嘿嘿地道：

「由不得他們不聽，我……」

關山月冷冷地道：

「機會不多了，在他們還沒動手之前我會搶先向你出手，先揭開你的面目，再談其他的事情……」

「作夢──」

轎中之人倏地一聲暴喝，耳邊已傳來一聲輕鈴之聲，但見兩旁的黃衣人突然身形一分，十七、八枝犀利的冷劍已耀眼的向關山月身上射來，轎中人果然具有不凡的能力，那些黃衣人的劍技個個都是道上罕見的高手，關山月處身在衆多高手之下，他仰天一聲長嘯，身子已穿梭在人影之中，大聲道：

「杜老三，你的『血腸無痕』劍暫借一用──」

杜老三人尚在驚疑之間，驀見關山月的身子向自己滑了過來，他本能的向後一移，手中的「血腸無痕」劍已被關山月硬奪了過去，僅這份能耐，已令杜老三吓了一跳，舉目天下，能從他手中奪去「血腸無痕」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但，關山月就是那僅有的一個，他楞楞地僵立在地上，苦澀的道：

「你──」

關山月手裡有了劍，胆氣似乎比先前更壯了，他無視那將近二十多個的黃衣劍手存在，血腸已隨着輕吟的龍嘯而顫閃了出來，泛射出一道道冷灔的冷輝──

劍刃迅疾的一個斜劈──

三個黃衣人已在慘然的叫聲中砰然墜地，股股鮮紅的血液已隨着風嘯而漂落在地上，關山月

的劍太快了，快的令那些黃衣人胆寒了，在他們同伴連着倒下三個之後，他們的銳氣和驍勇似乎已減低了，刹那間，個個的身形緩慢了下來，雖然還是緊緊握着冷劍，但，沒有人再亡命的向前撲了………。

轎中人怒叱道：

「通通給我死！」

數十道的寒光自轎子裡飛射出來，那精確的手法確實是令武林中人色變，但聞慘嚎之聲不斷，十幾個黃衣人已隨着這些寒星而慘死在地上，他們的主殺了他們，酷厲的手段令人寒心，這個主居然不容於自己的手下，關山月眉頭皺皺，他冷冷地道：

「你眞毒！」

轎中人嘿地一聲道：

「一群無能的廢物留在身邊何用?即然不能爲我所用，他們就必須死，留下他們是我的恥辱──」

歹毒的辭語，酷厲的手段，連殺人如麻的阿諾都聳然色變，這就是他們的主子，對待手下連條狗都不如。他愈想這十年來爲他刀頭舐血的賣命，心裡就愈有氣，嘿嘿兩聲乾笑，道：

「他媽的，你不是人……」

他的刀已揮了出去，照了轎子的頂上劈去，這一着似乎連轎中的主都沒有想到，但見那柄刀已劈下轎子一角，在喀然聲中，轎子裡突然躍出一個黑影，一伸手抓住了阿諾砍在轎口的刀刃，噹地一聲，阿諾那柄大彎刀已斷成二截，一截已墜在泥地裡。

刀斷，黑衣人的身子已飄了起來，一脚踹在阿諾的胸前，阿諾一個跟斗，人已翻出七尺之外——

阿諾眞是條硬漢，人已隨着站了起來，嘴角上雖然溢滲出一道血蹟，他還是那硬朗的威武不屈。

黑衣人的臉蒼老的令人詫異，有如一個八、九十歲的老頭子，但一雙目梢子却精烱有神，由那雙眼珠子裡，彷彿與他的實際年齡有些不配，他惡狠狠的瞪了阿諾一眼，然後冷冷地道：

「你死定了。」

阿諾和八通和尙做夢也沒想到自己這位主會是這麽一個糟老頭，更令他們不解的是這個能翻雲覆雨的大人物居然沒有人能識出他的來歷，他到底是誰？江湖沒有這個人呀，種種問號刹時湧進他們心裡——

關山月沉聲道：

「朋友！人已着了相，何不露出你的原形——」

黑衣人嘿嘿地道：

「你不是很能幹麽？猜猜我是誰？」

他也佩服關山月的眼力，僅這一瞄間，已看出他是易過容，頓時使他了然關山月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年紀雖小，閱歷却深，啥事都瞞不住他的。

關山月沉思了一下，道：

「朋友，你的寒魄掌已是武林一絕了，我關山月就來向你討教一下寒魄的威力，也好讓大家開開眼界……」

那老頭子神情似乎僵直了一下，他沒有想到關山月會突然提出「寒魄」二字，他心裡一凛，登時想起「寒魄」屬陰，陽剛之人決難練這種掌法，關山月江湖閱歷太深了，他從自己現身開始，對自己身份已有了懷疑，那他是………。

老頭子心頭一緊，嘿嘿地道：

「不用『寒魄』、『赤焰』也可毁了你。」

這老頭驀地一個轉身，揮手又道：

「轎退——」

八個扛轎的轎伕，當眞是唯命是從，一聲令下，拔起腿來扛着大轎向來路退去，關山月神情

略異，沉聲道：

「阿諾、八通、杜老三，快攔下轎子！」

阿諾、八通和杜老三微微一怔，尚在驚異間，那轎子已奔出老遠，杜老三心中一直有氣，怒聲道：

「我們爲什麼要聽你的……」

關山月冷冷地道：

「你們不攔下轎子，你們將永遠受制於他！」

阿諾和八通和尚已忍受了那個神秘之主十年的怨氣，心裡早已存了一拼之心，立刻關山月發號施令的時候雖不適宜，但，他的話却極有道理，嘿地一聲，八通和阿諾雙雙躍身向大轎落去。

那老頭子一掌揮出，喝道：

「站住！」

只見他的掌心裡透出一股火紅而炙熱的光暈，灼熱而勁激的向八通和阿諾劈去，八通和尚是出自少林的眞傳的弟子，修習的正是行家功夫，他身子疾速的一沉，單掌已斜斜推出，七成的勁道浩瀚的湧了過去，兩道掌勁轟然的撞擊在一起，頓時地上沙石濺揚，氣勁激盪——

呃——八通和尚只覺得胸口鬱悶，氣血上湧，呃地一聲，人已斜坐在地上，臉色刹那間蒼白

一片，絲絲縷縷的鮮血已從嘴角裡溢流下來，這老頭子的功力好深，隨時一揮，就將八通給擊傷了，眼見轎子已奔飛老遠，阿諾只氣的在地上直跺脚。

老頭子擊傷八通和尚之後，連瞧也沒瞧他一眼，在他眼裡，天下似乎沒有人能讓他瞧在眼裡，他那蒼老的臉上刹那間湧現出一股濃烈的殺機，一雙目叉惡狠狠的盯在關山月臉上，冷態的道：

「姓關的，你壞了我的大事，我不能饒了你，在我控制下的人，叛離者無一能倖活，今天，我先宰了你，再宰阿諾和八通，他們想脫出我的手掌，哼！休想！」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我不明白，你如何能控制住他們這幾個殺人的高手，據我所知，他們可不是省油的燈…………」

老頭子嘿嘿地道：

「你永遠不會明白，除非他們自己告訴你！」

話語一落，這老頭子的身形已發動起來，雙掌掄起一片掌影，一股紅光灩瀲的掌霧已迷漫在空中——

關山月一抖手道：

「姓杜的，接着！」

手中的「血腸無痕」已化作一條白光向杜老三射去，杜老三可不敢待慢，急速的躍身搶了過去，血腸劍已握在手中，關山月奪劍、還劍都是快的令人眩目，杜老三縱然凶覇一方之人，也不禁暗自嘆服。

關山月手中無劍，雙掌已緩緩舒出，他似乎已感覺出敵手的強悍，臉上也蒙上一層寒凝，兩個人都知道眼前的強敵是平生僅見，誰也不急於搶先出手——

四條狗也感染到情形的特殊，居然乖乖的伏在那裡。

阿諾的拳頭緊緊的握着，他的刀已毀了，眼看兩個人激轉的身形疾起疾落，而不能上前幫忙，心裡那份焦急決非言語能形容，他只急的在那裡急的亂踱步子。

八通和尚更是憂悽，恨聲道：

「老杜，殺……」

杜老三此刻已不若先前那麼輕鬆了，他彷彿也驟然驚覺出一點倪端了，血腸無痕在手裡激起了一團劍花，他却不知道如何出手，因爲他看不清關山月和那神秘老頭的身形倒底誰是誰？

杜老三半晌嘆道：

「我出不了手……！」

八通和尚黯然的道：

「看來這年青人幫不了我們，我們也幫不了他！」

杜老三突然暴怒起來，道：

「都是他，如果不是他，咱們還是過從前的日子，大不了替這個主殺幾個人，至少我們……我們……」

阿諾怒吼道：

「你要是說出來，咱們會死的更快！」

從他們的談話裡，他們和那神秘老頭之間，隱隱有種不可說的秘密，他們的生命似乎全捏在那人手裡，此刻他們臉望關山月能一擊致勝，唯有贏了這老頭子，他們才有活脫的機會……。

杜老三厲聲道：

「姓關的如果敗了，我們……」

八通和尚嘆聲道：

「大家如果還能活着，只有永遠再替主子殺人了！」

阿諾苦澀的道：

「我寧死也不再替他殺人……！」

的確，十年的殺人生涯，有若夢魘般的那麼可怕，最令他們難過的，是他們殺人沒有選擇，沒有隨自己好惡行之，全聽命這個不知道身份的人……」

突然——

空際裡傳來一聲震耳的瀑風，激盪的氣勁，使地上的沙石飛濺，樹葉如在秋風裡般的四處飄舞，兩道人影在震盪中分開，那老頭子的滿頭髮絲已全數披散，一襲黑衣已碎裂開來，胸口赤露着，只見他胸口起伏，一張臉黃臘的像是即將死去的人，而關山月臉上笑容依舊，雙手垂落，宛如沒事般的佇立着——

半响，那老頭子喘聲道：

「你我之仇已是深如大海，姓關的，往後咱們那裡見那裡算……」

說完一轉身，人已緩緩向外行去。

人才走出三步，一口鮮血已噴洒出來，噴了滿地，他撩起衣袖在嘴角上擦了擦，步履已有些蹌踉。

阿諾吼道：

「留下他，不能讓他跑了。」

杜老三的劍已向前劃去，他這一劍是蓄勢而發，血腸無痕是柄快劍，更是柄鋒銳無比的利劍，那一劍威勢太快了，眼看已劃劈在這神秘之主的身上。

他的劍快，那老頭的掌刄更快，杜老三只覺劍刄一陣震盪，他那柄愛逾生命的血腸無痕已被拍落在地上，那老頭狠厲的瞪了他一眼，怒聲道：

「下次就是你的死日——」

杜老三已給吓楞了，臉上像抹上一層冰渣子，僵直的動也沒動，阿諾和八通和尚神色大變，想不到這個主在受傷之餘，猶有這樣渾厚的掌力。

阿諾向前衝去，揮拳而上，道：

「關兄弟，不能讓他走——」

那老頭移肩避過阿諾這一拳，嘿嘿地道：

「你問問他，能留的下我嗎？」

二

語聲一落，他已翻出丈外，那踉蹌的身子如卸風的蝴蝶，愈走愈遠，阿諾只覺一股難過湧進心頭，跺脚直嘆，他目光有怨有恨的望着關山月，恨他在這節骨上居然任這個神秘之主自由離去。

他知道掌握他們生命的人已走，他們再也沒有機會揚露這個主神秘的面紗，往後，他們將處於更厲怖的黑暗裡，也許連日後的太陽也看不見了……

阿諾的目光一直逼落在關山月的身上，忽然間，他看見這個年青人腹部和胸口有陣翻騰，關山月那緊閉的嘴唇哇地一聲張開了，一口血水噴洒了出來，他受了傷，倔強的關山月一直在強忍着，阿諾心裡明白了，他錯怪了這個年青人了，眞令人想不到，以這年青人的身手，居然也受了那麼重的傷，可見自己這個主確實是個難纏、難惹的人物，阿諾歉然的道：

「傷的很重——」

關山月臉色雖然略略有點蒼白，他臉上依舊掛着那種不在意的神色，用衣袖抹抹唇角的血跡，道：

「我不要緊，倒是八通和睡仙的傷勢較重！」

八通和尚大聲道：

「我不要緊，關兄弟！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淌這渾水，如今這個主已走了，往後，我們幾個必須要找個地方藏起來，因爲我們知道，江湖上已不會再有我們兄弟能混的地方了！」

這話自嘴邊溜落，八通和阿諾臉上俱露着一片失落之態，就在杜老三也沒有先前那種玩世不恭之態了，關山月淡淡一笑道：

「老哥哥，你們能躲到幾時，他定會找來的——」

阿諾大笑道：

「我們倒不是怕他找來，老實說，他來了，我們反而能圖一個痛快，可惜，我們江湖上的仇人太多了，任何人碰上我們都能殺了我們！」

關山月聞言一怔，阿諾話裡有話，雖然他強自裝扮的若無其事，可是語音裡却帶着太多太多的凄涼，關山月一個移身，握着阿諾的手腕，道：

「說，你們有何苦處……？」

阿諾只覺一股暖意湧進心頭，自己闖盪江湖十來年了，却很少有這樣的朋友來關懷過自己，他們雖然桀傲狂妄，一向逞強慣了，可是在他們最失意和悲觀的情景下，他們也需要別人關注和慰問，阿諾語音略顫的道：

「我……」

他忽然甩開關山月的手吼道：

「別管我們，你自己照顧自己吧！」

關山月目光一閃，嘆道：

「我明白了！」

八通和尚震聲道：

「你明白什麼？」

關山月臉色忽然凝重起來，道：

「我由阿諾的脈象裡終於發現那個人控制你們的方法了，阿諾，你的右前胸乳下處，和左肋下的中肋骨是不是常常會疼痛，尤其是每當要和你們的主見面之時會疼的更快？」

阿諾驚的幾乎要跳起來，他簡直不相信這年青人的本領那麼大，僅僅按了按自己的脈門，就已測知自己多年的隱痛，他惊聲道：

「你怎麼都知道？」

關山月冷冷地一笑道：

「這個人太陰毒了，他暗中給你們下了鎭脈切穴陰手，使你每一年要和他見一次面，再偷偷

點了你們的滙通和紫覆，使你的脈絡又可延續一年，你們只知道自己有病，如不經過那人之手，你們的武功會逐漸毀了……」

八通和尚大叫道：

「原來是這麼回事，怪不得我們……」

杜老三忽然蹲了下來，淒涼的道：

「關朋友，你即然能看出我們的疾痛，一定有辦法解了它，我們已被磨了十年，每年都要爲他殺些人，如今大夥已翻了臉，我們會變成一個廢人……」

關山月沉思道：

「解鈴還須繫鈴人，咱們必須找着這個人！」

阿諾大叫道：

「我寧可死也不會求他！」

關山月大姆指一揚，道：

「好樣的，有骨氣，我關山月佩服的是漢子、敬重的是英雄，你們雖然惡名在外，但，殺人是爲了自求生存，我盡我所能暫時不讓它發作！」

八通和尚長吸口氣，道：

「關兄弟，這個主武功高強，連你都吃了大虧，我們雖然略通武功，比起這個主就差的遠了，如果讓我們厚顏向他求命，倒不如一劍殺了我們！」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兄弟，我姓關的伸了手就不會半途而廢，眼下，我們必須先把這個人的落脚處先掀了出來！」

搖搖頭，阿諾苦澀的道：

「太難了，十年來，我們曾用過太多的方法，想尋出這個主的底，可是他太溜滑了，每次我們都撲了空，最後總是讓他發現！」

關山月嘴角上掀起一抹冷笑，道：

「這次他決發現不了！」

杜老三一怔道：

「爲什麼？」

關山月傲氣橫發的道：

「因爲他遇上了我，他這一套對付你們也許可以，要對付我，哼，他還須重新掂量一下自己！」

阿諾精神一振，只覺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油然自心田中湧發出來，他呵呵地道：

「關老弟，如果你能解了我們的困厄，這輩子我們兄弟就跟定了你，我們幾個雖然比起你來是差了點，但江湖上能超越我們的也不會太多！」

關山月拱手道：

「謝謝諸位兄長這麼抬舉我，我願交諸位這幾個朋友，眼下，咱們先處理你們擄來的那幾位朋友！」

阿諾一脚踹在地上的那個漢子，道：

「痞子！滾吧！要不是大爺心情好，一脚踹死你算了，想想看，賴家痞子雖然不算是啥好人，畢竟只是個無賴，殺了你，有辱我阿諾這身功夫！」

一脚下去，阿諾已解了賴痞子的穴道，賴痞子是死裡逃生，他得罪不起阿諾，連滾帶爬的連吭也不敢吭一聲，拔脚就跑，阿諾自己也覺得好笑，千辛萬苦捉來的人，又輕輕鬆鬆的將人放了，十年來，能從他手底下逃生的人不多，賴痞子可算是幸運兒。

杜老三一揮手，道：

「李學海，你也滾吧！」

李學海鬆了綁之後，向關山月拱手道：

「大恩不言謝，李某記下這個情了。」

這個人倒像條漢子，說實話，昂首挺身而去。

關山月目梢子向樹上吊的那人一瞄，道：

「八通，他呢？」

八通和尙合什道：

「這個人死有餘辜，姦了他嫂子、殺了自己兄長，本來也是那個主的手下，因爲叛了主，那個主才命我捉活的，這種人死不足惜，讓他吊死在樹上吧！」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大黃、小黑——」

那四條狗聞言忽然從地上站了起來，大黃和小黑是以身上毛色稱呼，關山月伸手摸了摸大黃和小黑的頭，從衣袖裡拿出塊巴掌大的牛肉片來，每條狗餵了一片，然後大聲道：

「我要那個人的落脚處，你們給我盯着他！」

眞是不可思議，這四頭畜牲彷彿聽的懂他的話似的，各自叼了一塊牛肉片兒，低嗚一聲，眨眼間失了身影，這一幕令阿諾、八通和杜老三看直了眼，關山月的門眞高，竟能利用幾頭畜牲替他尋出敵人的影子，自古來，狗最具靈牲，凡牠嗅過的味道再也忘不了，憑着靈敏的嗅覺，任你

藏在天涯海角，牠也能把你找出來。

關山月忽然盤膝坐在地上，又道：

「利用幾個時辰時間，我們大夥先歇息，睡仙也需要療治，他很快就會恢復五成功力，我相信，咱們還會有一場硬仗………」

風在吼，夜已更深，連斜掛在天邊的一輪皎月也隱藏在雲絮之後，風雨中的寧靜，似乎有一場殺伐正在延續………。

遠處，一棟黑黝黝的大屋宇，突然間亮起了燈影，縷縷昏黃的燈絲自窗櫺中泛射出來，突然間，大屋的兩扇門開了，一列人影自田陌小路上向這裡疾速而來，八個扛轎的伕子健步如飛，瞬息間，已進了大院，兩扇大門倏地一關，院中那棵青蒼松樹下，此刻正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藍袍老人斜斜佇立在樹底下，轎子一停，八個轎伕也不過是剛剛挺起身來喘過一口氣，那白髮老人的雙手忽然一揚，八道寒星忽然暴射起來，可惜這八個轎伕連吭都沒吭出一聲來，已悶哼聲中全都倒斃在地上。

轎子一掀，一個嬌艷如花，兩眸彷如寒星的少女自轎子裡踱了出來，她一眼看見地上死去的八個轎伕，滿靨詫異的道：

「爹！你殺了他們？」

白髮老叟雙手依舊揹負在後，殺人之事彷彿與他毫無關係一樣，他連眼也沒瞧上一眼，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小玉！這趟行動是澈底失敗了，姓關的一定會查尋咱們落脚之處，現在凡與我們有關的事務一樣也不能留下，你師兄殺了手下，目的就是煙滅證據，這八個轎伕已露了相，留下來只會壞事，爹也是爲了怕咱們的身份暴露——」

小玉苦澀的道：

「爹！你都知道了？」

那老叟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那次行動爹不是親自督陣，咱們辦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你師兄太大意了，居然讓人家摸到將軍坡了，還不能當機立斷，當他想殺阿諾、八通和杜老三的時候，時機已嫌晚了，姓關的已採取了主動……！」

小玉面靨上露出一片蒼白，顫聲道：

「爹！咱們退出江湖吧，何必硬要替人賣命殺人，爹難道沒看出如今江湖新人輩出，個個都是頂尖兒高手，就拿這個不起眼的關山月吧，也夠咱們忙乎一陣子了！」

那老叟雙目一瞪，叱道：

「胡說，咱們幹的就是這個行業，殺人是咱們討生活的方式，如今道上都知道咱們是這行道頭頭，咱們就是想不幹都未必能由得我們！」

小玉輕嘆一聲道：

「爹，我怕咱們要走上不歸路了。」

那老叟哼地一聲道：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咱們入了這個行道……」

話語一落，遠處已疾射過來一團黑影，正是跟關山月交手而回的老頭子，小玉雙眼睜的老大，道：

「師兄，你受傷了？」

這老頭子在臉上一抹，露出一張還算豐潤的臉來，他臉上有塊刀疤，兩眼一寒，透出一股逼人的寒光，而那條刀疤益發顯的酷冷和無情，這年青人抹乾了嘴角上的血跡，一雙眸子　然落在小玉的臉上，道：

「小玉！妳認識姓關的？」

小玉全身一顫，道：

「師哥！我……」

那青年鼻子裡哼地一聲道：

「我雲飛鵬在道上也混了三、五年，想不到會栽在這小子手裡，最讓我不能理解的，妳居然認識這小子，而且還挺關心他的，小玉，別忘了，師父已將你許配給我，你沒有資格再關心任何男人………」

這番話恍如五雷擊頂似的，震得小玉腦子裡嗡嗡直鳴，她想不到雲飛鵬肚量是這麼狹窄，爲了一個關山月當着爹的面直呼小叫的叱問自己，她只覺一肚子苦汁無法渲瀉出來，眼眶裡頓時紅潤一片，顫聲道：

「師兄！你………」

雲飛鵬酷厲的道：

「告訴妳！姓關的死定了，他不但壞了咱們殺手門的大事，根本就是跟咱們過不去，還有妳，我決不容許妳用那種眼光看他！」

小玉氣的全身抖顫，眼眶裡的淚水再也蹩不住了，顆顆淚珠沿着腮頰簌簌抖落下來，那老叟終究是疼女兒的，淡淡一笑道：

「飛鵬！快收拾一下這裡，咱們必須湮滅掉這裡的證據，如果我料的不錯，姓關的有能耐找到這裡！」

小玉轉身向屋子裡奔去。

雲飛鵬嘿嘿地道：

「我倒希望他能找來。」

那老叟呵呵地道：

「我知道你好強，頭一次栽在人家手裡，當然，我千里侯的徒兒那能輕易認輸，當然，六月的債還得快，爲了殺手門的威望，爲了我千里侯的地位，我會讓你親手殺了他……！」

話聲甫逝，遠處响起一聲狗吠，千里侯不愧是老江湖，雖然僅有一點風吹草動，憑藉他多年的江湖經驗，他還是很愼重向遠處瞄了一眼，立刻道：

「別疏忽了任何小地方，你去看看有沒有被人跟踪！」

雲飛鵬自小生長在千里侯家裡，對這位老爺子即敬又畏，他是師父，也是父執般的令他敬愛，老爺子的話一向不敢違拗，雲飛鵬一跺脚，道：

「是！師父！」

人似箭矢般的向院外射去，在黑暗的野地裡一陣搜索，任何令他懷疑的草叢和樹後，他都不會放過，但，除了小坡的草叢裡有個狗影外，他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一回身，輕聲道：

「師父！除了一隻狗之外！」

千里侯的神情微異，道：

「果然盯上了，姓關的善馭犬，這條狗決不會是偶然在那裡，飛鵬，我們擺脫不了了，咱們是殺手這行的老手，即然來了，那就讓他們全躺在這裡吧！」

嗯，雲飛鵬的眼珠子一閃，道：

「行！看我的！」

他仰頭一聲長嘯，屋後裡猛然的躍出七、八條人影，俱是黑衣、黑褲，全靜悄悄的佇立在雲飛鵬的身後，雲飛鵬嘿嘿一笑，道：

「兄弟！敵人扎手，已摸進咱們的窩口了，爲了咱們這行道的追債，今晚咱們決不可放掉一個人，老毛、小柯、錐子、黃鶴，你們先守候在外面，那夥人只要進得院子，咱們就來個裡應外合……」

老毛、小柯、錐子和黃鶴俱是雲飛鵬手下最出色的行道高手，應敵經驗之豐，只怕是老江湖也無能出其右，四個人應了一聲，人已向外閃去——

他們這夥人身形才動，頂口忽然飄起了一聲冷笑，這些人應變能力眞快，低沉的笑聲也不過是剛剛飄落，四個人四柄冷劍已隨着笑聲的來處揮洒了過去，關山月如鬼魅般的一移一閃，人已從四柄冷劍中滑過，面上依舊是那麼冷傲和不屑，淡雅的佇立在院子正中。

千里侯的神情一緊，一臉寒凝的揪着這個氣定神閒的年青人，關山月那副穩如泰山的神態忽然令這個老江湖心裡寒懼起來，他——千里侯道上浪跡已近三十年，什麼風浪沒見過，何種俊傑豪雄沒見過，但，就是沒遇上像關山月這種不怕死的硬漢子，單人匹馬的硬往這裡闖，他不停的打量關山月，也不停的在思索，何門何派能教導出這樣出色的挺拔人物？

雲飛鵬就不像千里侯那麼沉的住氣了，他　見關山月就站在他的面前，心裡那股無名的殺氣如一道烈焰般的燃燒開來，寒着那張臉，道：

「姓關的，你有種——」

關山月淡淡地道：

「怎麼？我不能來嗎？」

雲飛鵬嘿嘿地道：

「能來！當然能來，不過，你來錯了地方，這裡是進得來出不去，憑你閣下一個人，嘿嘿，只怕直着進來橫着出去！」

關山月聞言只是淡然的一笑，目光突然落在千里侯的身上，這年青人得確有種與衆不同的氣度和深度，一眼就看出千里侯在這場合裡身份不輕，他略略一掀嘴唇，道：

「這位老爺子……」

千里侯心裡一震，道：

「年青人，你是衝着我來的？」

關山月點點頭，道：

「不錯！我是爲着老爺子來的？」

千里侯心弦更動，冷澀的道：

「你認得我？」

關山月仰頭一笑道：

「憑老爺子這身打扮和裝束，江湖上連你老都認不出來的人，那就別在道上闖萬稱字號了，就憑老爺子那手暗險銷穴手法，江湖上只怕找不出第二個……」

千里侯眞給這年青人弄楞了，他想不透關山月何以能在短短幾個時辰中把他的底摸的這麼清楚，不錯，他是在阿諾、八通和尚、杜老三身上留了破綻，但，要從鎖脈手法上追尋是千里侯幹的，那就要費點週章了，除非這個人不但懂各門各派的絕秘功夫，還要對道上人物瞭如指掌，關山月倒底是何許人物？他怎麼能一眼便認出自己——

千里侯心神顫動下，道：

「小兄弟！我不能不佩服你的眼光和閱歷了，不錯，我正是千里侯，那也是道上奉承的話，

你，指名找我，一定有何目的，說吧，咱們也許能賣個交情！」

長吸口氣，關山月笑道：

「老爺子從事這一行道久矣，咱們是河水不犯井水，本來是犯不着如此，不過，我那幾個老兄弟已爲老爺子賣命了近十年，老爺子在他們身上得過的好處也夠過後半生了，您老就抬抬手，解了他們的禁制，大夥也許還能交個朋友！」

千里侯面色一沉，道：

「阿諾、八通、杜老三和睡仙，全是我手下最傑出的高手，他們的命是屬於我的，任何人都不能插手過問，你小兄弟才出道江湖就惹到我頭上來了，小兄弟！是非只因強出頭，你還是少惹火上身！」

關山月暗中一聲冷笑，路上，他早已想到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心裡早有準備，冷冷地道：

「老爺子是不賞在下這個面子了？」

千里侯鼻子裡僅僅冷冷一哼，腦海裡已思索如何博殺這年青人的法子，雲飛鵬的穩定功夫不夠，一聽老爺子留下了話，嘿地一聲道：

「你有什麼面子？嗯，只不過略懂點武功而已。」

關山月不屑的道：

「聽不聽在你，老爺子，姓關的卽然出了頭，這樁子事就不會就此打住，現在，我要老爺子一句話，你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千里侯怒聲道：

「答應又怎麽樣？不答應又如何？」

關山月也不客氣的道：

「老爺子，殺手門這行道能在江湖上獨樹一幟也不容易，雖然你們幹的都是見不得人的行當，畢竟是爲了討口生活，我關山月並不想擋人財路，今天，老爺子一味執意如此，我只好讓你們這個門永遠消逝於江湖了。」

輭中帶硬，不卑也不亢，千里侯雖然是道上的老狐狸也不禁被這年青人的豪氣所折服，他尙未答話，雲飛鵬已憋不住了，吼道：

「他媽的！關山月，你以爲你是誰？你眞以爲道上你是老大了，瞪起眼來看看，你是跟誰在說話，那是我師父，千里侯門下還沒有怕事的人。」

點點頭，關山月笑道：

「我明白，殺手門人人該死，你姓雲的更是死有餘辜，還有站在外面的這幾位朋友，你們一

定恨不得給我一劍，那就請出手吧，我只奉勸各位一句話，玩刀舞劍，你們差的遠呢！」

老毛子首先忍不住，厲聲道：

「媽的！他眞以爲自己是王了！」

手裡的劍隨着他的話聲閃了出去，人人都知道老毛子有一手快劍，他要出手，劍從不斬空，這一劍更是蓄勢而發，不但快，攻的正是關山月必死的胸口上，誰都想看看關山月如何死在老毛子的劍下，那想到老毛子的劍快，關山月的劍更快，僅是銀光一顫，空際也不過是劃過一點寒光的餘影，老毛子的喉結上已穿了一個血洞，他慘然的一聲悲吼，仰翻在地上，而手中的劍早已摔落塵埃，

關山月拔劍出劍殺人，這連番動作全是一氣呵成，誰也沒看淸他是怎麽出手的，可是劍得確是出手了，不但快，而且快的出奇，老毛子終生玩劍，也用劍殺人，却沒想到最後是死在別人的劍下，關山月殺人的手法太特殊了，小柯、黃鶴和錐子全是這方面的行家，他們本來應該被對方的劍技給震懾住了，可是老毛死了，老毛是他們多年的生死夥伴，他們無法掩飾住心中的悲憤和哀痛，個個被老毛的死冲昏了頭，同時大吼一聲，三個人已揮劍衝了過來，他們硬拚上了！

隨着他們身後的還有五條漢子，那是殺手門的弟兄，他們俱忘了老毛是如何死的，只知道關山月是殺了老毛的凶手。

七、八枝冷劍，七、八道人影，連雲飛鵬也硬挺上了，面對着恁多的玩劍高手，關山月臉上忽然罩上了一層寒霜，一股無形的殺氣已隱隱透了出來，他的劍也快速的遞出，在叮然聲中，又有兩條漢子噴洒着鮮血倒下——

忽然——

半空裡响起一聲如雷般的大吼，道：

「我操，七、八個打一個——」

那是阿諾，他的嗓門一向很粗壯，這一吼，隨着夜風傳出了老遠，阿諾手裡已多了一柄大刀，雖然此刀不如從前那麼乘手，但揮洒起來依舊很有威力，雲飛鵬怒叱道：

「阿諾！你叛門——」

阿諾並不知道雲飛鵬就是毀他刀的那個易容老頭，雲飛鵬朝他衝來，阿諾的刀已斜斬過去，這個人的刀法素以雄渾著稱，雲飛鵬的武功雖然高他許多，但雲飛鵬也不敢硬接這種拼命的打法，他只好躍身閃開，僅這一閃的剎那，自牆頭上又躍下了八通和尚和杜老三，這兩個人一進場，連吭都不吭一聲朝着雲飛鵬的身上攻去，一掌一劍前後而至，再加上阿諾的大刀，逼得雲飛鵬只有閃避——

關山月這邊就不同了，他有意要給殺手門一點顏色，手裡的劍眞是又冷又酷，在閃移對方的

攻擊下，一劍已劈了黃鶴的腦袋上，黃鶴做夢也沒想到關山月會選中的目標是他，連人影還沒看清楚，一顆頭顱已開大花，腦汁和血漿如水樣的迸濺出來。

小柯雙目通紅，悲吼道：

「老爺子，你給兄弟報仇呀——」

錐子的劍已劈向關山月，他是乘關山月揮劍劈殺小柯的瞬間出手的，這一劍離的太近了，錐子預估定能毀了關山月，就在這瞬間；關山月的身子又動了，他居然放棄了追殺小柯，突然回身一劍刺出，眞準、眞狠，錐子那伸出的手臂上已砍裂了一道血口，哇地一聲慘叫，錐子連滾帶爬的向地上翻去，雖然僥倖的免於一死，但，那隻手能否再用劍就不得而知了。

眼看着自己殺手門的兄弟一個個死去，千里侯終於按奈不住了，他想沉住氣，可是心裡那股怒火讓他發了狠勁，他沉聲大吼道：

「住手！」

千里侯在殺手門中有着無限的威望和權威，這一聲大吼，果然讓全部的人住了手，雲飛鵬是他生平最得意的弟子，他知道眼下能和關山月匹敵的只有自己和這個徒兒了，但，他不想自己的徒兒也走上毀滅之路，一回身，道：

「飛鵬——」

雲飛鵬凜然的道：

「師父！弟子在候着呢！」

千里侯凝重的道：

「我命你立刻帶着小玉走——」

雲飛鵬一怔，道：

「師父！留下你？」

千里侯嗯了一聲道：

「不管爲師是死是活，你不准回頭，不准回來幫助我，我身爲殺手門的掌門人，一切責任由我承擔，你只要負責保護小玉——」

雲飛鵬咬牙道：

「不！師父！弟子要和你同生死！」

二十多年了，雲飛鵬從沒有看過師父用這麼凝重的態度向自己說話，他忽然感覺到事態的嚴重了，以千里侯那麼深厚的功夫都對這一仗勝負不能預料，可見關山月果然是個人物了，雲飛鵬雖不知道千里侯骨子裡賣的什麼玄虛，但却知道師父一定看出什麼了，忽然有一道陰影襲上心頭，雲飛鵬突然沉重起來。

千里侯怒聲道：

「不聽我的，雲飛鵬，你會後悔！」

僅這一句話，千里侯不再理他這個得意的弟子了，全身的藍袍在他的抖動下隆隆而起，一看便知，千里侯有着極高的內力，他緩緩向前移動着，一雙酷冷犀利的目刄緊緊的逼落在關山月的身上——

半响——

千里侯終於開口了，陰冷的道：

「小兄弟！有句話我不解——」

關山月冷冷地道：

「問吧！我知道的通通會說！」

千里侯面色一沉，道：

「將軍坡之事決非偶然，你不會單單爲了阿諾這幾個人硬要和殺手門作對，小兄弟，老夫想知道原因？」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

「眞想知道？」

千里侯正色的道：

「眞的——」

關山月滿面寒霜的道：

「有人看不慣殺手門的行徑，也有人想知道江湖上倒底有那些人花銀子買人生命，要查出幕後之人，首先須問問老爺子你，我知道老爺子不會說，就是想說，有人也不會讓你說，因爲洩密的結果會揪出太多醜陋事蹟！」

千里侯暗中一震，道：

「姓關的，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要說殺手門容不得你，太多太多的朋友也不能留下你，我千里侯現在就要你的生命——」

千里侯果然是個厲害的角色，雙肩不過是略略一晃，人已搶了過來，一出手，狠厲的揪向關山月的胸口，那五道堅直的手指有若五道鋒利的劍刄，快的連關山月都暗中一震，急切間，已斜移半尺——

關山月有關山月的門道，他捨劍爲掌，迎向千里侯的五指，掌指間砰地的交錯在一起，兩個人的身子俱震，倏地交錯糾纏在一起。

砰砰之聲，千里侯髮絲俱豎，週身衣袍隆隆而起，他一張老臉脹的通紅，嘴角上已溢出了泡

沫——

關山月也不輕鬆，他是初次遇上這樣的頂尖高手，一伸臂，掌指略屈，忽然搖出三拳，這三拳看似輭柔無力，却是畢生功力所聚，千里侯雖然識貨，但，在這三拳的罩擊之下，他根本無從退却，硬起雙掌迎上——

卜地一聲，千里侯人已半跪下去——

關山月那玄秘的掌刄已按在千里侯的天靈蓋上，這一招封住東西各方位，千里侯已無處可躲，他雙目緩緩垂了下去——

雲飛鵬慘然的撲上去，道：

「別傷他！」

阿諾一刀斜劈，厲吼道：

「滾開！」

這一刀快的太玄了，是阿諾最拿手的快斬三式中的奪命絕招，雲飛鵬再狠再毒也不敢硬接這一刀，急切間刹住了勢子。

突然——

一聲悽烈的慘叫自關山月的身後傳來，道。：

「求求你，別殺我爹！」

關山月斜眼一瞧，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哭紅了眼，如喪命般的向自己奔來，他心神一震，疾切的縮回了自己的手掌，剎那間，他知道是誰洩了自己的底，是小玉，是這個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少女，他不自覺的訝異道：

「是妳——」

小玉滿臉幽怨，懇切的揪着關山月，顫聲道：

「我眞不想看見你，可是我們必竟又見面了！」

三

小玉眼裡在這剎那，彷彿又看見了昔日相遇的那一幕，她是個心思愼密的女孩子，也是個多愁善感的女人，雖然那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但，日後的時日裡，她始終沉緬在那一縷憶思裡，她清楚的記得，她和關山月相識是在黃老爹的酒舖子裡，黃老爹的燒刀子天下聞名，小玉雖是女流，因自小生長在殺手之家，也學會了喝兩杯，也許是酒烈，也許酒太醇，小玉那天居然喝醉了，一個姑娘家喝醉了，自然引動了鄰坐的一些輕浮之徒的側目，有兩個漢子居然跟她搭訕起來，小玉在酒力不勝的情景下，人已搖搖欲墜，空有一身絕頂的武功，而關山月適時的伸了援手，當然情節不需細表，小玉在關山月的護送下回到殺手門，平凡的相遇，平凡的認識，兩個人互通了姓名………

關山月的掌刄已按在千里侯的頂門上，忽然看見了小玉，那一份說不出的感覺使他鬆了手，連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何以會突然仁慈了起來，難道……他實在不敢想下去，因爲小玉那張秀麗的臉靨散射着一股企盼和哀求之色，千里侯雖是個沾滿血腥之徒，却有個人見人愛的女兒，關山月浩然一嘆，人已略略退了一步——

千里侯栽的不甘，他是殺手門的霸子，當着道上同源的面，竟然敗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裡，他忘了自己是死裡逃生，暗中一咬牙，厲道：

「小兄弟！你會後悔的！」

關山月是後悔了，千里侯決不是個善與的良善之徒，他不會念在別人的手下留情而罷手，急切間，那麼無情的一拳搗在關山月的小腹上，砰地一聲，關山月半個身子都蹲了下去，一張豐潤的臉已變的蒼白，兩隻眸子也睜得奇大，他慘聲道：

「你……」

千里侯嘿嘿地道：

「你不會想到會有今天吧？」

小玉的心碎了，她想不到父親會狠毒的擊殺曾饒過他一命的人，關山月如果不是念在她和他的一面之緣上，此刻躺下的決不會是關山月，小玉生於殺手之家，殺人之事早已見慣了，但，她畢竟有一份善良和仁慈之心，睹狀後，眼眶裡含着一絲淚水，顫聲道：

「爹！你怎麼這麼毒？」

千里侯叱道：

「小玉！幹咱們這行的能有仁慈之心嗎？捨不得孩子拴不住娘，這話妳不懂嗎？滾開，看爹

殺了他！」

千里侯的寡情是殺手門的表率，他眼裡只有厲毒和殺戮，一拳擊倒了關山月，使這頭老狐狸狠厲的性子完全發揮出來，一脚踩在關山月的肚子上，嘿嘿地道：

「你還狠嗎？」

關山月挨了那致命的一拳，丹田間凝聚的那股眞氣已擊散了，他只覺全身柔輭無力，千里侯又踢上一脚，差點連氣都斃了，他冷冷地道：

「你最好殺了我，否則你會死的更慘！」

千里侯大笑道：

「你想我會饒了你嗎？」

關山月一擊而倒，頓時使阿諾和八通和尚及杜老三全震住了，他們闖蕩江湖半生，場面也見多了，但沒有一次像今天這麼令他們震駭，他們知道殺手門門主的能耐，一個雲飛鵬已使他們畏懼了，何況這個老人還是雲飛鵬的師父，三個人雖然俱是一方的高手，但，誰也沒有把握能從千里侯手裡搶救出關山月，但，這幾個桀傲的漢子已和關山月凝結成一股生死與共的濃重情感，他們決不可能眼看着他死在千里侯手裡。

杜老三的劍和阿諾的大刀已斜舉了起來，三個人像三頭猛獸似的向千里侯衝去。

八通和尚的右掌照着雲飛鵬劈去，吼道：

「兄弟！拼吧！沒有關兄弟，我們三個活着也沒多大意義，要死大夥死在一塊！」

這真是悲壯雄渾的一刻，三大高手拼了命，那威勢也並不容於忽視，杜老三的血腸無痕和阿諾的無情冷刀，快速而旋急的向千里侯攻去，千里侯當然知道這兩人的厲害，他來不及即速的結束關山月的生命，揮洒起雙掌硬將杜老三和阿諾暫時逼了回去。

雲飛鵬已被八通和尚纏住了，兩個人已忘了自身的危險，招招都在拼命，八通和尚是必存拼命，那種玩命的打法，逼的雲飛鵬碍手碍脚，奇招無法盡出。

突然——

小玉那纖弱的身子有若穿雲的乳燕般的向前衝過去，一下子撲在千里侯的身上，伸手抱住千里侯的手臂，道：

「爹！咱們算了！」

僅是這一抱的刹那，杜老三的「血腸無痕」快劍，已斜削了下來，千里侯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女兒在這節骨眼上會有些一着，他眼見杜老三的劍已快速而至，憤怒的一抬臂，小玉的身子已被摔了出去，千里侯順勢一掌拍出，硬拍在杜老三的右腕處，杜老三痛哼一聲，「血腸無痕」頓時跌落地上，杜老三慘聲道：

「阿諾，我的手斷了！」

阿諾揮刀如雨，但，千里侯的功夫太高了，他始終發揮不出自己的刀勢，反而覺得有一股暗勁隱隱的向自己壓迫而來。

阿諾連劈兩刀，黯然的嘆道：

「老杜！看樣子咱們只有陪關兄弟一塊死了！」

千里侯得意的仰天一陣長笑，他已許久沒有這樣的暢快的大笑了，今天他反敗為勝雖說是小玉的助力，但，若不是自己能把握住瞬間的攻擊，此刻躺下去的只怕會是自己了，想到關山月壞了殺手門的規矩，千里侯就忍不住殺機盈眉，他的脚又加了三成力，恨不能將關山月的腸子、肝、肺全踩出來，他得確恨透了這年青人，他要他慘死在自己的脚下。

突然，千里侯的脚彷彿是踩在一塊鋼板上似的，堅硬的肚子有一股大力撞向自己的脚底，千里侯心裡一惊，偷偷向關山月望了一眼，只見關山月臉色依舊是那麼蒼白，但，蒼白中却有一抹冷酷的憤怒和笑意，千里侯知道時機稍蹤即逝，已沒有時間讓他多考慮了，虛空揮了一掌讓阿諾近不得身，突然併指如刀，快速的向躺在地上的關山月的喉頭斬去。

這是千里侯拿手的封喉斬，是徒手殺人最快速的一招，任何人只要讓他這一斬砍上，決無能活的機會，他對這手功夫一向最有自信，暗暗冷笑一聲，眼看關山月就要死在掌刃之下。

僅僅是眨眼功夫，關山月的雙手突然動了，不但動了，而速度更快的比千里侯斬出的掌勢還快，他不是用拳也不是用掌，而是僅僅伸出一根手指，奇快無比的點在千里侯的掌背上，只聽一聲骨碎聲，千里侯那隻手已被那一指敲碎了。

千里侯大叫一聲，人已彈了出去，此人反應眞快，關山月的手指一點，他知道自己這隻手掌是毀了，多年的應敵的經驗告訴他，關山月不但恢復了功夫，而且還向自己施出了無情的殺手，他如果不盡速離開這年青人的身邊，連自己的生命都會受到極大的危害。

關山月一躍而起，冷澀的道：

「你想逃！」

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關山月捱了那下重擊後居然還有反制的能力，千里侯的右手斜垂，人已躍出七尺，他沙啞的吼道：

「飛鵬！速退——」

隨着千里侯的吼聲，一蓬煙霧已自他的兩隻大袖裡飄洒出來，刹那間，這棟大院全被這層濃煙所瀰漫，關山月神情登時一緊，高聲道：

「阿諾、八通、老杜，快蹩住氣！」

此刻天際濃雲密佈，四野本來就黑暗無比，千里侯再放出恁多煙霧，任何人也無法看清四週

景物，關山月知道這煙幕中一定隱藏着極厲害的劇毒，他立刻盤膝坐在地上全身罩在眞氣之中，殺手門果然不是個普通的門派，他們有他們的行事法則，千里侯負傷之後，施展出這幕手法，正是退守兩全的方法，關山月人在霧煙中暗中凝耳細聽，他知道憑其殺手門在江湖上的風風雨雨，斷不會就此罷休，除了用毒霧封住他們的目神之外，一定隱藏着更厲害的殺手，千里侯不會單單爲了退逸，而施出這招——

突然，關山月耳中傳來一聲蚊蠅般的聲音，道：

「你應該坐在風頭上！」

不錯，逆風而坐，使那層煙幕無法盡數拂吹在眼鼻間，關山月只覺這聲音好熟悉好熟悉，他依言移動了一下身子，恰在此時，一團黑影向這裡移動而來，關山月嚴密的守護着自己，一隻細柔而滑潤的玉手適時的伸了過來，只聽那柔細的聲音，道：

「這是避毒丸，殺手門的秘傳，快呑下去，否則不出半個時辰你一定會暈過去，蹩氣蹩的太久，對一個受傷的人來說只有壞處沒有好處，我們是敵對的，不能久留太久，我爹還在等我呢……
……！」

關山月只覺心裡熱血沸騰，一股從未有過的暖意襲上心頭，他已知道她是誰了，眞沒想到小玉不惜背叛自己的父親而遞上解藥，這份情義眞令人感動，殺手門是個滿門罪惡的門派，千里侯

能生出這樣的女兒誠屬不易，關山月呑了那顆藥丸之後，低聲道：

「謝謝妳！小玉——」

小玉却彷如觸電般的惊慌而去，她來的快，去的更疾，關山月只覺的她像一陣煙，眨眼間就消逝了，此刻關山月凝神的聽着四週動靜，他想知道那幾個老兄弟是否也和他一樣的安好，果然，他聽見了阿諾和老杜的移動聲，他們似乎也正向這邊接近，猛地，一陣密急的蹄聲向這院子裡奔來，一陣吆喝聲後，有人叫道：

「他媽的，千里侯居然擺出這種仗陣——」

蹄聲曳然而止，飄動的衣袂聲中，至少也有五十餘條漢子，他們似乎已把整個大院包圍起來，並有鐵器出鞘之聲，此刻煙霧漸漸散去，遠遠已可看到晃動的人影，關山月極目瞧去，只見四處圍滿了七、八十個白袍漢子，個個長劍在手，已將這裡重重包圍住了。

這些白袍漢子受命一個銀衣漢子的指揮，他站在一塊石頭上，遠遠已看見煙裡的關山月，這漢子喋喋地道：

「你們可是殺手門的？」

關山月還沒來得及講話，杜老三已叫道：

「媽……」

他因爲已憋久了，這一張口，已呑進一口煙，嗆的他連話也說不下去了，那聲「媽的——」還沒罵出口來，銀袍漢子已冷聲道：

「這些痞子居然跟咱們萬字幫的兄弟瞎擺，你們給我先拿下，我倒要看看殺手門到底有誰敢在這裡不將我龍浩放在眼裡——」

果然是狠厲的角色，龍浩在萬字幫裡地位甚尊，除三位正副幫主外，他是最露臉的殺手，他一身銀袍地位顯然在白袍漢子之上，一抖出「龍浩」兩個字，八通和尚和阿諾立刻知道遇上了勁敵，但，他們和萬字幫素無糾葛，倒也沒將事放在身上。

杜老三却叫道：

「萬字幫與我們兄弟向無瓜葛，你們找錯人了！」

萬字幫在江南道上是個勢力不小的幫派，一向狂妄慣了，杜老三這一吼，不但沒將他們這些給吓住，七、八個漢子反而向這裡一湧而上。

阿諾厲聲道：

「通通站住！」

龍浩眼梢子是何等犀利，阿諾話聲一落，他已知道眼前這幾個不同凡響的漢子已非普通人物，由阿諾那身打扮上，龍浩心裡頓時一沉，他高聲道：

「閣下可是阿諾？」

阿諾大刀一抖，呵呵地道：

「錯不了，阿諾正是我！」

龍浩雖然沒領教過阿諾的刀法，江湖上的傳言他可聽過不少，這個看來粗里粗氣的漢子在道上的名聲不小，一柄寬厚快刀曾斬過不少江湖漢子，龍浩心頭一緊，道：

「好兄弟！咱們可是聞名已久的好漢子，萬字幫今夜在這裡是要找出斬殺我幫中胡二哥的凶手，是那個幹的請自動出來，免的大夥傷了和氣——」

阿諾冷冷地道：

「殺你胡二哥的人跟我們兄弟有何關係？龍浩，眼睛放亮點，我們龍頭老大哥在這裡，惹了我阿諾也許還說的過去，惹翻了我大哥，呸，你準吃不完兜着走——」

龍浩在萬字幫裡本來就不可一世，但因阿諾的名頭太大了，他還不想替自己幫中樹敵，口氣上略顯客氣，現在一聽阿諾還有龍頭老大，這就使龍浩十分好奇起來，以阿諾在道上的名聲，要他折服在人家手底下當個跟班的，這個當頭頭的就不會是個簡單的人物了，他眞想見識見識有此能耐的倒底是何許人？何許人能領導阿諾這班人物？

他一瞪眼嘿嘿地道：

「令主想必是個高人吧？」

阿諾冷冷地道：

「放眼天下能在他眼裡的人不多——」

龍浩暗中一震，暗道：

「好狂的口氣，天下眞有這種人物嗎？」

他極盡目力的在四週搜尋，除了阿諾外，能引起他注意的除了八通和尚和杜老三之外，他簡直不相信誰是有這種能耐，他深沉的道：

「阿諾兄！替小弟引見引見這位眞主——」

阿諾冷冷一笑，瞄了關山月一眼，道：

「這位就是關少主——」

龍浩狂劣成性，眼裡除了萬字幫三位當家的之外，能入他眼皮子底下的人寥寥可數，此刻一見阿諾所說的人竟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暗中一聲冷笑，嘿嘿地道：

「是他？」

阿諾聞言登時怒氣冲天，他知道龍浩有些瞧不上關山月了，厲聲道：

「你不相信？」

龍浩嘿嘿地道：

「我只覺得有些意外——」

關山月緩緩站起來，淡雅的笑道：

「龍兄弟！別聽我這位老兄弟胡說，大夥都是兄弟不分彼此，在下關山月，向龍兄……」

龍浩一見關山月那副溫文儒雅的樣子，已有些不耐煩，再聽他和自己稱兄道弟，更覺這個小子有些巴結，打心眼裡就瞧不上他，他嘿嘿地道：

「別套交情，朋友！萬字幫是爲了胡二哥的事來的，你姓關的卽然是他們的頭頭，現在我就向你要殺害胡二哥的凶手——」

眉頭略略一皺，關山月冷冷地道：

「閣下憑什麼向在下要人？」

龍浩大眼一翻，道：

「憑『萬字幫』三個大字，千里侯交待的很清楚，今天在這裡交人，嘿嘿，看你們幾個這副德性，胡二哥錯不了就是死在你們手裡……」

八通和尚突然長嘆一聲道：

「我明白了！」

阿諾一怔道：

「你明白什麼？」

八通和尚嘿嘿地道：

「萬字幫來這裡要人沒錯，殺手門要咱們兄弟活捉李學海、殺燕八等人，是千里侯接手的生意，嘿嘿，龍浩！你要的人不在這裡，殺手門的事跟我們也沒關係——」

龍浩惊地一聲道：

「你把『萬字幫』當成什麼貨色，隨便兩句話就打發了，千里侯交不出人來，我兄弟就拿你們是問，諸位，請隨在下去見我們當家的！」

阿諾怒聲道：

「姓龍的，把你當人，你他媽的裝鬼吓人，你眞以爲小小的萬字幫便能獨行天下了，呸，別說你這塊料，就是你們當家的全來了，也奈何不了我兄弟——」

一跺腳，龍浩憤怒的道：

「阿諾！你會死！」

要知道萬字幫在道上也是不可一世的幫派之一，在三大當家的領導之下，已建立起相當的威名，雖然阿諾、八通和杜老三的威名不小，但，龍浩自認萬字幫實力雄厚，也未必將這些人放在

眼裡。

一揮手，萬字幫兄弟已圍了上來。

關山月沉思道：

「龍浩！你最好三思，別把萬字幫不易建立起來的一點威聲，全部葬送在我兄弟手裡——」

龍浩大笑道：

「你他媽的是誰，名不經傳的小東西也敢在這裡發號施令，姓關的，你最好站遠點——」

雙眉倏地一軒，關山月冷冷地道：

「你會後悔的——」

龍浩仰天大笑道：

「後悔個屁，兄弟！給我殺——」

萬字幫今日出動了六、七十人，個個都是幫中的一流好手，龍浩的話聲一落，數十道劍影已顛空而起，這些白袍漢子久經訓練，他們非常有序的將人手分開，向關山月、阿諾、八通和尚和杜老三衝殺過去。

杜老三、阿諾和八通面對這樣多的高手昂然無懼的站在關山月的身邊，這種場面他們必竟見多了，萬字幫威勢雖大，他們自信尚能一博，眼下諸人只等關山月的令下，他們決心給萬字幫一

個重創——

一抹酷冷的笑意自關山月嘴角上流閃出來，他的一雙目光冷的有些令人寒悸，一柄耀眼奪目的冷劍已自腰裡抽了出來，那是一柄千古緬鐵軟劍，平日纏在腰中可當腰索，對起敵來往腰上一扯，劍刄隨時彈出，即方便携帶又不惹眼，杜老三的「血腸無痕」是柄好劍，他是識貨的玩劍高手，一見關山月所使之劍，頓然了解自己的「血腸無痕」與這柄劍比起來又不知差上多遠——

一劍在手，關山月有若一夫當關似的，他幻化無比的一振長劍，七朵劍花恍如七朵梅花似的射了出去，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七點劍影，七個白袍漢子幾乎在同一時間，慘然一聲大叫，七道邊柱有若血雨般的洒落下來，然後砰砰的倒下七個漢子。

一劍斬了七個，這簡直是亙古未有的劍法，龍浩也是玩劍的大行家，窮其畢生的鑽研，他也沒有想到世上會有這種劍法，龍浩這才知道自己今天確實是有眼無珠的看走了眼，在他想像中，這個年青人應該是最好對付的，那想到却是最難纏的——

關山月連殺七人，立刻將萬字幫的兄弟給震懾住了，他們本來氣焰萬丈，自認這天下第一大幫一定能輕易的收拾了這幾個雜碎，誰知道兄弟才一接觸就躺下了七個，他們即驚又怒，又氣又恨，剎那間，這數十條漢子悲憤的齊聲大吼起來，道：

「媽的！宰了這小狗！他殺了我們的人！」

他們似乎已忘了先前的一幕，血與屍體使他們凶性大發，數十個舞劍高手，數十道劍影已如水樣的湧過來。

殺聲遠遠傳出，冷劍鮮血併濺。

阿諾雙目通紅，恍如鮮血般的厲怖，他揮刀叱道：

「雜碎，來吧，看爺爺宰了你們！」

那柄刀在他手裡威勢更加猛烈，他本來就是以刀起家，一柄大刀在他手裡如玩魔術似的揮洒起來，一刀砍在最先衝過來的那個白袍漢子頭上，像切西瓜一樣，半邊腦袋活活給削了下來——

阿諾仰天狂笑，人已向前衝去，四週的漢子何曾見過這麼勇猛的漢子，居然紛紛後退，只能在旁邊喊吶，誰也不敢再和他硬碰硬的拚下去。

八通已躍身在人群中，十幾個人將他圍住了，因爲他施的是掌，對萬字兄弟來說，感覺上威脅較小，實不知掌刄如劍的八通和尚，比手中有劍的人更可怕。

杜老三最刁鑽，他是個靈活的人，「血腸無痕」輕靈有餘，混在人群中左閃右衝，立刻有三個人倒下去了。

龍浩咬咬牙，悲憤的道：

「拚了！兄弟——」

僅僅幾個照面，兄弟們已折損了十幾個，萬字幫出道至今沒碰過這種事，龍浩是萬字幫的狠角色，他奉幫中三老之命來追查殺害胡二哥的事，正查出是殺手門幹的這件事，想不到半途遇上這樣辣手的人物，僅幾個照面，自己人便栽了，龍浩是個死要面子的人，他不知道今後如何向幫中弟兄交待這件事——

龍浩的長髮披散，雙目瞪的像個銅鈴，揮起手中冷劍，躍身如鳥般的向關山月撲去，關山月似乎也沒想到龍浩的劍法也會那麼好，他正劈了身邊的一個漢子，一眼看見一團劍光揮洒奪目而來，略一沉氣，斜劍迎上龍浩的長劍，叮然聲中，龍浩的身子一震，人已被關山月這一劍震飛了出去。

龍浩做夢也沒想到關山月的武功這麼厲害，他自信自己的劍法也屬一流，却沒想到人家隨手一劍就將自己給震飛了，他心寒胆喪的剛剛自地上爬起來，驀見一縷冷光已抵在自己的胸口。

關山月臉像一團冰，酷厲雙目比冷劍還要寒悚，龍浩神色蒼白，竟有些顫抖的低叫道：

「你……」

關山月冷聲道：

「我不想殺太多的人，是你們萬字幫逼我出手的，現在我只問你，你要把這些人的命全葬送在這裡呢？還是留他們滾回幫裡？」

龍浩長吸口氣，道：

「姓關的，我知道你狠，萬字幫是栽了，不過，青山依舊，綠水長流，咱們還會再碰頭的！」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還想報仇？」

冷劍已戮在龍浩的胸口，只要一施勁，龍浩就是有九條命也禁不起那一劍，他隱隱的感覺到生命已快終結，自己的呼吸也在加速，雖然他已完全屬於劣勢，旁邊的兄弟猶在喊吶，但，關山月逼人的口吻確實讓他承受不起，龍浩咬了咬牙，大聲道：

「萬字幫決不會善罷干休！」

點點頭，關山月淡淡地道：

「你硬充漢子我不怪你，兄弟的面前嘛，人丟不起，但這世上死的最快的就是嘴硬的，你是死是活，全捏在我手裡，龍浩，選擇生死的權利是你！」

「動手吧！希望你別羞辱我！」

龍浩只覺手腳冰涼，心裡直冒寒氣，他索性雙目一閉，長嘆道：

關山月鼻子裡一哼，道：

「你想死，我偏不要你死，現在，你立刻帶着你的人滾開這裡，永遠別再碰上我，切記，瞧不起別人就是瞧不起自己，今天只是給你一個教訓——」

龍浩做夢也沒想到關山月會饒了自己，他霍地睜開雙目，只見關山月含笑站在自己面前，心神一震，四週兄弟早已全停下手來，他們已被這幾個要命漢子的殺戮手法給吓住了，萬字幫七十餘名弟子中，已倒下了二十餘個，若不是關山月適時的用目光制止了阿諾、杜老三、八通三個，此刻，他們想不挨殺都不可能。

龍浩一躍而起，目光落在那些死去的兄弟身上，目光中已泛射出一泡淚水，眞是慘不忍睹的一幕，恁多生死與共的兄弟就這樣挺了屍，恁多的患難朋友就這樣分離，他難掩心中的悲痛，黯然神傷的道：

「姓關的，我龍浩雖然武功不如你，可是我也是道上的一份子，有幾句話，我寧死也要說出來。」

關山月冷冷地道：

「說！」

龍浩大聲道：

「萬字幫已名列天下三大幫之一，今天死在你手下有二十多條命，我龍浩和萬字幫兄弟只要有一口氣在，必定不死不休！」

杜老三聞言叫道：

「剁了這雜碎，留下他是禍患——」

搖搖頭，關山月笑道：

「讓他去吧，他還算是條漢子，在咱們面前能說這種狠話的人不會太多，龍浩，關山月隨時恭候萬字幫兄弟報仇，不過，你要切記，沒有把握之前最好少惹我！」

說完話，頭一轉，向阿諾、杜老三、八通一揮手，幾條漢子就這麼大模大樣的行過萬字幫兄弟的面前昂然行去，他們無視這群如狼似虎的高手存在，眼裡根本沒有他們，因為他們實在不堪一擊——

龍浩和弟兄們氣的眼裡像要噴出火來，無奈却含恨的緊緊咬着牙，任這些人大搖大擺而去。

一揮手，龍浩跺腳道：

「走——」

萬字幫兄弟個個噤若寒蟬般的尾隨而去……

× × × ×

夕陽帶着一片彩霞斜披在雲絮深處，向晚的景緻像抹上一縷淒涼，又帶酸楚的蒼茫，歸鴉已掠過山頭，炊煙也嬝嬝升起，牧童吆喝着牛羊，吹着牧笛向歸路行去……

千里侯那張蒼白的臉已由白變得青紫，雖然他右手的指骨已被關山月敲碎，但，那股濃郁的殺氣却沒有絲毫消退，他已傳出了殺手令，將門中所有弟子全部召集在殺手門的窰口——全佛洞，當初創立殺手門的時候，他曾領導着殺手門的弟子在這裡喝過血酒，斬過雞頭，今天，他率弟子重臨此處，心裡得確是有些感慨萬千……

殺手門的供奉主是殺手的刀，那是一柄鋒利的牛耳刀，跟殺牛的刀一模一樣，千里侯為了訓練殺手，以刀喻人，謂殺人如殺豬，乾淨俐落，唯有將人比作豬，才能養成殺手的無愧感。

全佛洞裡一片漆黑，數十個兄弟全依序跟着千里侯入洞，這是進洞的規矩，意指進得此門即黑白不分，只有殺人的命令，沒有發問的權利，歷年來，人人遵守這條規矩，殺手門殺人從來沒有理田的。

千里侯已登上門主的寶座，他忍着疼痛斜靠在椅子上，向雲飛鵬嗯了一聲，雲飛鵬立刻沉聲道：

「點燈——」

立刻有人燃起了大燈的心蕊，長洞裡頓時有了光亮火油燈的光暈很微弱，昏黃的投射在那柄供奉的尖刀上，一縷縷寒悚的刀光閃閃而顫，緊接着雲飛鵬又叫道：

「上香——」

千里侯立刻手捻三柱香，在刀前拜了三拜，然後揷上這三柱香，他今夜似乎與往常有些不同，沉聲道：

「飛鵬！家法——」

雲飛鵬一楞，道：

「師父！你要用家法？」

千里侯鼻子裡透出一聲冷哼，道：

「殺手門出了叛逆，難道不該用家法麼？」

這幾個字自這位老門主嘴裡說出來，立刻使全場的殺手門兄弟震驚了，人人互相望着，看看到底誰出賣了殺手門，雲飛鵬的神情一緊，道：

「師父！有沒有弄錯？」

千里侯叱道：

「錯不了，我親眼目睹的事難道還會錯嗎？」

雲飛鵬不敢說了，殺手門執行家法是件大事，門中兄弟壞了規矩，行之懲處，這是最嚴厲的處置，他實在想不出殺手門誰使出叛逆的事情，正驚異間，只見千里侯一擊掌，道：

「帶上來！」

只見一列漢子分立兩旁，小玉長髮披散的給押了進來，雲飛鵬做夢也沒想到背叛殺手門的會是千里侯最疼愛的女兒，他踏前半步道：

「是小玉！」

千里侯嘿嘿地道：

「殺手門的規矩人人都懂，咱們是不會念情義的，小玉雖是我的女兒，犯了門規，一樣要按家法處置，她背叛了我，就是殺手門的敵人！」

雲飛鵬心裡一沉，陡然覺得千里侯眞是個心腸酷冷的人，小玉犯了規矩，一樣要接受門規處置，這眞是敬雞儆猴，給門中兄弟一個很好的驚惕。

「跪下！」

小玉雙眸盡是淚水，在老父之前，小玉只覺得自己慚愧，愧對自己的嚴父，也愧對自己這些師兄弟，老父就是這麼嚴厲，任何人都不能違反了門規，縱然親若子女也一樣毫不寬待，小玉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叛離師門，唯一死罪，她不怕死，但，她捫心自問，自己這樣做倒底錯了麼？她自己也不清楚，爲什麼會那麼衝動的將老父秘製的解藥給關山月，關山月和阿諾等人因有了解藥而能安然脫離那層毒霧，她也知道自己這樣做會傷了老父的心、傷了師兄雲飛鵬的感情，但，當時由不得她自己，她只知道關山月不該死，這樣一個正值英年的年青人不該就這樣死在那

片毒霧裡——

也許是愛才吧，也許是潛藏在內心的那一份正義感，也許是頭囘見面的印象太深刻了，使她情不自禁的做出了連老父都不能原諒的事情，還眞奇怪，小玉已面臨了家法的處置，在她內心裡居然沒有一絲悔意，她果然雙膝跪了下去，跪在老父的面前，雖然眼裡含滿了淚水，依然是沒有半絲悔意。

千里侯神情凝重的道：

「誰執法——」

雲飛鵬上前道：

「本月是白鵬當值——」

白鵬是個瘦瘦小小的漢子，在殺手門中地位僅次於雲飛鵬，別看他個頭小，那份機伶在殺手門中無人能出其右，他實在不願執行這次的家法，無奈這個月份正輪到他當值，若不是雲飛鵬叫了他的名字，他眞想避開這件棘手的事，白鵬緩緩移來，恭聲道：

「弟子白鵬——」

千里侯暗中嘆了口氣，道：

「你看着辦吧！」

白鵬在門主面前決不敢有絲毫苟且，他很了解千里侯的脾氣，先宣讀了家法的法條，再將千里侯擬好的罪證唸一遍，門下兄弟個個沉默的聆聽着——

當白鵬將小玉的罪證細說一遍之後，全場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敢吭出半句，就是雲飛鵬最得師父寵信，此刻也插不上一句——

千里侯長吸口氣，道：

「白鵬！這是什麼罪——」

白鵬全身一顫，低聲道：

「唯一死罪——」

千里侯揮手道：

「那就執行吧！」

全佛洞中數十個弟子俱啊地一聲，驚詫的說不出話來，人人都知道小玉是他的女兒，他連一點情誼也不顧的要置小玉於死地，全場任何人都不敢發一言，但將目光投落在雲飛鵬的身上，殺手門兄弟個個知道小玉是雲飛鵬的未婚妻，唯有他最有資格發言。

雲飛鵬是個聰明人，知道在這種情形下不出面是不行了，他砰地跪在地上，沉冷的道：

「師父！弟子企求師父放小師妹一馬——」

千里侯搖頭道：

「不行！」

雲飛鵬這一跪下，白鵬借機會向殺手門兄弟施了個眼色，頓時數十名弟子全跪了下去，白鵬大聲道：

「師父！請看在弟子們的份上饒了師妹——」

千里侯眼裡冷光閃爍，咬牙道：

「死罪可饒，活罪難免，白鵬，三刀文眼是咱們道上的規矩，你現在執法吧！」

千里侯不愧是一代梟雄，小玉雖是自己女兒，依樣要給予教訓，這正是他帶人的嚴厲處，小玉神色蒼白，牙一咬，道：

「爹！女兒受了！」

她知道活罪難免，人已站了起來，白鵬是今天的執法，他見師父已赦了小玉一死，心裡雖鬆了口氣，可是要一個女子挨上三刀文眼，事情就更難過了，一個女孩兒家能挨上這三刀麼？他躊躇的捧着一個長盤，在絨布上平放着那柄執法的刀子，顫抖的向小玉行去。

雲飛鵬惶悚的道：

「師父！小玉那挨的起三刀文眼？」

千里侯一瞪眼，叱道：

「難道你代她受罪麼？」

雲飛鵬聞言一呆，想不到千里侯會突然給自己將了一軍，他可知道那柄法刀的犀利，一呆之下，道：

「這……」

這一個字猶在舌尖上打轉，小玉已伸手搶過了那柄鋒利的刀刄，在半空裡一揚，叫道：

「你們都別爲難了，我自己做的事自己受，三刀文眼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殺手門揚威立萬，可不能爲我一個人毀了規矩——」

這女孩子個性還眞倔強，抓起了刀，隨着話聲一刀往自己腹口扎去，一蓬血噴了出來，全場的兄弟頓時被她這致命的舉動給吓楞了，雲飛鵬吼道：

「小玉——」

他躍身向小玉撲去，伸手搶小玉的刀。

但，他身手快，還有個人更快，那是一個滿頭銀絲的女人，她的出現是在突然間，就在小玉要揚起第二刀的時候，已伸手將小玉拉進懷裡，隨手奪下了小玉的刀，只聽她冷叱道：

「你眞不要命了！」

千里侯怒叱道：

「誰？」

銀髮女人一聲冷笑，人已向箭矢樣的向洞外射去，這個變化太快了，當殺手門兄弟紛紛追出去的時候，那老太婆已在丈外之遠，千里侯吼道：

「攔下她！」

那知那白髮女人哼地一聲道：

「誰要追來，我就砍了他——」

只見她手掌微微一揚，一棵碗口粗的松柏已應聲而倒，這白髮女人身形奇快，絲毫也不停留的抱着小玉疾掠而去。

千里侯神色倏變，他似是已知道了這白髮女人是誰了，殺手門兄弟紛紛追出，却沒一個人能追得上這女人，半响，千里侯嘆道：

「罷了！」

雲飛鵬焦急的道：

「小玉落在人家手裡——」

千里侯瞪眼道：

「別管那丫頭了，我要姓關的落脚處，咱們栽了，萬字幫的人也栽了，借這機會咱們速派人聯絡萬字幫，將姓關的除去——」

雲飛鵬恭聲道：

「姓關的行踪咱們已全掌握住了，萬字幫龍浩已派人跟徒兒連絡過了，只要師父一點頭，咱們兩方人手立刻會合宰了那小子——」

千里侯恨聲道：

「好！立刻出發——」

殺手門齊會全佛洞就是要給關山月一個反擊，千里侯的命令一出，刹那間已列出了㒸形，他們俱是殺手，個個都是訓練有素之士，在雲飛鵬的調度下，各自向目的地進發——

遠處响起了一連串狗吠，濛濛的夜色中，冷風透涼的吹了過來，遠遠的地方，也有一隊人向這裡行來，那斗大的「萬」字旗隨風而揚，兩派人馬已快 會了。

萬字幫果然是個不同凡響的幫派，兵分三路，各有一個帶頭的老人，斜跨在馬上，慢慢向這裡會合，龍浩緊緊貼在一個藍袍老人的身後，這正是萬字幫大當家的李明，他年已四十餘歲，留着兩路鬍子，坐在馬上威風有神，一看便知此人決非一個簡單人物——

第一路是由一個紅袍年青人領着，他就是萬字幫二當家的邵峯，這個人年歲雖輕，能擠上萬

字幫第二把交椅，自非普通人物，一手快劍深得道上朋友的側目，他領了百來個兄弟，疾快的向這裡奔來。

最後到達的是個綠衣少女，她叫曹蘭，有黃蜂之譽，聽說尚小姑獨處，李明有意將她和邵峯配成一對，可惜曹蘭和邵峯始終沒表示過什麼！

殺手門、萬字幫已會合在一起——

四

半夜裡，正是熟睡的時刻，大地沉寂的令人覺得有些害怕，偶而會掠過一陣風吹的窗櫺格格作響，合着遠處的虫鳴，使這裡顯的更冷清，突然間——

寒夜中，在那吹起的風嘯裡，似乎有着一股令人不易覺察的步履聲，最先發覺的不是熟睡的人們，而是那四條敏銳的狗，大黃和小黑警覺性最高，牠們已豎起了耳朵，翻着大眼在夜裡搜索，另外兩隻花的、白的也站立了起來，嗯地一聲，四條狗已各自散了開來，牠們各自選了個地方，遠遠望着寒夜的林子……

關山月驀然間從睡夢中醒了過來，這是多年訓練養成的習慣，只要有任何不正常的响聲，他都會自然的清醒過來，他已發覺四條狗的動靜，關山月的嘴角漾起一抹笑意，人緩緩站在窗櫺前，漸漸地，他已聽見風裡的腳步聲，雖然那聲音小的幾乎聽不見，但，以關山月目前的功力，任何事想要瞞過他，只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狗已開始叫了，那是警告性的吠叫——

阿諾最先推門進來，低聲道：

「兄弟！該不是衝着咱們來的吧？」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錯不了！」
阿諾的眼裡瞬間泛射出一股令人顫悚的冷光，他習慣性的去摸摸自己那柄大刀，刀鞘子冷的能透進心裡，阿諾滿意的拍拍自己的刀，大聲道：
「來的好，咱們殺過去！」
八通、杜老三和睡仙也被這些狗的叫聲給吵醒了，他們全站在關山月的身邊，個個精神抖擻，關山月瞄了睡仙一眼，道：
「你行嗎？」
睡仙大聲道：
「自從你給我推過穴後，我覺得已好多了，兄弟！別擔心我，今晚咱們就看看是那些不開眼的朋友居然敢抄到咱們頭上——」
雙目一冷，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咱們要立刻散開，不准有人在屋子裡——」
八通和尚一怔道：

「你的意思——」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要他們先受點教訓………」
睡仙嘿嘿地道：
「我有點子，保證能給他們一次血淋淋的教訓——」
關山月點頭道：
「好！咱們先退出去，交給睡仙安排吧！」
但見人影一閃而後，這幾個人已穿窗而去，隱於一堆草叢裡，半晌，睡仙也退了出來……
此刻，遠處人影已現，萬字幫的人手有二百餘人已將這裡層層困住，龍浩是這次的聯絡人，也緊隨在萬字幫大當家李明身後，眼見他們要獵捕的對象已近在眼前，心裡那股子恨意頓時由眉宇間透了出來，李明一揮手，萬字幫弟兄俱已刹住了身子，道：
「龍浩！是這裡嗎？」
龍浩嗯了一聲道：
「錯不了，雲飛鵬跟咱們說的也是這個地方！」
殺手門在雲飛鵬和千里侯的率領下，也趕到了，這兩股人馬雖然不是同一個幫派，但，敵人

却是共同的，千里侯嘿嘿地道：

「李當家的，姓關的就在那屋子裡了，咱們雙方是殺進去呢？還是逼他出來？」

李明是萬字幫的大哥，向來是狂慣了，他打心眼也沒瞧上殺手門這些人手，面上勉強擠出一抹冷笑，道：

「千里侯，他們幾個人……？」

千里侯一怔，他想不到李明居然敢直呼其名，連僅有的一絲客氣也沒有，心裡頓時有些不悅，冷冷地道：

「四、五個而已！」

李明嘿嘿地道：

「也不過是幾個人而已，咱們却動員了好幾百人，千里侯，咱們有點小題大作了，萬字幫要處理這幾個人足足有餘，你們殺手門先在一邊涼快，這裡由我……」

千里侯心裡怒火一湧，道：

「李兄！我的手是毀在姓關的手裡！」

李明一瞪眼，道：

「這能怪誰？只能說是你的技不如人，萬字幫的兄弟撇了幾十個，這個仇不能不報，千里侯

，待我們活捉了那個雜碎後，讓你出口氣好了！」

千里侯沒想到堂堂的殺手門在人家眼裡簡直不值半文，刹那間，一團怒火湧進心頭，正要發作，雲飛鵬輕輕撞了他一下，低聲道：

「師父！眼下不要太計較，就讓他們先送死好了！」

千里侯是何等聰明的人，腦海裡意念一閃，呵呵地笑道：

「請，李兄，萬字幫已名列天下三大幫，這點場面當然不需要殺手門的兄弟幫忙，希望李兄能馬到成功，讓殺手門弟子開開眼界——」

李明淡淡一笑道：

「好說！」

李明能手創萬字幫並對幫中要務發展的那麼蓬勃，自是有一番常人不及的能耐，他逢出必戰，逢戰必殺的個性，早已傳遍武林，雖然龍浩大敗而歸將關山月形容的活龍活現，心裡必竟有些不信，他想見見這個年青人，更想領教一下傳說中的武功，也想扳回萬字幫所受的奇恥大辱，在沒來之前，李明早想好了對策，他一見要獵殺的敵人就在小屋裡，已向站在遠處的邵峯和曹蘭，道：

「兄弟！咱們是先禮後兵！」

曹蘭冷冷地道：

「大哥！姓關的充其量不過是個高手而已，爲了他一個人，萬字幫却動用了上百人，對姓關的來說，太抬舉他了，這件事是龍浩惹的，就由龍浩請他出來——」

龍浩聞言神色一變，關山月的段數他是領教過了，那一手劍法簡直就讓他喪胆，此刻三當家曹蘭突然要他先去拿人，心裡頓時一寒，但在三位當家的面前，他又不能顯的孬種，牙一咬，道：

「好！」

他的手揮洒的一指，立刻有十幾條漢子隨着他身後向小屋撲去，這些人是屬於他指揮的，一個命令一個動作，龍浩是這些人的頭，他義不容辭的先往大門踢去，砰地一聲，十幾個人已全進了屋裡——

李明是何等精明的人，龍浩的人才衝進屋裡，他已驚覺到事情不尋常了，以關山月的能耐，咱們這麼多人臨近了他的身邊，而他却絲毫未覺的沒出過聲，這就太反常了，李明一想到這裡，立刻沉喝道：

「龍浩！快退——」

龍浩尚未會過意來，身邊已聽見了喝聲，一種本能的利住身子，人已往後躍去，忽然間，天崩地裂似的一聲巨响，只見濃煙火屑飛濺，那棟小屋已碎裂開來，緊接着慘叫連連，人肉橫飛的在一片慘嚎中，龍浩只覺身上似裂開來般的疼痛，若不是他聽了李明的喝聲快速的退出，此刻只怕和那班子兄弟一樣的躺下了。

慘不忍睹的情景，使十幾個萬字幫老兄弟就這樣全毀了，龍浩僵直的站在火堆中，眼裡已滲出了淚水，所有萬家幫的兄弟全動容了，龍浩叭地跪在李明的面前，悲慟的吼着：

「大哥！我要剁了姓關的………！」

咬咬牙，李明沉痛的道：

「兄弟！饒不了他，也感激他給了咱們這樣一個教訓，這只怪咱們太大意了，龍浩，別難過，，瞧瞧，六月的債，還的快，他欠不下咱們的………」

目睹這慘然的一幕，千里侯不禁爲自己的幸運而慶幸，他不敢想像剛才的魯莽，如果此刻死的全是自己殺手門的兄弟，豈不是落人笑柄………

邵峯沉聲道：

「姓關的難道不在這裡？」

李明鐵青着一張臉，怒道：

「萬字兄弟注意，現在開始，半里之內給我嚴密搜索，我不准你們放走一個，不論是敵是友

一律格殺，這只有李明有這種胆識和魄力，萬字兄弟嘿地一聲，人已向各處散去。

當他們的人正在移退之間，那片林子裡，已緩緩站出了人影，萬字幫兄弟聳然動容了，他們終於看見了敵人的踪影，龍浩激動的叫道：

「是他！當家的！那個姓關的……！」

幾乎是全部的目光全投落在關山月的身上，他們俱想知道江湖上頂頂大名的萬字幫倒底栽在一個什麼樣的人手裡？李明眼裡像要噴出火來一樣，逼直的盯着關山月，關山月氣定神閒，不疾不徐的緩緩行來，眼前雖然是刀刄圍困，他却沒有一點驚惶之色，那份氣度和鎮靜讓李明不得不佩服他的胆識了。

龍浩大吼道：

「當家的，殺呀！就是這雜碎！」

李明叱道：

「住嘴！這裡輪不到你揷嘴！」

李明的威在萬字幫向來說一不二的，龍浩雖然恨透了關山月，大當家的一句話，吓得他乖乖的退在一邊，李明移身迎向關山月，道：

「關兄弟——」

淡淡一笑，關山月笑道：

「萬字幫的大哥果然與衆不同，李兄弟，我久仰了，今天在這地方會面，實在有點太尷尬了！」

李明嘿嘿地道：

「兄弟好手段，初次見面就給我們萬字幫一個好彩頭，嘿嘿，瞧瞧，那些死去的弟兄，都跟了我十幾年，關兄弟，我不能不討回……」

點點頭，關山月笑道：

「我明白，李當家的，這是人之常情，在所難免，欠人家的還錢，我關山月不會賴這個帳——」

大指頭一聳，李明大笑道：

「好漢子，這樣的朋友還眞少見，江湖道義已日漸式微，兄弟能一力承擔，足見是個有胆識的朋友，好，好，兄弟，你怎麼個還法——」

關山月瞄了四處一眼，道：

「這裡除了貴幫之外，還有殺手門的朋友，我欠的人太多了，不知道是萬字幫兄弟呢？還是殺手門……」

千里侯怒叱道：

「他媽的關山月，你少在那裡充好樣的，我們殺手門這筆帳少不了會找你算一算，不過，李當家已放下話，今天不會輕易放過你！」

搖搖頭，關山月苦笑道：

「千里侯！你滿嘴髒話，有點不入流了！」

千里侯氣的混身一抖，一時講不出話來，想想關山月說的也沒錯，自己也是一門之主，居然口出惡言，在這種場合就顯得太沒風度了。

李明嘿嘿地道：

「兄弟！你是怎麼還我們這筆血債——」

淡淡的搖搖頭，關山月道：

「悉聽李幫主吩咐——」

李明大笑道：

「很好！關兄弟！你不愧是個識時務的人，萬字幫爭的是口氣，要的是這張臉，你只要肯自縛雙手，上我萬字幫總寨磕頭謝罪，我李明就不會太爲難你——」

睡仙在旁邊怒聲道：

「媽的！這那像向人話！」

眉頭一皺，李明怒聲道：

「睡仙！你要知道殺身之禍皆因多開口，這是我們萬字幫和關兄弟的事，你又算那門子……！」

阿諾吼道：

「關兄弟的事就是我們兄弟的事——」

李明瞪眼道：

「我認識你，阿諾！你那手刀法確實不錯，但，在本幫主面前你最好少玩刀法，我七招之內，定會要你當場斃命……」

阿諾呸地一聲躍身而出，道：

「好呀！姓李的！有種咱們試試！」

隨着話聲，一溜刀影已顫閃在空中，這個漢子脾氣一向暴烈，刀隨話出，那鋒利的大刀已臨近李明的眼前，李明能手創萬字幫，統馭數百弟子，豈是省油的燈，他突然一伸手，吃道：

「找死！」

僅僅是兩根指頭，已硬生生的夾住了阿諾那致命的一刀，快速的手法，準確的兩指，處處顯

出了他那超凡的功夫，阿諾一扯刀，那柄刀居然抽不回來——

關山月輕輕一推阿諾，道：

「兄弟！還輪不到你上場，暫時先歇着——」

刀刄在人家的指縫間，阿諾居然扯不回來，正在惱怒之際，關山月適時一推，阿諾只覺一股大力隱隱而至，李明的身子甫觸及那股看不見的大力，已覺一震，阿諾的刀已隨手抽回，雖然雙方還沒有交手，李明已驚覺的發現這年青人的功力好深厚，他可眞是個不可輕視的年青好手……

李明冷聲道：

「兄弟！好功夫！」

關山月長吸口氣，大聲道：

「李大哥！萬字幫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來這裡，當然不會輕易罷休，關山月對上貴寨的興趣不高，李幫主要如何處理，關某人奉陪——」

曹蘭是萬字幫三當家的，人雖女流，性子最暴，她霍地衝上前來，粉靨上罩滿了殺氣，道：

「殺我兄弟，毀我萬字招牌，這是血債奇辱，萬字幫要是容你活下去，不如解散算了！」

關山月面色一沉，道：

「三位幫主！你們最好三思，別看萬字幫人多勢衆，我們雖然只有五個人，但，殺將起來，

只怕貴幫要付出龐大的損失——」

曹蘭呸地一聲道：

「你當自己是誰？姓關的，你也太小看我們兄弟了，瞧瞧眼下這些人，那個都是道上的扎手貨，我不信憑萬字幫實力，宰不了你們這五塊料——」

關山月長吸口氣道：

「那就試試吧！」

曹蘭怒聲道：

「好！我曹蘭的人先上——」

萬字幫雖分大當家、二當家、三當家，實際是三位幫主各領一股兄弟，三個人各有自己的手下，曹蘭的人有七十餘名，全是她經年帶領的驍勇殺手，在萬字幫中她雖敬陪末座，但凶狠決不亞於邵峯和李明，在萬字幫中連李明都要讓她三分，可見這女人是何等覇氣。

曹蘭一揮手，凡屬她統馭的人俱向前衝來，他們各自長刄在手，已嚴密的盯住關山月這群人，而曹蘭已站在關山月的面前，一縷劍影已透射出來。

杜老三一拔劍，吼道：

「媽的！咱們殺他個夠！」

面對六、七十位萬字幫兄弟，八通、杜老三和睡仙也很緊張，他們深深了解萬字幫的實力，今天以五對這多人，他們心裡已知凶多吉少，但人要臉樹要皮，此刻硬幹上了，誰也無法考慮後果了。

阿諾大刀一揮，道：

「兄弟！咱們只有各自碰運氣了！」

淡淡一笑，關山月洒脫的道：

「沒有人要你們動手——」

阿諾一怔道：

「怎麼啦？我們難道怕死？」

關山月兩口殺機一湧，道：

「先留點力氣，今天有你表現的機會，頭一場我先接下，曹大幫主若認爲手下人多就能吃住咱們兄弟，那她就大錯特錯了，我要他們吃不完兜着走，也讓他們萬字幫知道人多未必就能佔便宜——」

這種口吻和說辭，頓時將萬字幫全部兄弟給激怒了，他們雖然知道關山月狂妄的不知天高地厚，決沒想到他狂到目中無人的程度，曹蘭手下最能幹的是來自西北道上的鐵拐子，他追隨曹蘭多年，生性嗜殺，一聽關山月這麼囂張，立刻厲吼道：

「曹當家的，聽見沒有，人家可沒將咱們放在眼裡，這種不知死活的東西，留着他幹什麼？他要一個人對付咱們兄弟，好呀，我倒要看看他是怎麼個死法——」

說着已向前衝了過來，一柄刀已閃了出去。

曹蘭怒聲道：

「殺——」

七、八十個漢子就是要等曹蘭這句話，他們早已耐不住了，曹蘭的命令一下，頓時刀劍閃動個個拼足了勁揮洒着自己的武器，爭先恐後的全往關山月身上招呼——

關山月的身子動了，他冷笑道：

「你們會後悔——」

他手裡突然多了一個圓形如龍狀般的怪兵器，這玩意兒無人見過，但圓弧形的兩刄薄的像蟬翼，在鐵拐子率人衝向前來的剎那，他手裡的飛龍斬已刷地盤旋向半空，居然在空中閃爍的旋轉飛射。

李明神情大變，道：

「龍捲風……這就是傳言中的飛龍斬——」

李明不愧是萬字幫的當家覇子，憑其多年的江湖歷練，他很快的認出這武器是來自漠北的龍捲風，又名飛龍斬，傳說大漠漢子爲了宰殺空中的鷹群，才想出這玩意，此物殺人快速而不定，最適合對付人多的情況下——

飛龍斬已展開了那致命的攻擊——

盤旋而疾起疾落的飛龍斬在關山月的操馭下，立刻衝入那些漢子之中，血漿如注般的噴洒出來，僅是一個大旋飛，關山月已連殺了八個漢子，而飛龍斬像是通靈的使者，它是那麼聽話的隨關山月的意志殺人，曹蘭神色蒼白，顫聲道：

「這是什麼武器？」

鐵拐子厲聲道：

「兄弟！管不了是什麼東西了，咱們已毀了十個兄弟了，他媽的，要不剁了他，我鐵拐子決不回去——」

慘烈的一悚，一個萬字幫兄弟的頭已給飛龍斬硬生生的劈開兩半，鐵拐子揮劍劈向關山月，大叫道：

「還我兄弟的命來！」

關山月冷澀的道：

「你過來拿吧！」

飛龍斬已握在手裡，他閃躍在那些追殺他的高手中，飛龍斬只要飄出必有人死，鐵拐子此刻已紅了眼，那顧得自己的生死，人已瘋狂的揮劍斬下。

關山月冷冷地一笑，迎着鐵拐子的劍一招劃出，眞是快的眩人耳目，陡地一聲慘叫，飛龍斬的利刄已劃過鐵拐子的右臂，血淋淋的一條右臂就這樣給剷了下來，鐵拐子人往前一栽，慘叫聲中，關山月已踢出一脚，正好將鐵拐子的身子踢飛出丈外之處，砸倒了一個正要撲上來的漢子身上。

曹蘭目背欲裂，吼道：

「大哥！二哥——」

李明雙目通紅，大聲道：

「通通退下——」

眼下萬字幫兄弟已死了將近三十餘個，這種慘烈的殺戮，那怪異的兵刄——飛龍斬，得確讓萬字幫的兄弟胆寒心驚，他們自創幫以來，歷經大小戰役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慘烈過，也沒有像今天死過恁多的弟兄，更令萬字幫難看的是對付他們的人只是關山月一個人，而阿諾、八通和尚、杜老三和睡仙却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李明恨的跺脚，他幾乎不相信憑萬字幫的實力會栽到這個

程度。

萬字幫的兄弟退了，關山月昂然的站在那裡。

邵峯不解的道：

「大當家的，爲什麼叫他們住手了？」

李明煩怒喝道：

「兄弟！看看這場面，咱們已死了太多兄弟了，姓關的不是普通人物，他知道什麼樣的情形打什麼樣的仗，一柄『飛龍斬』正是對付人多的最佳武器，如其兄弟無辜送死，不如由咱們三個下場——」

邵峯嗯了一聲道：

「好！大當家的，兄弟全聽你的………」

李明的步子緩緩踏出去了，他看起來還是那麼穩重，但，心裡却沉重的如壓着一塊重鉛似的，由關山月的武功來看，他眞擔心自個弟兄未必就能置對方於死地，他凝重的道：

「關兄弟！我想討教——」

曹蘭眼裡早已含滿了淚水，她手下的愛將鐵拐子毀了，兄弟死了那麼多，心如刀割般的痛苦，此刻早亂了心緒，腦海裡就是報仇的念頭，一見李明上了，她早已迫不及待的躍出去，道：

「還有我……」

關山月笑道：

「還有一位邵峯當家的是不是也要上——」

邵峯鼻子裡哼了一聲道：

「上就上——」

三個人站了三個方位，已將關山月圈在中間，四週的萬字兄弟已各自往後移退，他們知道三位當家的全出面了，萬字幫自創幫以來，雖然歷經了百餘次大仗陣，但，三位當家同時出手的情形畢竟是件少見的事，更何況三位當家主事者是聯手對付一個人，這更是件絕無僅有的事，姑不論成敗，這在萬字幫來說，已經是件極盡丟人的事。

睡仙憤怒的道：

「他媽的，萬字幫只會仗持人多，先是用人海戰術，現在又他們三個聯手，我眞爲你們難過，萬字幫眞是人才凋零，沒有可戰之人了！」

八通和尚哈哈笑道：

「這你就不懂了，人說人要不要臉，連鬼都怕，萬字幫本來就不要臉，這點小場面在他們來說是司空見慣——」

曹蘭吼道：

「住嘴！你們不服氣也可以上來！」

阿諾大步一踏，道：

「我正有這個意思？」

那知他的身子一動，千里侯已看準了機會，他立刻向雲飛鵬施了個眼色，雲飛鵬尚未會過意來，千里侯已呵呵地道：

「李幫主！亂臣賊子人人殊得，這些傢伙俱是江湖敗類，我們殺手門豈能讓你們萬字幫專美於前，現在我殺手門也派幾個人下場——」

李明冷冷地道：

「千里侯！我們萬字幫的事，不要任何人插手！」

千里侯大聲道：

「不錯！你們萬字幫是很了不起，不過，姓關的和我千里侯也有過節，你們能報仇，我們殺手門也可……」

杜老三不屑的道：

「瞧瞧，一群無恥之徒，此刻認爲有便宜可拾了，就他媽的美其名要報仇雪恨了，千里侯，

有種你就上來單挑，看看那個龜兒子會宰了你！」

這一開罵，萬字幫和殺手門全掛不住了，千里侯是頭狡黠的狐狸，他知道今天要不借萬字幫之手將這夥人除去，往後的殺手門就永無翻身之日了，李明、曹蘭、和邵峯是萬字幫的三大絕頂高手，三個人同時出手再加上殺手門的兄弟，千里侯相信關山月這幫子人沒有一個能逃離活口，他是打蛇隨棍上，叫道：

「聽見沒？李幫主，再不動手人家會說你們萬字幫甭種了，今晚，咱們兩方人手聯合出手雖然是沾了點便宜，但是只要宰了姓關的，你不說，我不說，天下還有誰知道是咱們幹的！」

關山月的目梢子一冷，不屑的道：

「千里侯！我現在才知道你是最毒的人——」

阿諾揮起刀來，吼道：

「兄弟！咱們先幹掉他！」

阿諾是個衝動又火爆的人，千里侯這一嚷嚷，他早就不耐煩了，一揮大刀，人已向千里侯衝來，長刀揮舞下，果然將千里侯逼退了好幾步。

雲飛鵬揮劍而上，道：

「師父！這個人交給我！」

兩個人都是一流高手，此刻又在拚命，雙方各盡所能的揮殺在一起，倒是萬字幫的人而落的輕鬆。

李明倒不失為一條漢子，他嘿嘿地道：

「關朋友！我們三個兄弟要向你討回一點公道，今晚不論勝負，全是在取對方生命，希望你也不要手下留情，我們動手吧！」

曹蘭首先搶先出手，她恨關山月毀了她那麼多手下，一出手就是狠招，關山月面臨了這三個強大高手，反而冷靜了下來，三個人三把劍，個個都是玩劍的高手，在這種狀況下，關山月已將那柄軟劍扯了出來，他左手握着「天龍斬」、右手斜馭長劍，一看曹蘭的長劍疾快而來，人已斜斜飄起——

站在曹蘭身邊的邵峯厲聲道：

「殺——」

李明的動作更快，就在關山月的身子徜晃，人在半空之際，他那快速的劍刃已斜穿而去，眞是劍術的行家，宛若鈴羊掛角，週天無痕的逼向關山月的小腹。

關山月面臨了三大強敵的快劍，人已彈射而起，誰也沒瞧見他是怎麼運轉身子的，可是手裡的劍已快速的攔下了曹蘭和邵峯的劍，更玄秘的避開了李明的攻擊。

睡仙一劍劃出，劈向邵峯的背後，道：

「三對一，無恥！」

邵峯回身一揮，居然將睡仙震退了好幾步，睡仙心底一冷，這才知道萬字幫三個當家的，個個都是眞正高手，每個人都比自己強上很多。

邵峯怒聲道：

「兄弟！把他們攔下！」

這正是邵峯高明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和曹蘭、李明合力對付關山月，八通、杜老三決不會袖手，如其讓他們加入，不如令自己兄弟攔下這三人，唯有這樣，他們才有機會修理姓關的。

萬字幫兄弟一見三位當家的都出手了，早按耐不住了，此刻邵峯一掉下話，頓時人影晃動，全往八通、睡仙和杜老三殺將過去——

頓時，殺聲衝天，黑暗中全是人影——

千里侯可看準了機會，悄悄向前摸去，他偷偷抓起了一把泥沙，人已向關山月靠近，關山月一柄緬鐵軟劍面對三大高手，毫無一點懼色，他雖感壓力奇重，却還可應付——

突然——

千里侯叫道：

「姓關的，看這裡——」

關山月略略一怔，只覺一蓬黑烏烏的雲霧向自己臉上罩來，一種潛在的意識告訴他，使他瞬快的閉上了眼睛，可是，高手對敵，瞬間即決生死，李明、曹蘭和邵峯可不願失去這稍縱即逝的機會，三柄劍已自三個不同的方向射向關山月的身上。

關山月怒聲道：

「千里侯，你！」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眼睛睜不開了，並且有一陣疼痛傳來，心底一涼，長劍已揮洒而出，濛濛的劍氣和雲遊蒼穹裡金龍般，四週俱是條條寒悚的劍氣——

千里侯大叫道：

「殺呀！他的眼睛睜不開了！」

阿諾正在拚命，聞言大惊，揮刀逼退雲飛鵬，人已向場中射來，吼道：

「兄弟！怎麼啦？」

但，阿諾雖然驍勇善戰，但，雲飛鵬猶在他之上，當他反身疾躍之時，雲飛鵬的劍已扎在他的大腿上，阿諾痛的悲吼一聲，人已跪在地上，而他的刀依然揮向追殺自己的雲飛鵬身邊——

半空裡，只聽見關山月大叫道：

「兄弟！咱們衝吧！」

此刻，他的眼睛已看不見了，僅能用他的耳朵和嗅覺去判斷任何可能發生的危機，他知道在萬字幫和殺手門的圍困下，唯有突圍才是唯一的活路，他相信，自己只要纏住李明這幾個人，憑八通和尚、阿諾和杜老三的本事要衝出去並不是很難的事，他可不知道阿諾已受了傷，否則，他決不會說這種話。

曹蘭揮劍如芒，叫道：

「大哥！他想蹺脫——」

李明和邵峯當然懂曹蘭的意思，兩個人各施了個眼色，聯手將畢生所學發揮出來，硬逼着關山月沒有機會逃離這裡。

千里侯大笑道：

「加把勁，活劈了他吧！」

他的右掌已給關山月敲碎了，用不上劍，左手却完好無缺，一運勁，連着揮出七掌，關山月眼睛洒進了沙子，眼淚不停的流下來，此刻面對的是三大劍手，在眼不能看，僅能用耳聽的情形下，運劍當然不若平時那麼快，千里侯在這節骨眼上突然揮洒出七掌，猝不及防下，背後居然挨了一掌。

砰然聲中，他人已往前栽去——

千里侯大笑道：

「好呀——」

曹蘭可不放鬆這僅有的一點機會，猛然一劍捅下去，關山月在一栽的情形下，單手迅快的支地，「天龍斬」借這瞬間功夫旋了出去，衝向曹蘭和邵峯。

這古怪的玩意兒，萬字幫兄弟那個都見過它的威力，曹蘭只顧殺死關山月却忘了「天龍斬」已平空而至。

李明厲喝道：

「曹蘭！快閃！」

會地一聲清响，曹蘭的一條手臂已活活的給「天龍斬」削了下來，這女子痛的大叫一聲，人已暈翻在地上，鮮血隨着斷裂的手臂而流下來。

邵峯大叫道：

「曹蘭——」

他內心裡早已把曹蘭視爲自己的妻子，碍於二人都是萬字幫的當家的，始終不敢把愛慕之意說出來，此刻曹蘭的手臂已斷，邵峯的內心有如刀割般的悲痛，他已顧不得再追殺關山月，急忙

撲向曹蘭把這女人抱起來，眼裡除了迸射着那股無情的恨意外，並淌下了淚水——

李明一劍射向關山月，叱道：

「姓關的！我們萬字幫跟你拼了！」

關山月一劍斜劈，人已躍起來了，「天龍斬」又握在手裡，他踉蹌的向前撲去，劍影閃處，已有七、八個萬字幫兄弟倒在血泊之中，睡仙緊緊跟在關山月的身後，叫道：

「衝吧！」

幾個人俱拼命的跟在關山月身後，萬字幫和殺手門的人全出動了，在那一片劍光中，一片人海中，關山月像一頭猛獸，八通和尚和杜老三已各自掛了彩，可是他們却拼命的在衝殺着，他們知道兄弟今夜只要落在人家手裡，明日決不會再有機會看見頂頭的太陽了。

千里侯大叫道：

「別讓這幾個熊跑了，那可是放虎歸山……」

邵峯也大叫道：

「大當家的！攔下他，給曹蘭報仇呀——」

鏗鏘悲涼的話聲隨風飄出老遠，萬字幫兄弟眼紅了，殺手門的心也熱了，那一波人衝殺上去，又一波緊跟着追上，雙方在追逐着——

五

東方已透出了微曦，遠處已啼起了雞鳴，關山月在草林子裡終於停下了身子，他的眼睛也終於能睜開了，擦乾了眼裡的淚水，藉着尚掛在空際的星光，關山月的目梢子剛剛掠過自己那身凌亂的衣衫，心裡如雷般的震憾了，那一身原本整齊淸潔的衣服上，此刻居然已被鮮血染紅了，陣陣冷風透體，這才讓他驚覺到自己身上被李明劃了那麼多道，雖未劃破了那裡，但也夠驚險了，他幾乎想問問自己，這一陣衝殺中，他倒底殺了多少人？恐怕連他自己也無法從記憶裡追尋出正確的數字了。

一回頭，關山月猛然看見八通和尚和睡仙斜靠在樹底下，人已疲累的連眼睛都不想睜開了，混濁的喘息聲，可知這兩個人已盡了全身的力道才能脫出重圍。

苦澀的一笑，關山月道：

「阿諾和杜老三呢？」

遠處，只聽一個微弱的聲音，道：

「我在這裡！」

那是杜老三的聲音，他向這邊爬着過來，大夥已看見他身上尚流着血，那一刀砍的眞狠，肉從皮裡翻了開來，連骨頭都看見了，關山月上前，道：

「怎麼樣？傷的不輕——」

杜老三倔強的道：

「不要緊！」

沉沉的樹林子裡除了風嘯和木葉簌簌之聲外，已顯得格外寧靜，關山月幾乎要從地上跳起來，道：

「阿諾！阿諾！」

睡仙大叫道：

「兄弟不好了，阿諾沒逃出來！」

關山月的神情一緊，道：

「我去找他！」

八通和尚坐在地上，此刻像是突然增長了無限力量一樣，一把摟住了關山月的腿，顫聲道：

「兄弟！別衝動，現在咱們只要一露臉，我保證咱們全要死在那些龜兒子手裡，他們一定尚

在附近搜索我們，關兄弟，阿諾雖然沒有跟過來，也未必就是落在他們手裡，我們必須先喘口氣，不然……」

關山月心焦如焚的道：

「八通，咱們都是好兄弟，誰也少不了誰？現在阿諾沒跟出來，一定已落在人家手裡了，我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受罪，無論如何要將他弄出來……」

八通眼裡幾近哀求的道：

「我明白你的心裡，可是，兄弟，你知道，萬字幫、殺手門都不是好惹的，他們比狼比虎還可怕，我若料的不錯，這批龜兒子已設下了陷阱在等着我們上鈎……」

嗯，關山月嘆道：

「明知是陷阱，我也要闖一闖，否則，咱們就太對不起阿諾了，別忘了，阿諾是爲咱們大家拚命，如果我們丟下了他，咱們還能是患難的好兄弟嗎？」

這一番話說的八通、杜老三和睡仙全慚愧了，阿諾是條漢子，是個從不畏懼生死的好漢子，他們曾患過難，也拚過生死，這時刻讓他落在人家手裡，豈不是置道義於不顧，他們全掙扎着站起來了。

八通和尚長吸口氣道：

「好，我們殺過去！」

搖搖頭，關山月苦笑道：

「你們通通給我留在這裡，誰也不准去！」

八通和尚一呆道：

「你要一個人去？」

點點頭，關山月正色的道：

「這裡除了我還有能力一博五外，你們那個還能再出手，杜老三受了傷，你—八通和睡仙已脫了力，有誰能再動手，別跟我爭了，這裡等着我！」

他那份豪情和氣魄令八通、睡仙、杜老三感動的不得了，眞是個義薄雲天的漢子，一個値得別人尊敬也尊敬別人的人，關山月一回身，移步又道：

「記住！我不希望還有事故發生，你們要在這裡休養，不准暗中援助我，因爲，你們的生死才是最重要的，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

說完，人已向外移去，眨眼間，消失在濛濛的曦影裡，他像陣風，來去間都是那麼快速。

× × × ×

遠處，響起了蟬鳴，夏之蟬已綻吐出那嘹亮的第一聲，夏日裡，暖風習習，吹拂在叢叢的樹

林間，綠瓦紅磚的小屋斜倚在山坡上，四處松林聳立，涼風緩來，一個身着粉紅衣衫的少女斜倚在竹攔上，痴痴的望着山脚下的小河，怔怔的出神，她在這裡已不知道站立了多久，只是發呆樣的凝視着河面上的小鵝，雙雙對對的小鴨、小鵝在水裡遨遊自賞，多麼怡淡的一副畫面，良久，這麗姿天生的少女終於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

「人不如鴨、不如鵝，唉，而我……」

是的，人那有鴨、鵝那麼逍遙自在，無拘無束的在水裡戲嬉，追逐在大自然的環境裡，而她，活在一種黑暗而複雜的環境中，永遠無法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當那聲無奈的嘆息和悲涼甫自這少女嘴裡落逝的時刻，在她身旁早已佇立着一位白髮如雲的女人，這女人雖然是頭髮全白，從她臉上絕然看不出有一絲蒼老之態，她臉靨上依然有着一股尙透露着青春的氣息，只是那層白髮令她更顯老罷了。

她微微一笑，拍着小玉的肩膀，道：

「玉兒，又想他了？」

他……是指那個只見過數面的男人，小玉呵地一聲，從失神中醒了過來，蒼白的神色中透出一股紅暈，緩緩低下頭去，道：

「娘……」

小玉的娘，白髮隨風而散，她摟着小玉，道：

「玉兒！娘是過來人，人生體驗比妳豐富多了，如果妳眞不愛飛鵰，那就把婚事退掉，娘和妳爹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沒有情感的婚姻除了痛苦，從來不知道快樂在那裡，我也不喜歡雲飛鵰，除了會討妳爹喜歡外，他那點兒像個男人，就拿上次金佛洞來說吧，如果他愛妳，就該替妳接下三刀天眼的家法，若不是妳這個老娘出面，妳現在恐怕連口氣都不剩了——」

小玉黯然的苦笑道：

「娘！天下知我者唯有妳，爹不愛我，他甚至想置我於死，當然，我也不恨爹，誰叫我幫了姓關的……」

白髮女人眼裡像要噴出火來，恨聲道：

「沒有人性的千里侯，我知道他恨妳……」

小玉一呆，道：

「娘！爹爲什麼那麼恨我？」

白髮女人彷彿知道自己失言，連忙道：

「玉兒！別問這些了，娘要告訴妳一件事——」

小玉哦了一聲道：

「娘！什麽事？」
白髮女人道：
「你爹提了阿諾！」
小玉神情微變，道：
「還好，不是姓關的——」
白髮女人冷笑道：
「這跟抓住姓關的有什麽兩樣，阿諾是姓關的兄弟，妳爹只要守株待兔的等着他，姓關的非上鈎不可——」
小玉神色慘變，道：
「娘！那怎麽辦？」
白髮女淡淡地道：
「我能怎麽辦？你是知道的，我和妳爹已分手將近二十年，我們兩個人誰也不讓誰，這檔子事我挿不上手！」
小玉苦笑道：
「我必須阻止姓關的，千萬別上當！」

白髮女苦笑道：
「玉兒！別傻了，人家未必會聽妳的！」
小玉堅決的道：
「娘！安排一下吧！不論關山月聽不聽我的，我總要盡一分力，畢竟，他是我眞正喜歡的一個男人！」
白髮女對這個女兒的個性太了解了，她知道拗不過她，長吸口氣，道：
「玉兒！你爹知道了會殺了妳我！」
小玉沉默了，千里侯的脾氣她太清楚了，他是個酷冷如蛇的人，任何人在他眼裡都不值一文，誰要敢拂逆了他唯有一死，她知道千里侯再也不會要她這個女兒了！
老鷹岩。
烈日如火樣的照射在塊塊石崖上，酷熱的天氣，連蟬鳴都隱密了起來，在那根石柱上，阿諾已被晒的身上像熬油般的沸騰着，豆大的汗珠已如雨般的滾下來，甚而，他腿上的劍口子血漬未乾的在滴着血，他唇乾嘴裂的已昏昏沉沉，但，這條血性漢子從沒有低頭哀求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快終結，那樣的日頭下，鐵鑄的漢子也會被烈日溶化掉……。
阿諾沙啞的吼道：

「他媽的！千里侯，有種一刀砍了我，這樣折騰你爺爺算是那門的漢子……」

樹底下，兩個看守的漢子，正斜靠在樹幹上打盹，他們的任務就是守着他，決不讓他有死的機會，千里侯太聰明了，只要阿諾提在他手裡，他相信關山月一定會走上老鷹岩，天下九險，老鷹最險，任何人只要進得這裡，決然逃不出去，因爲這裡只有一條路可行，千里侯下了餌，他相信餌下的愈大，魚兒愈容易上鈎——

那兩個漢子根本不理會阿諾的怒罵和吼叫，誰叫這個天太熱了呢，他們寧可打上一陣盹也不願意回答阿諾一句話，那樣似乎是太浪費精神了……

阿諾自吼自叫，人家理也不理他。

烈日似乎是隱斂了不少，山風已自天邊刮起，斜坡上，千里侯伴着四個身穿黃袍的漢子緩緩行來，只要在江湖上玩過幾天的，對這四個黃袍漢子的風聞不會沒有，頭一個便是聞名天下的囘天劍客楚戈，他長的怪異有神，兩綹鬍子如雲般的捲起，行起路來一搖一幌，果然有副不可一世的樣子，隨在楚戈身後的是江狐徐元平，這個人鬼點子最多，一肚子壞水，長相更不厚道，一眼便知不是好人，和徐元平同行的是陰山之鼠黃浩，性喜女色，只要是女人他是不論老小一把抓，江湖中人背後都叫他黃鼠狼，色中之魔，最後一個更是頂頂有名，碎嘴子包大牙，這個人更絕更妙，不但一身功夫絕佳，挑撥是非的功夫猶高人一等，任何大小之事只要從包大牙嘴裡說出來，沒事也會變的有事，而事情會愈鬧愈大，這四個怪客有一共同之處，那就是都喜歡穿黃袍子，所以江湖上只要提起四黃袍，那準是指這四塊料。

楚戈是他們的頭頭，他一邊走一邊問道：

「千里侯！你說這個人眞是用的『天龍斬』——」

點點頭，千里侯詭異的道：

「我還會說謊，李明這幫子人都栽在他手裡，如果不是我眼明手快，只怕也會栽在他的『天龍斬』下——」

楚戈長吸口氣道：

「難道他眞是龍捲風——」

千里侯一怔道：

「龍捲風！是誰？」

楚戈沉思道：

「大漠的守護者，小關——」

千里侯連聲道：

「不錯！他是姓關，但，沒有人知道他是來自漠野，好小子，在野地裡稱雄也就罷了，居然

跑到中原來惹事，哼！他也不想想，中原道上的覇子有那個好纏的，單單一個萬字幫就夠他受的了！」

楚戈神情略略有異，道：

「如果眞的是他，兄弟！我必須要迴避一下，這個人我暫時還不好露面，否則會招來更大的麻煩！」

在這節骨眼上楚戈居然想溜，這倒出乎千里侯的意外，他尚在詫異間，碎嘴子包大牙一裂嘴嘿嘿地道：

「楚兄弟難道也怕了他，平常我們楚兄是怎麼吹噓的，當年在鳥不拉屎的野地裡是如何如何的威風神氣，怎麼啦？那地方才崩出一個姓關的就把你給吓的屁股流尿，你也有點出息好不好，省的讓殺手門的人瞧不起——」

碎嘴子之名果不虛傳，話匣子一打開就嚷個不停，一番話可把迴天劍客楚戈給說的一肚子橫氣，當着恁多道上朋友的面，這張臉實在有點掛不住，他嘿嘿地道：

「老包！你那張嘴就是這麼不討人喜歡，我老楚也不是怕事的人，只不過，漠地裡有漠地裡的法門，雖然我人在中土，也不能壞了土生土長地方的規矩——」

包大牙嘿嘿地道：

「你和姓關的是同條道上的？」

搖搖頭，楚戈道：

「不！我們有點過節——」

包大牙大笑道：

「那不結了，有道是人不死債不爛，那裡丟那裡找，現在怨家碰頭了，咱們就跟他把多年的老帳算一算，姓關的在野地裡也許是個人物，在中土，嘿嘿，那就未必能跟咱們稱斤論兩了，不信，你瞧瞧吧！」

要知碎嘴子包大牙那張嘴雖然很令人煩厭，可是手底下那些門道可不少，他這一吼一嚷嚷，紅狐徐元平和陰山黃浩登時全將目光投在楚戈身上，楚戈心裡只覺滿不是滋味，只有乾笑道：

「你們不了解姓關的——」

黃浩不屑的道：

「要了解他幹什麼？只要一刀砍了他，那不什麼都結了，楚兄弟，你別顧忌了，兄弟們難道還會看着你讓人宰割——」

千里侯打蛇隨棍上，嘿嘿地道：

「楚兄弟！我們殺手門可把你當個人物，却沒想到一個姓關的讓你怕成這個樣子，老包、小

黃、徐兄可全是道上的好友，有了他們，少了你，嘿嘿也算不了什麼！」

這一軍可將的正是時候，迴天劍客楚戈也是個死要面子的人，在這麼多道上兄弟的面前，他就是再多的苦衷，也不能打鴨子硬上了，長聲一嘆，道：

「好吧！咱們就等着他！」

僅僅這段話語間，這些人已走到阿諾的面前，黃鼠狼黃浩眼梢子瞪着晒的快成人乾的阿諾，嘿嘿地道：

「阿諾！你混的回頭啦？怎麼像在烤魚乾一樣，嘿嘿！我老黃還念點舊情，你只要甩了姓關的，咱們就放了你，怎麼樣？」

阿諾眼裡冒金星，呸地一聲道：

「他媽的！姓黃的，我會一刀砍了你——」

陰山之鼠黃浩咚地踢出一腳，笑道：

「這是什麼時候了，你還在玩狠的？」

那一腳踹在阿諾的胸口上，疼的他眉頭一皺，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此刻阿諾早給折騰的去了半條命，黃浩這一腳差點讓他昏了過去，他怒吼道：

「姓黃的，有種跟大爺過幾招！」

黃浩呸地一聲道：

「你配嗎？」

劈歷叭啦的連着三個耳刮子，阿諾的兩顆門牙都給打了下來，他忍着那麼鑽心刺骨的疼痛，眞是打掉牙齒和血呑的硬將要吐出的那口血給嚥進了肚子裡，眼裡彷彿噴出火來，厲聲道：

「我會撕了你這不是人養的！」

黃浩怒叱道：

「還敢嘴硬——」

阿諾的逞強，寧死不軟的脾氣，不但把陰山之鼠黃浩給惹火了，連包大牙都有點手癢了，他見黃浩衝上前去，又要給阿諾幾掌，心裡意念飛閃，一把揪住黃浩，嘿嘿的笑道：

「兄弟！那樣打死他太便宜了……」

黃浩一怔，道：

「老包！你還有更好的玩意？」

包大牙哈哈地道：

「說整人，我有千百種法子，老黃！聽過火燒雞毛這玩意沒有？你只要剝下他褲子，在他那地方放一把火，嘿嘿，這叫做火烤山雞，硬燒雞毛，包你好玩——」

眞狠、眞毒也眞絕，也唯有碎嘴子包大牙能想出這麼陰毒的玩意來，想想看，在阿諾那地方燒把火，那會是個什麼樣的情形，這一招不但黃浩傻了，連千里侯、楚戈這些狠角色都聽呆了，老包就是老包，別人都傻了，他更來勁，伸手去拉阿諾的褲子。

阿諾厲吼道：

「媽的！你會不得好死！」

包大牙大笑道：

「我死不死是以後的事，至少你先捱這一頓——」

阿諾的褲子已給撕開了，眼看着阿諾就要受這空前奇辱的折磨，就在這緊要的一刻，老鷹崖上，突然响起一聲如鬼魅樣的一聲長嘆——

空谷山林，這聲長嘆居然是那麼令人寒悚—

千里侯一震，道：

「是誰？」

迴天劍客楚戈神情一緊，道：

「甭問了，除了姓關的，誰有那麼大的本事能臨近咱們的身邊而不覺，兄弟！咱們等的人可來了！」

黃浩罵道：

「我操！那雜碎在那？」

淡淡散散的一條人影逐漸清晰的向這裡行來，果然是關山月，他依舊是那套沾滿血漬的衣服，面上還是那種蠻不在乎的笑容，頂着烈陽下，關山月的額頭微微滲着汗漬，他眼神是那麼冷凝，沉冷像道寒潭，淡淡逸逸的瞄着阿諾，他知道阿諾吃盡了苦頭，因爲阿諾半邊臉腫的像剛蒸出來的大饅頭，也知道阿諾受了傷，他腿上的劍傷尚在滴血，關山月心裡好氣，好傢伙，你們是這樣對付我的兄弟，阿諾也發現他了，瞇着雙眼，從眼縫裡看見了他這位小兄弟，他果然來了，爲了自己，他不畏生死的來了。

阿諾顫聲道：

「兄弟——」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

「兄弟！別難過，六月的債還的快，他們該還咱們了！」

阿諾顫吼道：

「我………」

關山月點頭笑道：

「我知道，你想自己砍了他們，會的！老鷹崖只有一條通路，他們決跑不掉，咱們會一個個追殺！」

他們兩個倒像聊家常一樣，根本沒把這幾個人放在眼裡，千里侯心裡一陣翻動，他眞該感激上蒼，阿諾這個餌終於鈎上大魚了，千里侯眼裡噴出了火，心裡在一股興奮中又有了一絲震惊，突然間——他想到了問題——

老鷹崖爲天下九險之一，上下只有一條路，自己殺手門的兄弟全守在路上，關山月上山，應該早就被發現才對，爲什麼他來到自己跟前了，守山的兄弟連半點消息都沒傳過來，難道……

千里侯心中一緊，喝道：

「關山月！你是怎麼上來的？」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現在才關心你那幫子好兄弟，千里侯！太晚了，他們也太不中用了，根本攔不住我，你那幫子手下，只有雲飛鵬勉強還算個東西！」

千里侯顫聲道：

「你殺了他們？」

關山月冷哼道：

「殺手門那個不是身揹無數血債之徒，殺了他們也是替天行道，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略略一掃，他已看見了楚戈，楚戈心裡雖然有點毛悚悚的，還是硬着頭挺立在那裡，關山月淡淡一笑道：

「老友！咱們怎會在這裡見面，眞是太意外了，也太不幸了，你應當躲的遠遠的，永遠不要看見我，遇上我，你只有送死的份了！」

迴天劍客楚戈對這位爺是了解多一點，關山月當着他那班子好兄弟的面，給了他一頓難看，他咬着牙，居然尙能忍了，他嘿嘿地道：

「龍捲風！別逼人太甚！」

大漠龍捲風，多响亮的一個名字，關山月是像一陣風，來的突然，宛如虛無的幻影般那麼神秘，千里侯這才知道他是來自大漠的人物，楚戈也是野漠的漢子，也唯有他才能直呼出他的來歷……。

關山月雙目一寒，道：

「楚戈！在姓關的眼裡，你不過是野地裡的一個土狼，現在你那條命已揑在我手裡，如果你想多活幾天，立刻讓出這裡！」

在對方炯炯的眼神下，楚戈居然畏懼了，他瞪着那雙酷冷而畏縮的眼珠子，一時答不上話來

，這節骨眼，他萬萬不能拔腿而走，那樣中原道上，他想混都沒得混了，不走，關山月的神威他比誰都清楚，如果硬幹下來，楚戈還眞不知道這是死是活……。

碎嘴子包大牙看不慣了，他嘿嘿地道：

「怎麼啦？這麼大個人給個孩子唬住了，這小子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人，有啥可怕的，他硬、他狠，咱們也不是省油的燈，老楚！咱們幹了他，看看他那張嘴倒底能硬到什麼程度？」

陰山之鼠黃浩不屑的道：

「兄弟！剁了他！」

他和包大牙合作多年，兩個人神色一動，已互相有了默契，包大牙不但嘴皮子碎，手上功夫更是雜碎，借黃浩一答腔的刹那，手掌已斜斜一翻，六、七點寒星自袖子袖迸射出去，雙方距離近，他突然發動，着實令關山月有點意料之外——

黃浩更不待慢，包大牙的手甫動，黃浩的那口劍已斜斜穿過去，眞他媽的利落，居然連一點徵兆都沒有——

紅狐徐元平逮住了個機會了，叫道：

「老楚！還不動手？」

刹那間，人影閃幌，楚戈的迴天劍迅快如雷的射了出來，千里侯抓準了機會，一腳硬踹了出去。

這幾個人都是當世罕見的頂尖高手，這一出手，眞是風雷俱顫，尋常之徒，那經得起這大的仗陣，但，他們錯估了他們的敵人，那是因爲他們不了解關山月——

關山月長笑一聲道：

「好功夫！」

眞快的動作，眞玄的身法，包大牙的暗器眼見已射在他身上，他手裡不知何時已將「天龍斬」擊在半空，七、八點的寒星全吸附在「天龍斬」的薄刄上，關山月晃動着身影，「天龍斬」已劈向黃浩的長劍，鏘然聲中，附在「天龍斬」上的那些暗器，猛然射向楚戈和包大牙，楚戈警覺性最高，他最先躍了出去，包大牙跟着旋空翻滾，勉強避開了自己的暗器，黃浩却讓關山月的「天龍斬」震退了好幾步——

緊接着千里侯的一腳落空了，關山月眞像他的名字龍捲風一樣，旋激的避敵攻敵，手中的「天龍斬」如幽冥中的拘魂使者，那麼快速而不可預及的盤旋而起，急嗡聲中，追逐着包大牙那躍起的身子——

包大牙如喪家之犬似的，人在空中翻滾，他慘聲叫道：

「媽的！他是看上我了！」

那拿魂懾魄的「天龍斬」像長了眼睛一樣，眞是跟定了包大牙，一個大旋弧，颼地的疾射過去，只見包大牙在半空裡一聲慘叫，一條大腿已給削了下來。

鮮血自空際如雨洒落，一股腥味飄起——

黃浩悲聲道：

「老包！你………」

包大牙慘聲道：

「我的腿給削了………」

底下的話根本吼不出來，人已暈了過去。

楚戈神色慘變，道：

「兄弟！閃………」

黃浩怒聲道：

「閃！老楚！咱們兄弟給廢了！」

但，迴天劍客楚戈對關山月的認識太深了，他了解這位主的厲害和那身無敵的武功，在漠地裡，他已知道關山月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從往昔的接觸中，他知道眼前的這些兄弟決佔不到絲毫便宜，他顧不得黃浩的憤怒，人已往前飄去。

紅狐徐元平一扯黃浩，道：

「老楚說的對，咱們還有機會！」

陰山之鼠黃浩和徐光平是最莫逆的老兄弟，徐元平對任何事都判斷正確，連他都覺得不宜久留，黃浩不堅持了，他鼻子裡重重一哼，人已向外飄去。

千里侯呢？

關山月毀了包大牙的腿，他知道自己那雄霸的「天龍斬」已震懾住了這批雜碎，眼梢子一瞄，他的心刹那間繃緊了，有如一張大弓，拉的他心都要跳出來了。

千里侯已握着一柄顫閃的大刀，站在阿諾的身後——

長刀抵在阿諾的頭上，他只要一運刀，阿諾的頭就會如西瓜落地一樣的硬冷削了下來——

關山月儍住了，他不敢輕舉妄動了。

千里侯吼道：

他這一吼，黃浩和徐元平那奔出的身子倏然停了下來，他們已看見千里侯的殺手鐧了，這一着是關山月最脆弱的地方，千里侯也眞拿捏的準，關山月最重義氣，他決不會捨了兄弟阿諾的命而不顧。

關山月冷冷地道：

「千里侯！你敢動阿諾——」

千里侯大笑道：

「我有什麼不敢的？嗯！關山月！殺手門已給你攪的連個窩都沒了，江湖上如果再任你狂妄下去，兄弟們都別在道上混了，現在，阿諾捏在我的手裡，你要他的命就乖乖的聽我的！」

阿諾沙啞的道：

「我操，兄弟，別理他，你殺——」

千里侯倏地蹬出一脚，踹在阿諾的背上，阿諾痛的悶哼一聲，額際上的汗珠已滾了下來，千里侯厲聲道：

「你想多痛苦點，我就讓你痛苦一輩子！」

關山月聳然動容的道：

「千里侯！別找他出氣，我姓關的還站在這裡呢！」

楚戈的頭也回了過來，他也看清楚眼前的情景了，他佩服千里侯的江湖歷練，居然能捏住關山月的弱點，而自己也該想到了這點，這大好時機居然讓千里侯爭了光彩，他不覺的停下了步，畢竟這也是致關山月於死地的大好時機。

千里侯嘿嘿地道：

「姓關的，你想要阿諾的命，很簡單，我千里侯只要你放下武器，自封穴道，任憑我們擺佈，那，咱們就立刻放了阿諾——」

阿諾可不給關山月有思考的餘地，大叫道：

「兄弟！千萬別上當呀，這些兔崽子可不是守信的孩子，他們全是喝人血的惡鬼，我死了不打緊，兄弟們還要你來領導！」

千里侯一拳搗出，道：

「你還多嘴！」

這一拳打在阿諾的腰眼上，阿諾悶哼了一聲，一張臉立刻變的鐵青，綁在木柱上，全身都在發顫，顯然千里侯這一拳不輕。

關山月的心一顫，道：

「住手！」

千里侯嘿嘿地道：

「我只要再一拳，他這條小命就差不多了！」

關山月凝重的道：

「放了他……」

千里侯冷冷地道：

「這要看你的誠意了，我知道你是個最講義氣的漢子了，不會眼看着你的兄弟死在我的拳頭下，關山月！先封『曲池』再閉『天韻』……」

關山月心神一震，這兩處穴道脈脈相連，若要封死，全身氣血會立刻逆輯而閉，半邊身子卽時痲痺，自己那身武功等於毀了一半，他這才知道千里侯是個何等厲害的人物，存心不給自己有反擊的機會。

他咬咬牙，道：

「千里侯！你會信守你的諾言嗎？」

千里侯大笑道：

「那就要賭賭運氣了，否則，你決救不了你的兄弟，這點你應該比我還淸楚——」

徐元平突然道：

「關山月！你也是個人物，我保證，他會放了你兄弟，畢竟咱們都是道上的朋友，話說出去，總還有個可信度，否則就別在道上混了。」

點點頭，關山月道：

「行！有你老徐一句話，我姓關的認了！」

六

關山月眞是條令人佩服的漢子，話聲一落，他果眞扔了「天龍斬」，揮手點了「曲池」「天韻」兩個穴道，千里侯看的心裡大樂，他雖然滿心的歡喜，但這個人可沒樂昏了頭，他立刻笑道：

「黃兄，查查看。」

陰山之鼠黃浩身形一移，人已搶了過來，揮手在關山月的脈絡處按了按，他是武學的大行家，只要伸手就能測知關山月所說的是否屬實，他哈哈大笑道：

「錯不了，血脈全封了。」

關山月冷冷地道：

「現在，阿諾能放了吧。」

千里侯大笑道：

「當然，當然——」

一僂刀鋒過後，阿諾身上的繩索已給削斷了，但阿諾的身子一鬆，人已向前栽去，扒在地上

，昏了過去。

關山月震聲道：

「千里侯，你下重手。」

千里侯大笑道：

「人我放了，下不下重手，那就不是你能管的了，嘿嘿，阿諾是背叛我的人，他能活麼？嗯——」

關山月憤怒的道：

「姓徐的，這就是你的保證………。」

紅狐徐元平冷冷地道：

「千里侯沒說錯，他遵守約定放人，表示我的保證有效，至於他暗下殺手，那就不在我保證之列了。」

關山月氣的幾乎要跳了起來，他沒想到千里侯和徐元平這麼狡猾，三言兩語就把事情推的一乾二淨，他雙目寒光逼射，凝視著徐元平和千里侯道：

「記住，你倆非死不可——」

千里侯衝過來大笑道：

「你還有機會麼？」

他是頭老狐狸，那會給關山月有自解穴道的機會，伸手又點了關山月身上七八處穴道，他立刻放心了，嘿嘿地又道：

「姓關的，你知道我會怎麼懲處你麼？」

此刻躺在地上的包大牙正好醒了過來，他那條腿全斷了，雖然黃浩給他止了血，但，還是痛的他磁牙裂嘴，他顫聲道：

「剁下他的雙腿！」

千里侯大笑道：

「聽見沒有，老包要先砍了你的腿，這主意不錯，砍了你兩條狗腿子，嘿嘿，你再狠再毒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從此，江湖道上，不會再有你這號人物了。」

他果然揚起了手中的一柄大砍刀，森冷的刀刃有如幽冥的火焰般那麼陰冷恐怖，關山月長笑道：

「砍呀，這樣解決也爽快！」

在這種肅殺的情形下，關山月果然是條不凡的硬漢子，他的眉頭連皺都沒皺一下，依然談笑風聲的絲毫沒將那柄大砍刀放在眼裡，楚戈、黃浩、徐元平俱足狠厲的角色，但對關山月處在這

種情況下依然能談笑風聲，這份功力就非他們能及了………。

千里侯怒聲道：

「很好，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硬還是兩條腿硬！」

刷地一聲，那柄大砍刀已斜捲而起，千里侯可不會留情，他的刀鋒已照準關山月的雙腿劈去，誰都看的出來，千里侯下的手好重。

但在這時——

有人突然冷冷地道：

「你最好先把刀收起來。」

千里侯的心坎彷彿猛然挨了一拳似的，咚地一聲，他居然半途收刀，硬將大砍刀撤了回去，一抬頭，崖上已站著一位滿頭銀髮的女人，他可認得這女人是誰？神情在驟然變動下，道：

「幽幽………。」

那是在金佛洞帶走小玉的女人，也是分別二十年的妻子幽幽姑娘，幽幽雙眸清冷無情，千里侯心神一緊之下，只覺萬般昔年情意紛至沓來的湧進心頭。

白髮女人冷冷地道：

「你沒資格叫我！」

千里侯腦中一清，頓時清醒了過來，道：

「幽幽，姓關的和我有仇，你別插手這件事！」

白髮婦人哼地一聲道：

「我才懶的管你的事呢，要不是小玉一再央求我幫助你，哼，誰會來這鬼地方，千里侯，瞪起眼來瞧瞧，別忘了螳螂捕蟬，還有黃雀在後呢！」

這番話登時使千里侯楞在那裡了，他和幽幽夫人已分別近二十年，兩人雖爲夫妻，實已勞燕分飛，今日突然駕臨此處已是不易，又突然曝出這麼一番話，得確認這頭老狐狸震懾住了，他不禁向四處望去………。

身邊，已聽見了沙沙的腳步聲！

千里侯神情一變，道：

「徐兄、黃兄、楚兄，請攔住來人！」

徐元平身形疾掠，人已站在樹梢上，遠遠一望，神情已變，移身躍了下來，大聲道：

「是萬字兄弟——」

千里侯怒聲道：

「他們來幹什麼？」

遠處響起一聲長笑只聽李明大笑道：

「千里侯，別忘了姓關的和我們萬字幫有不共戴天之仇，萬字幫老三曹蘭的一條手臂還是他廢的呢，姓關的卽然落在你的手裡，你至少也要知會兄弟一聲！」

千里侯大聲道：

「李老大，別想把他搶走，殺手門的兄弟可化了不少的精神才制服他，你們萬字幫不費吹灰之力就想輕易帶走，老兄弟啦，留點交情吧。」

隨著這陣話聲，萬字幫的人影已緩緩浮現出來，李明和邵峯各領數十名漢子將這裡團困起來，那種陣勢一看就知道是志在必得，絕不讓千里侯有半點便宜可佔。

邵峯滿面殺氣的道：

「我們要用姓關的鮮血祭我們的兄弟，千里侯，念在咱們也曾合作過的立場上，你抬抬手吧。」

千里侯冷冷地道：

「邵兄弟，別難爲我，殺手門兄弟也等著姓關的這顆人頭來交待呢，咱們這是打雁獵兔，誰先到手就是誰的？」

邵峯怒聲道：

「你是不賣賬。」

千里侯也冷冷地道：

「你們也太霸了點。」

但，當他目梢子落向兩邊的萬字幫兄弟時，他的心得確是涼了半截，只見萬字幫的漢子個個長弓在握，雪亮的箭簇已架在每人的弓弦上，李明和邵峯只要一下命令，數十道箭簇就會穿空而來。

黃浩怒聲道：

「媽的，萬字幫欺人太甚。」

李明冷冷地道：

「黃浩、徐元平、楚朋友，萬字幫和三位可沒什麼過節，今天我們萬字幫和殺手門的事，各位可不必淌這渾水，三位何不不離開這裡。」

徐元平嘿嘿地道：

「李當家的，在兄弟沒來這裡之前，你說這種話，兄弟決會接受，現在，我們想走也不能走了，因爲我們是千里侯請來的人……。」

楚戈也大聲道：

「對，咱們和殺手門共進退！」

要楚戈是來自漠野的漢子，他那次從自己的地盤上跑來中原道上，就是躲避關山月的追殺，今天，眼看關山月是完了，像是不會放棄殺死關山月的機會，他知道這會姓關的一死，再也沒有能威脅住自己的人，雖然他極不情願和殺手門千里侯攪在一起，在這種情形下，他知道自己已別無選擇了。

邵峯厲聲道：

「諸位是存心和萬字幫兄弟過不去了，我可是話先說在前面，稍時有所閃失，別怪兄弟沒先打招呼了。」

萬字幫在中原道上名列三大幫之一，其勞力早已遍佈大江南北，邵峯口出狂言絕非只是威脅而已憑萬字幫的實力的確能讓楚戈、徐元平和黃浩四面楚歌，往後江湖道上要想平穩行動，只怕是難上加難了，但，千里侯重金禮聘他們，當初他們一口承擔起來，除了那份令人眼紅的厚禮之外，楚戈個人還有一層目地，那就是前來看看傳言中的關山月是不是來自漠野的龍捲風，如果眞是他，他唯有除了這個心患才能從事中原與大漠之間，此刻，人已證實關山月正是大漠的龍捲風他不能讓這個人再活下去，更不能讓萬字幫將關山月刼走。

楚戈冷聲道：

「邵兄弟，我不管萬字幫和姓關的有多大仇恨，人是我們截下的，誰要從我們手中攔人，那就是跟兄弟們過不去，說不得，咱們只有硬拚了。

李明滿面殺機的道：

「你們在找死。」

邵峯嘿嘿地道：

「大當家的，這批混子自以爲已佔了江湖半壁江山了，連咱們萬字幫也瞧不在眼裡了，那好呀！萬字幫就展現點實力給他們瞧瞧。」

李明嗯了一聲道：

「封住路口，我要讓他們一個也下不了山……。」

萬字幫今日除了曹蘭斷臂未來之外，山口山下已困滿了幫中精英，李明的話聲一落，已有箭簇向這裡射來，千里侯睹狀一震，他對萬字幫一向心存顧忌，慌亂之下，朝幽幽夫人，道：

「幽幽，看著姓關的，千萬別讓他跑了，今日大難脫過，往後，我必會補償過去的遺憾……。」

幽幽夫人淡淡地道：

「念在夫妻一場的份上，把他交給我啦！」

千里侯大笑道：
「謝啦！」
人已穿了出去併排和徐元平、黃浩、楚戈站在一起，此刻，雙方已動上手了，萬字幫兄弟在邵峯的統馭下展開攻勢，萬字幫今日眞是有備而來，除了弓箭手之外，外圍猶備了五六十名幫中刼技高手，在箭簇的穿射下，那些殺手已蜂湧而至，將千里侯諸人團團困住。
雙方利時展開了空前的殺伐，頓時殺聲震天！
幽幽夫人瞥了關山月一眼，道：
「年青人，我想問你一句話。」
關山月一怔道：
「夫人有話請說。」
幽幽夫人淡淡地道：
「眼下你身子受限，能救你脫困的唯有我幽幽夫人，但，我幽幽夫人與你無親無故，不會無緣由的放了你，你可願意答應我一件事——。」
關山月冷冷地道：
「夫人，凡事但求心安，我不想答應妳任何條件。」

幽幽夫人聞言一怔道：
「天下之人沒有不怕死的漢子，眼下你已大難臨頭，猶不肯求我助你，年青人，你傲的過份………。」
關山月大笑道：
「自古英雄終難一死，我姓關的落人手中，如果天要絕我，妳也救不了我，如果天不絕我，縱然是刀劍加身也殺不了我，夫人，我從不爲自己的生死難過，妳大可不必要我答應妳什麼。」
幽幽夫人暗嘆一聲，道：
「看樣子我只有將就你了，年青人，你傲的可怕，江湖上只怕你這份傲氣，不知有多少少女爲你瘋狂………。」
她可是個道道地地的女人，數十寒暑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歷練可熟知箇中之味，關山月這種不畏死亡，倔強狂妄的個性正是一般少女夢寐的偶像，她在情海中是個失意，愛所非人，終生引爲憾事，目前雖然年歲不少，但對這種個性的男人猶爲欣賞，幽幽夫人暗中嘆息，更爲小玉的眼光而喝采，也爲小玉的將來而擔憂………。
幽幽夫人手掌突然伸了出去，道：
「記住，我是小玉的娘………。」

關山月只覺這女人的功力渾厚，觸體之下，一股灼熱傳進體內，所有脈絡都鮮活起來，那源源不絕的內力通遍全身，已令所有被千里侯鎖住的穴道通暢起來。

他感激的道：

「謝謝妳。」

幽幽夫人道：

「請隨我來。」

關山月一怔道：

「去那裡？」

幽幽夫人道：

「你不想想見見我女兒小玉麼？」

關山月目光流閃，道：

「我兄弟阿諾……。」

幽幽夫人大聲道：

「帶他走。」

阿諾已傷的連擧足的力量都沒有了，關山月一個移身將他摟在脅下，隨著幽幽夫人向左邊移

去。

幽幽夫人對這裡的環境相當熟悉，她知道如何隱藏自己的身子不被雙方的人發現，轉過兩棵大樹，關山月已踏進林子裡，只看見一雙碩大的眸珠在驚駭中望著自己，他心弦劇烈的一顫，脫口道：

「玉姑娘！」

小玉眼裡的神色瞬間有著太多的變化，她彷彿從失神中清醒了過來，向幽幽夫人道：

「娘！謝謝妳。」

幽幽夫人擺擺手，道：

「我可把他給弄過來了，有話，你們慢慢說，不過，你們可沒有多少時間，妳爹會很快發現我在搗鬼，那時候娘就是有天大的本領，也不能故技重施了。」

說完話，人已站在廳子外面。

關山月心中感嘆良深，道：

「玉姑娘，謝謝妳啦，這次全虧了妳。」

小玉雙眸通紅，低聲道：

「別跟我客氣，我做任何事都是心甘情願的，只是我背叛了我爹，一定會讓他老人家傷心，

只望關公子往後，念在小玉一片苦心，別傷了我爹……。」

這女孩天性善良，她知道自己父親絕非這年青人的對手，往後，她倒不希望父親與關山月之間，有任何損傷，以免讓她抱憾終身。

關山月嘆息道：

「玉姑娘，我不知道該怎麼對妳說，殺手門是人神共憤，即使我饒得了令尊，天道也寬恕不了他……。」

這番話甫出，小玉的眼淚已簌簌抖落下來，她知道父親幹了些什麼事，她知道關山月說的都是實情，可是，千里侯畢竟是她的父親，她喜歡關山月，也愛自己父親，兩者間，她到底該取捨誰？

驀然間——

幽幽夫人沉聲道：

「關山月，你可以走了！」

僅僅這幾個字間，千里侯全身血脈的向這裡奔了過來，他一眼看見了小玉，也看見了關山月，這個老狐狸通紅的目双裡滿佈著一片憤怒的殺意，幽幽夫人似乎已預知會發生什麼事，移身攔在小玉的身前——。

千里侯怒聲道：

「小玉，是妳們母女連手扯我後腿……。」

小玉顫聲道：

「爹，我……。」

千里侯吼道：

「我先殺了妳！」

他像是個沒有理性的禽獸一樣，瘋狂的向小玉衝去，幽幽夫人伸手想阻擋這個曾和自己同枕共眠的老人，但，千里侯的力道太強了，一股大力將幽幽夫人撞倒在地上，小玉彷彿像隻小雞樣的提在千里侯手中，小玉臉腮上覆滿了顆顆淚珠，淒然的道：

「爹，如果殺了女兒能出你心頭那口氣，你就殺了我吧，我絕不會有半句怨爹的意思……。」

千里侯厲聲道：

「真是他媽的可惡，想不到一再出賣我的居然是妳這濺貨，我疼妳、愛妳，換來的居然是這樣，好，小玉，殺手門絕不容許有叛門的人存在……。」

他的手已舉起來了，小玉含著淚垂了雙眸。

幽幽夫人厲聲道：

「你敢動她一指………。」

雖然千里侯已和她分離了將近二十年，但，在內心深處千里侯始終還愛著這個女人，千里侯知自己能變的如此暴戾，幽幽夫人有絕對的關係，若問世間情為何物？情能愛人，也能傷人，愛情可使人奮發厲揚，也可讓人墜入絕谷深淵，千里侯愛這個女人，數十年來，這份情始終沒有變過，但，她對他，却獨無情絲，使千里侯痛苦過，也讓他悔恨過，他創殺手門，殺人反而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慰藉………。

千里侯怒聲道：

「殺了她，妳也管不着。」

幽幽夫人寒著臉道：

「她不是你的，她是我的。」

千里侯呸聲道：

「妳這濺貨，有妳這樣的娘才會有這樣的女兒，今天我就讓妳們母女倆一塊死………。」

拍地一聲，一巴掌已搧在小玉那張紅白嫩紅的臉靨上，小玉從出生到長這麼大，何嘗挨過這麼沉重的毒打，她也不曾看過父親像今天這樣生氣過，挨了這巴掌後，她居然不知道笑，只是傻

楞楞地望著她父親………。

幽幽夫人恨聲道：

「你居然打她………。」

小玉的眼淚突然歇止了，這一巴掌彷彿把養育她數十年的恩情全打碎了，她不知道自己挨了這一巴掌後是該傷心，還是該高興，只覺心裡那層重重的壓力隨著這一巴掌而減輕了許多，五道指痕清楚的從她臉面上浮現出來，她居然不知道疼，這種心理反應，正如一個小孩子做錯了事，被長者責罵過後，認為那件事已過去了，這事的嚴重與否，她全然不會在意。

千里侯狠狠甩了小玉一巴掌後，自己着實也楞住了，畢竟這二十多年來，他不曾粗言粗語的對待小玉，更遑論是動手打她了，前次小玉犯了門規，以門規處置，那也不過是給自己門下一個下馬威，因為阿諾、八通、杜老三和睡仙，也算是殺手門的兄弟，但，如今全叛了他，他不能不借機樹立起了殺手門的威嚴，只望能以小玉為鑑，給自己兄弟一個警惕。

千里侯嘆了一聲道：

「跟妳娘走吧，永遠不要見我！」

小玉雙眸淚水盈動，道：

「爹，你不要我，我不恨你，但，女兒臨去之前只有一事相求，望你能成全女兒………。」

千里侯黯然的道：

「什麼事？」

小玉冷冷地道：

「替女兒退了雲飛鵬的婚事！」

千里侯怒聲道：

「不行，這事是爹做的主。」

幽幽夫人冷笑道：

「你做個屁主，女兒的事由我做主。」

千里侯憤憤地道：

「休想！」

他忽然想起了什麼，轉頭大聲道：

「飛鵬——」

雲飛鵬恰在這時出現」，他彷彿已經歷了一陣長久的拚鬥，疲憊的奔了過來，道：

「師父！」

千里侯大聲道：

「現在我把小玉交給你了，她已是你老婆了，你能否拴住她全看你自己了，往後，我想管也管不着了。」

雲飛鵬一呆道：

「這……。」

他是個很聽話的人，對殺手門更是忠心耿耿，雖然表面上喜怒無形，但還是向小玉行去嚅嚅地道：

「小玉，我是奉師命。」

小玉冷冷地道：

「你要是敢跟著我，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雲飛鵬聞言，果然停住了步子，在殺手門、兄弟們早認定他們是天生的一對，他雖不善言辭，暗地裡早將小玉視爲自己的妻子，今日一見小玉那副冷漠的神情，頓時使雲飛鵬心底涼了透頂，有種失落的感覺。

半響，雲飛鵬苦澀的道：

「好！好！我不跟妳。」

小玉目光突然轉向關山月，含情脈脈的道：

「你能行動麼？」

關山月淡淡地道：

「謝謝玉姑娘，關山月已行動自如了。」

小玉點點頭，道：

「那好，快帶阿諾下山吧，萬字幫雖然整個山困住，我相信他們絕困不了你，但願咱們往後還能見面……。」

千里侯可不知道關山月的穴道已解，適才他沒將關山月放在心上，是因爲他知道關山月已沒有能力動手了，如今小玉突出此語，這個老狐狸心底頓時一涼，他想到幽幽夫人了，只有幽幽夫人知道他下的鎖脈重手的解法，他怒吼道：

「是妳……。」

幽幽夫人冷冷地道：

「你能鎖，我能解，千里侯，你最好識相點，這裡雖是殺手門的窖口，但，如果我和姓關的連起手來，憑你那點道行，只怕攔也攔不住……。」

千里侯大叫道：

「我好恨！」

就這幾句話語間，楚戈和黃浩已噗地朝這裡飛躍而落，他倆身上已經掛彩，顯然剛才是歷盡一番慘烈的拚鬥，楚戈喘聲道：

「千里侯，老徐還在挺呢，萬字幫的人太多了，如果咱們不是佔了地利，兄弟們早就全躺下了，目前，咱們是退是拚，你不能只顧站在這裡說話。」

千里侯怒聲道：

「飛鵬咱們的人呢？」

雲飛鵬惡狠狠的瞪了關山月一眼，道：

「還有百來個兄弟，全隱在樹林子裡，眞要硬拚，只怕會全部陣亡，依我看，咱們就把姓關的交給萬字幫，反正萬字幫也不會輕饒了這龜兒子！」

千里侯一怔，嘿嘿地道：

「主意雖好，但要有條件——」

楚戈斜睨了關山月一眼，道：

「千里侯，有話咱們跟萬字幫說去。」

萬字幫凶悍的已衝過來了，千里侯是頭老狐狸，他知道憑殺手門和楚戈這夥人絕非他們的敵手，他也知道關山月至今猶沉默不語，一定是在暗中運功，此刻若把他交給李明處理，萬字幫定

會吃個悶虧，因爲他們絕不知道幽幽夫人已解了他的脈穴，千里侯眼珠子一轉，已喝道：

「住手！」

李明嘿嘿地道：

「千里侯，你終於想通了。」

千里侯大笑道：

「當家的，咱們本來就是好朋友，何苦爲了他一個人傷了和氣諾，人在這裡，你要帶他走，盡可過來拿人，不過，殺手門有點小小的意見——」

李明點點頭道：

「說吧！萬字幫不會讓你失望。」

千里侯嘿嘿地道：

「姓關的跟殺手門仇深似海，交給貴幫後，只希望貴幫能儘速掛了這小子。」

李明大笑道：

「好，這簡單。」

雙方頓時化解了剛才的誤會，邵峯最恨關山月，他要爲曹蘭那隻手討回公道，一聽殺手門已放棄了關山月，人已搶了過來，道：

「交給我！」

萬字幫早知道關山月已給千里侯鎖了脈穴，此刻與普通人無異，邵峯一衝過來，關山月冷冷地道：

「邵峯，別碰我！」

邵峯哼地一聲道：

「你還有什麼仗持，姓關的，我只要兩根指頭就能捏死你，你還想再神氣，時代過了。」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會後悔的。」

邵峯眼珠子紅了，他恨的一咬牙，一巴掌向關山月的臉上摑來，誰都看的出來，關山月絕躲不過邵峯這一巴掌，小玉和幽幽夫人站在關山月身後，看的神色一動，果然，關山月出手了，他的掌更快，碰地一聲，擊在邵峯胸口上，邵峯仰天一聲慘叫，人已手空飛了出去，連噴三口鮮血，抖顫的抓在地上，萬字幫兄弟急急忙忙把他扶起來，邵峯已是胸前沾血，臉色蒼白無色。

李明大晾道：

「千里侯，這是怎麼回事？」

千里侯大聲道：

「我不知道呀，他明明給我鎖了穴………。」

李明目露殺機，大聲道：

「你們串通好了，千里侯，我萬字幫跟你們殺手門勢不兩立，兄弟們殺吧，咱們不再留情了，剛才動手我們始終沒下重手，現在大夥不再客氣了。」

幽幽夫人目睹此狀，一掌拍出，叱道：

「李明，你是什麼東西？」

她這一出手，千里侯暗中叫苦，他知道誤會更深了，天下人都知道幽幽夫人是他老婆，她這一動手，萬字幫更咬定了他和關山月串通，邵峯一傷，萬字幫有若瘋狂般的衝殺過來，雲飛鵬立刻召呼他那些兄弟。

雙方又殺在一起，楚戈、徐元平和黃浩這次可沒那麼輕鬆了，萬字幫勢如瘋狂，已因邵峯被傷而憤怒不已，個個都在拚命，逼得徐元平等人節節而退。

楚戈眼見苗頭不對，低聲道：

「兄弟，咱們眞要爲殺手門拚了老命！」

徐元平低聲道：

「咱們是——」

此刻各懷鬼胎，關山月可不同了，他已尋回自己的軟劍，天龍斬又發揮了凶厲，眨眼間，已有十餘條萬字幫漢子倒在血泊之中，李明更是心痛極了，領著七八條漢子朝關山月猛力搶攻。

小玉急了，低聲道：

「你還不走，難道眞要死在這裡。」

關山月腦中一清，人已撲向阿諾，阿諾那滿身的傷使他空着急，這麼熱鬧的場面，他居然絲毫動彈不得，一見關山月撲來，嘆道：

「兄弟，我眞沒用！」

關山月淡淡地道：

「我了解你的心情，別想那麼多，往後，你還怕沒有機會麼？」

兩個人已撲向林中深處，幽幽夫人對這裡路徑相當熟悉，她遠遠指引著關山月，人已漸去。

萬字幫兄弟終於發現關山月走了，立刻有人吼道：

「正主跑了！」

李明望著關山月的背影，冷笑道：

「他跑不了，咱們的暗樁會盯死他們………。」

遠處，尚飄來零碎的喊殺之聲，但已漸漸稀了，關山月步子放緩，已下山了，阿諾一路上居

然靜的出奇，關山月詫聲道：

「阿諾，你怎麼啦？」

阿諾沒有回答，關山月心裡急了，低頭一看，只見阿諾在自己脅下，已暈了過去，他這才想到阿諾受的傷太重了，眼下四野茫茫，何處能治阿諾的重傷？關山月心裡焦慮，暗中一運氣，一掌按在阿諾的 泉穴上，阿諾身子一顫，雙目睉了一睉，啊地一聲，口裡噴出一口血痰，關山月輕聲道：

「阿諾！阿諾！」

空中突然傳來一聲輕笑道：

「年青人，你想要他的命！」

關山月一怔，朝發聲處望去，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老太婆提著一隻菜藍子站在關山月的身前，關山月啊了一聲，道：

「老夫人！」

他這才感覺到這老女人的身手好輕靈好快，臨近了她的身邊他猶未發覺，這老太婆斜睨了暈睡過去的阿諾一眼，乾躩的嘴唇一裂，道：

「他的外傷雖然不怎麼樣，但，內腑却受了很大的震盪，你雖然給他內力，不但不能治好他，還會使傷勢惡化，年青人，你這是送他早點上路。」

關山月心神一震，道：

「老夫人果然是行家，一眼就看出來了，可是在下對醫道一知半解，在這荒郊野外又找不到大夫，只怕我這個朋友活不過今晚了！

嗯！老太婆淡淡地道：

「交給我吧！」

關山月一怔道：

「交給妳——」

老太婆嘿嘿地道：

「我治病是有條件的！」

關山月大聲道：

「只要能治好我這位兄弟的傷，任何條件我都答應。」

老太婆不屑的道：

「年青人別把話說的太滿，我的條件可不容易！」

關山月大聲道：

「兄弟生命重於我生命，老夫人妳儘管治吧。」

老太婆嘿嘿地道：

「那好，三天後，他必能生龍活虎般的跟沒事一樣，年青人，跟我來——」

說完話，已向一座小山邊行去。

這老太婆敢情是孤獨的老女人，依山搭了間竹籬小屋，雖是小屋，却也三間陋室，關山月將阿諾輕輕放在竹床上，守在阿諾身邊緩緩睡去，而老太婆自進屋後再也沒有來過，關山月經過一日殺伐，不知不覺睡沉了……。

半夜裡，關山月欲睡中，只覺身邊傳來一陣吵雜，他緩緩睜開雙目，只見床上空無一物，阿諾已不知去向，心裡一驚，循聲擊去，只見阿諾整個人光溜著身子，被人浸在一個大木桶裡，而桶裡熱氣四溢，淙淙水聲不時傳來，那個老太婆却蹲在木桶邊，正劈著木材，關山月心裡十分好奇，正要跨進這半間屋子，已聽那老太婆自言自語，道：

「你要敢進來偷看，我就讓阿諾死在這桶裡……。」

關山月一震，道：

「老夫人，這是爲何？」

老太婆嘿嘿地道：

「關山月，你眞不認識我？」

關山月心弦直顫，他絕沒想到這老太婆在瞬間的態度變化的這麼快，先前還是那麼可藹可親，一夜間，那口音和態度，完全變了個人，他沉思了半響，道：

「老夫人，咱們確實不認識……。」

老太婆哈哈大笑道：

「你眞健忘，不過，我不怪你，因爲你是太忙了，由大漠跑來中土，這段路程不近啊……」

關山月神色開始凝重了，從這位老太婆的口吻裡，他已斷定此女必是來自同一地方的人，否則她不會知道的那麼多，但，他縱橫野漢，實在想不出她是那號人物，關山月沉思道：

「妳到底是誰？」

老太婆大笑道：

「連我的口音都聽不出來，你眞是個負心漢子……。」

關山月心神一震，最後那句話讓他想起她是誰了，他幾乎要跳起來，大叫道：

「你是苗婆！」

老太婆一連串長笑，忽然摘下那滿頭的假髮，露出一頭烏溜溜的長髮，臉上的化粧也隨著她的剝落而展露出一張笑容可掬的臉龐，她是個有野性的少女，一個能透著標悍之氣的女人，她大

笑道：

「看看我，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關山月大笑道：

「苗婆，妳怎麼會來這裡？」

要知道苗婆可是關外金沙牧場的大小姐，是個具有代表性的大野少女，不但有著漢子的豪爽，也具有漠野女人的風味，關山月認識苗婆已有好幾年了，他看過她馳騁野地，射過大鷹、殺過凶狠，那種悍勇的神姿令多少大野英雄爲她醉心過，爲她狂烈過！

苗婆嘿嘿地道：

「來找你呀！」

關山月大笑道：

「野地兒郎多如泥沙，妳找我幹什麼？」

苗婆哼了一聲道：

「我不來這裡，你那位兄弟還能活麼？」

那倒是不錯，苗婆的一手醫術在大野是出了名的，此女年歲雖然不大，在她手裡活過來的人可不少，關山月瞄了木桶裡的阿諾一眼，阿諾果然醒了過來，正用一種詫異的目光望著他們。

關山月關心的道：

「阿諾，怎麼樣？」

阿諾長吁口氣道：

「不疼了！」

關山月點頭道：

「那好，苗婆說過，三天後你又是個生龍活虎的漢子，你安心靜養吧。」

阿諾點頭道：

「多謝這位姑娘！」

苗婆閃動著大眼，道：

「你是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能和龍捲風交朋友的人一定不是壞人……。」

關山月沉思道：

「苗婆，妳找我有事——」

苗婆臉上那股歡愉之色突然間消逝了，她彷彿歷經過一段慘痛而淒厲的痛苦樣，眸珠裡竟然浮現著一注盈盈的淚水，半響才道：

「你知道金沙牧場……。」

關山月心頭彷如壓著一塊巨石般的沉重，道：

「牧場怎麼樣了？說呀！」

苗婆苦澀的掉下了眼淚，顫聲道：

「全毀了。」

關山月大叫道：

「全毀了，毀在誰手裡？是這恁地大胆！」

苗婆大聲道：

「長毛、老黑、巴格魯……。」

關山月的眉頭一皺，冷笑道：

「我明白了，他們不是針對金沙牧場，完全是冲著我來的，苗婆，別難過，血債血還，這些人還不成氣候，我們會回去找他們算帳！」

苗婆泣道：

「你懂個屁，他們知道你跑來中土，逼著我在大漠呆不住，一路上，他們派人盯著我，不出三天，我相信他們會找來這裡，他們的目的是殺你——」

關山月不屑的道：

「憑這幾個孤魂野鬼，我還沒放在眼裡！」

苗婆大聲道：

「你錯了，他們的主是神力法王，北漠的頂尖祖師，爲了不讓你龍捲風還有再脫逃的機會，不但命楚戈先來中土佈局，一路上，還另召人手……。」

關山月的心弦劇烈的震顫了，神力法王是大漠裡最傳奇的人物，他一身紅毛袈裟，是他的招牌，一身武功更是玄中之玄，傳說黑道中人皆爲其所用，門下弟子更是數不勝數，這次他親自出動，先毀了金沙牧場，再逼殺苗婆，其手段無非就是逼自己出面，關山月心念至此，暗中一咬牙，道：

「咱們等他來！」

苗婆急聲道：

「憑你我兩個人，我的爺，你還是走遠點，這個法王可沾不得，讓我看，咱們暫時避開算了。」

拍拍頭，關山月冷笑道：

「那不是最好的方法，苗婆，我這個兄弟的傷最遲什麼時候能痊癒，我們必須換個地方！」

苗婆淡淡地道：

「憑我家傳的傷葯，已把他的外傷治好了，我再給他服兩帖內服葯，保證他晚上就能沒事了，不過，咱們只不過是三口人，要對付那麽多人，只怕不是容易的事！」

木桶裡的阿諾聞言道：

「別怕，苗姑娘，我們兄弟都是不怕死的漢子！」

他忘了自己舊創未癒嘴裡說著話，人就想從木桶裡站起來，一陣劇疼襲體，阿諾皺著眉頭又坐回了桶裡，惹的苗婆一陣大笑——。

七

斜月如鈎，寒星如銀，滿天的灰白，苗婆燒起了一堆柴火，搬出了一罈濃烈的燒刀子，杜老三和睡仙善飲，兩人聞了酒味，酒虫子就快爬到喉嚨管，苗婆更是酒中之仙，豪飲之狀絕不遜於杜老三和睡仙。三個人三碗酒就在火光相映下，彌彌快的暢飲起來，而阿諾今夜顯得特別安靜，斜坐在樹幹下，一塊布不停的拭揩著他那柄大刀，刀已夠亮夠寒，寒的像要冰透了人的心裡，八通始終未發一言，心頭裡彷彿壓了塊重鉛，盤膝坐在那裡，雙手合併，暗中調息著，這些當中，最優閒的要算是關山月了，他撫著小黃的頭，嘴裡輕哼著小曲，那隻大黃狗彷彿很懂得主人的心意，扒在那裡舐著關山月的手指，像是在安慰牠的主子做的，風自林梢上飄過，簌簌的枝葉聲不時傳來搖曳音符，這情景有點像山雨欲來，靜謐中又透著一股逼人的殺氣……。

苗婆的臉像蘋果，紅的迷人，紅的可愛，雖然她有千杯不醉的海量，但，眼神裡還是有些紅潤，偶而，她會回過頭去望望她心裡的這個男人，一顆心在酒意下顯的更熾熱了，她端起碗，緩緩移過身去，低聲道：

「你不喝一碗！」

搖搖頭，關山月淡逸的道：

「在辦事之前，我是不沾酒的，妳知道，酒能誤事，酒能讓人腦子不清醒，尤其是對付神力法王這種人，不保持極度的冷靜，極可能毀在這樣敵手的手裡！」

苗婆大笑道：

「我跟你不一樣，愈能喝酒愈會殺人！」

關山月笑道：

「沒有信心的，那是拿酒壯胆！」

苗婆哼聲道：

「你說我胆小，哼，姓關的，我知道在你眼裡我是個野女人，當然不如你那個小玉姑娘了，小玉，多美的名字，誰會像我苗婆，好醜的名字，當初我爹娘給我取名字就取錯了，何不也來個小玉、小紅的！」

關山月一震，想不到苗婆甫來中土，便知道小玉這個人了，小玉和苗婆之間，果然有著極大的差異，一個溫柔多情，婀娜多姿，一個粗礦豪放，不輸兒郎，如果說苗婆是朵玫瑰，小玉就是百合，兩個人的個性有天壤之別，却都清新可愛，關山月苦笑道：

「苗婆，妳見過小玉！」

苗婆哼的一聲道：

「誰希罕見她，長在脂粉堆裡的女娃，我不認識！」

醋勁眞大，酸味更濃。

長吁口氣，關山月嘆道：

「妳認識她後，會覺得她是個很不錯的女人。

苗婆聞言一瞪眼，正想多說幾句，那隻大黃狗的耳朵，忽然豎了起來，鼻子裡噴了幾口氣，喉間已發出了聲音，這是警訊，牠已站了起來，關山月冷笑道：

「他們來的眞快！」

苗婆殺氣盈肩，道：

「來吧！看看誰會怕了他們………」

遠處，響起了衣袂飄閃的聲音，阿諾的眼珠子忽然一亮，手中那塊布已扔了出去，那柄閃閃生光的大刀已斜斜的舉了起來，那是他殺人的前兆。

八通一躍而起，道：

「兄弟，有多少人？」

關山月鼻子裡一哼，道：

「不會太少，聽脚步聲，少說也有十來個！」

話語間，四處已現人聲，從林梢間已飄來七八個漢子，睡仙一脚踹了那堆火苗子，手裡的大碗已扔了，叭地一聲，碗片兒砸了滿地，他大聲道：

「老杜，酒夠了，該殺人啦。」

杜老三嘿嘿地道：

「急什麼？那些龜兒子要送死，誰還會饒了他們！」

兩個人在大笑聲中已站了起來，四隻目光注視著四週的人影，最先飄落的漢子像是從油鍋裡爬出來一樣，一身皮靠油光光的，那頭長髮幾乎要披在肩上，一雙眼珠子又凸的像要掉出眼眶外……。

關山月大笑道：

「長毛，久違了，眞想不到你不在大野當鬍子，居然跑來這裡送死，我眞替你難過！」

長毛哼地一聲道：

「姓關的你少他媽在那裡假仁假義，我兄弟要不是栽在你手裡，何苦連個容身的地方都沒有，你他媽的佔了便宜，溜到中土，眞以爲我兄弟沒轍了！」

淡淡一笑，關山月道：

「你能追來這裡，可見你們用心良苦，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一定不會讓你們失望。」

隨在長毛身後的就是巴格魯和老黑，這兩個人幾乎恨透了關山月，臉上浮露著野地漢子的彪悍和凶惡，俱惡狠狠的瞪著關山月，巴格魯的手已按在劍上，雙方大有一觸卽發之態，但，老黑倒很沉得住氣，叫道：

「老巴，急什麼？今夜他是咱們網中之魚，咱們愛怎麼捏就怎麼捏，待會兒法王到了，你還怕沒有機會零剮他身上那四兩肉！」

僅這短暫的時間裡，人已全部現身了，關山月料的果然不錯，有著二十來個，只是神力法王還沒露臉。

阿諾面上忽然一冷，嘿聲道：

「他媽的，你們是那裡來的野雜碎！」

他的話聲很高，幾乎是人人都能聽見，刹那間，所有人的目光全投在阿諾身上，阿諾的刀在半空裡一劃，又大叫道：

「看什麼？不服氣的盡可上來。」

老黑冷笑道：

「怪不得你那麼篤定呢？姓關的，你還請了那麼多的朋友，哼，看樣子，這些都是中原道上

的漢子，可惜，他們是自不量力，居然敢強自出頭！」

淡淡一笑，關山月不屑的道：

「老黑，神力法王不是塊鐵招牌，在這裡嚇不住人，我這些兄弟全是血性中人，待會兒，你會知道中原道上兄弟絕不會遜於野地漢子！」

呸，老黑冷笑道：

「你少吹噓！」

那曉得他的話音甫落，阿諾那柄大刀，有如一溜迸射的寒星向老黑猛然劈了過來，那熟練狠厲的刀法，果然有著相當的威力，老黑大叫一聲，疾速往後一退，鋒刃從他面靨上飄過，冷颯的寒意令他心神俱顫。

阿諾不屑的道：

「有種硬接我這一刀！」

老黑憤怒的道：

「他媽的，待會兒我會宰了你！」

阿諾連正眼也不瞧老黑一眼，突然道：

「兄弟，咱們還等什麼？」

關山月凝重的道：

「神力法王——」

阿諾大聲道：

「那是這批爛貨心目中的王牌，也是咱們的尅星，兄弟，咱們何必那麼傻，在能撈本的時候何不先撈幾個，動手吧！砍了他們，那個法王再有本事也奈何不了我！」

苗婆大笑道：

「阿諾，好主意！」

她很清楚神力法王的威力，如其等神力法王不如先砍了這些雜碎，但關山月却知道神力法王早已來到左近，此刻他不過是在暗中觀察自己而已，自己只要稍露任何弱點，憑法王那身功力一定有辦法置自己於死地。

他沉思道：

「兄弟，別急，這些人不足爲憂，眞正可怕的是那個神力法王，這個人在大漠裡還有點門道，我相信他正在偷看我們沉不沉住氣！」

睡仙聞言大叫道：

「眞有出息，他也會偷窺！」

巴格魯怒聲道：

「你少胡說。」

睡仙不屑的道：

「堂堂一派之尊，也幹這種偷雞摸狗的事，如果這種人也能成爲一派之主，我就是他的老祖宗了。」

巴格魯吼道：

「你侮辱法王！」

他是個較不用腦筋的人，神力法王在這老粗心裡像尊神樣的被尊重，一聽睡仙語有不敬，早已怒火高燒，厲吼一聲，朝著睡仙猛地衝殺過來。

但，阿諾的大刀更快，巴格魯的身子也不過是一起，人猶在半空，阿諾的大刀已迅快的劈了出去，只聽噹地一聲，巴格魯人在半空，倉促間，硬接了這半途而來的一刀，人已被震翻在地上，巴格魯這才一驚，憑他超人的臂力，居然接不住阿諾這隨手一刀，他這才曉得關山月這批兄弟絕非想像的那麼脆弱，個個功力絕不在自己之下。

巴格魯一呆道：

「好刀法。」

他的手在發麻，他的心在狂跳，一雙眼珠子不瞬的瞪著阿諾，他眞看不出來，眼前這個漢子居然能讓自己寒心，而那超絕的腕力更是自己所望塵莫及的！

長毛大聲道：

「老巴，別急，法王來了，再跟他們算帳！」

驀地——

空中響起一陣淒涼的簫聲，老黑，巴格魯長毛的精神俱是一振，其他的漢子更是肅然起敬的恭身直立，彷彿在迎接何方大神般的凝重，他們那種神情看在關山月眼裡，暗中也是震駭，想不到神力法王在這些人心目中有這麼崇高的地位，可見神力法王果非常人。

杜老三嘿嘿地道：

「幹嘛，是送終呀！」

這話十分逆耳，人人都扭轉過頭，惡狠狠的瞪了杜老三一眼，老杜酒喝足了，摸了摸自己腰中的劍，仰天大笑道：

「漢子們，爺在這裡，有種過來吧！」

那一縷簫聲忽然光厲起來，優揚中透著淒涼，淒愴裡又露著一股令人能感覺出的無邊殺機，苗婆彷彿十分害怕，她緊緊貼在關山月的身後，顫聲道：

「那一天，也是這陣簫聲，金沙牧場便在簫聲下全毀了，我爹、我娘，還有場裡的上百兄弟，都給他們殺了，而我，他們有意讓我逃走，因爲他們知道我一定會來找你，跟著我，絕溜不掉你……。」

那一夜的慘痛回憶又重新展現在眼前，她曉得這縷簫聲的酷厲和毒邪，只見老黑、長毛和巴格魯以及那些漢子，個個臉上顯露著無比的興奮和狂熱，彷彿遇上了平生最狂熱的事情一樣，個個都在手舞足蹈！」

關山月淡淡地道：

「苗婆，這裡的人都是攻殺牧場的人！」

點點頭，苗婆恨聲道：

「幾乎全去了。」

長吸口氣，關山月大聲道：

「那咱們就討回來。」

雖然自他嘴裡僅僅吐露出這七個字，可是字字如錘般的敲在每個人心裡，那縷淒涼的簫聲彷如遇上阻力一樣，略了一歛，其音已不如先前那麼銳厲了，長毛和老黑同時一凜，關山月這一吼，令他們那顆狂熱的心驟然間遇上寒冰一樣，不再那麼興奮，老黑叫道：

「恭迎大法王！」

一到六個人，四個黃衣漢子各捧著一柄長劍當先開路，那位神力法王光禿著大圓頭，身着一件大紅袈裟，手裡握著降雲杵，一晃一搖的行了過來，點在法王身邊的正是那個奉命來中土佈局的楚戈，神力法王的簫已收起來了，在衆人的擁簇下，他威風的站定了身子。

楚戈瞄了關山月一眼，道：

「法王，那位就是龍捲風關山月，關少主！」

他已嚐過關山月的苦頭，對這樣的漢子已不敢言辭不敬，神力法王的雙目驟然間投落在關山月的身上，雙目開合間有股凜然的神光投射出來，他始終沒發一言，但，梢子一直盯在這年青人的身上，半響才道：

「果然是個人物！」

在神力法王面前，能被誇讚的人不多，楚戈、長毛、老黑和巴格魯都是法王門下弟子，他們跟隨法王多年也沒被稱上一句，而今日，他只和關山月頭一回朝面，言下已有讚賞之意，可見關山月果然有點不凡。

關山月淡淡地道：

「那裡，法王才是神力無邊。」

神力法王仰天大笑道：

「小子，你的確有點可愛，我很欣賞你，如果你能投入本法王門下，他們的事就一筆勾消，我念在你這身功夫來自不易的份上，讓你成爲天下第一漢子！」

關山月大笑道：

「多謝法王厚愛，可惜在下無福消受！」

神力法王眉頭一皺，大鐵杵在地上一柱，道：

「這可是你得天獨厚的大好機會，多少人想要投在本法王的門下，本法王還不收呢，關山月，錯失大好良機，你會永生後悔，別怪本法王沒有事先告訴你！」

關山月搖搖頭道：

「免了吧，我沒有興趣。」

楚戈聞言，道：

「法王，這小子犯濺，把他當人，他扮鬼嚇人，這種不知好歹的東西，你還收他幹什麼？咱們來的目地是幹了他，法王，別跟他囉嗦了！」

神力法王雙眉一軒，道：

「住嘴，是殺是留由本法王決定！」

楚戈吓的一哆嗦道：

「是！是。」

神力法王雙目如刄，道：

「關山月，你最好多想想。」

堅定而不屑的一昂頭，關山月道：

「不用想了，我不希罕！」

神力法王神色略變，他縱橫大漠，能和他相抗的人不多，他地位尊崇，黑白兩道那個不敬他三尺，關山月不知天高地厚，一再頂撞他，在這麼多弟子面前，他的確有點沒面子。

嘿嘿一笑，神力法王大聲道：

「有種，有種，關山月，雖然我們沒有緣份，本法王還是敬重你是一條漢子，如果你不幸死在本法王手裡，本法王會替你超度三天！」

關山月大笑道：

「法王，我先謝了。」

阿諾鼻孔裡一哼，冷笑道：

「好狂的傖禿！」

他的話音不高，可是却人人聽見，神力法王更是字字入耳，這個大番僧的耐性並不是很好，他斜睨了阿諾一眼，冷冷地道：

「那個人是誰？」

楚戈望著阿諾道：

「他叫阿諾，是關山月的兄弟，此人對姓關的忠心不二，法王，這裡的人絕不可留，咱們要乾淨俐落，千萬別留下後患！」

神力法王嗯了一聲道：

「那就先拿那個叫阿諾的開刀，他有勇氣在本法王面前逞英雄，一定也有兩把刷子，長毛和老黑，你們把那小子給我弄過來。」

長毛一移身子道：

「好。」

在神力法王的法喻下，長毛和老黑只覺精力充沛，殺氣燃胸，兩個人身形捷如流星，快速的向阿諾撲去，阿諾目睹這兩大高手向自己撲來，仰天一聲長笑，八通和尚怕阿諾有所閃失，叫道：

「留一個給我！」

那知阿諾沉聲道：

「八通，你一邊站，這兩個沒娘教的東西交給我啦！我要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做阿諾刀法。」

他個性倔強憨直，一向言口如一，八通了解他那種倔傲的脾氣，果然停身未動，阿諾彷彿是猛獸一樣的凶烈，長刀一溜，迎著長毛和老黑的身子硬生的劈了過去，長毛和老黑初入中土，尚未與人交過手，陡見阿諾這麼神勇，心底着實一涼，在神力法王的面前，兩個人各顯苗頭，誰也不願意落在對方之後，兩柄劍幾乎同時撤了出來，雙雙向阿諾劈去。

阿諾就是阿諾，他有拚命的勇氣和不畏死的精神，對長毛和老黑的來劍根本不閃不避，依然是長刀揮洒，硬往兩個人身上推砸，長毛和老黑的劍固然可以傷了這個拚命的阿諾，但，阿諾的刀也一定能砍了兩人，在勇氣方面，長毛和老黑就不如他太多了，兩個人吓得各自移閃，而阿諾反而是追逐他倆了。

神力法王看的眉頭一皺，怒聲道：

「沒用的東西！」

長毛和老黑一聽神力法王開了口，兩個人的臉登時脹的如同豬肝色，憤怒中即羞又愧，兩道劍光已斜著穿過阿諾的刀影裡。

阿諾大笑道：

「這才像個樣子。」

長刀斜斜一轉，叮然聲中，已將長毛的劍給砸開了，阿諾絕不會放過任何可乘的瞬間機會，長毛的劍一盪他的刀忽然斜空裡吹勢一轉，猛地砍向老黑，老黑料不到他變招的勢子這麼快速，劍勢尚未盡出，對方長刀已至，吓得他疾速撤身後退，但，阿諾的刀自成一法，上下數殺，一招盡出，絕無予對方有後退的機會，雪亮的刀已砍向老黑的額際上。

老黑睹狀大惊，只見血光一閃，阿諾這一刀沒砍在他頭上，却從肩胛骨那裡劈了開來，他慘叫一聲，一條臂膀已和身體分開了，那瀟洒的血注洒出老遠，老黑痛的猛在地上翻滾，沙啞的吼著叫著………。

長毛顫聲道：

「法王，他砍了老黑！」

神力法王眉頭皺了皺道：

「他該死，長毛，殺了他！」

長毛一楞，怔在那裡，「殺了他」神力法王可沒說的很清楚，法王到底是要他殺誰？是阿諾？還是老黑？他怔怔的道：

「法王，你是指………」

神力法王怒聲道：

「把老黑殺了，他活著不如死了，這種人留著只有給本法王丟人，就是讓他再回大漠，他也活不下去，長毛，你還不動手！」

老黑顫聲道：

「法王，饒命！」

神力法王把頭轉了過去，長毛揮起劍來，泣道：

「老黑，別怪兄弟不夠義氣，只是法王說的也有道理，你老兄還是早點上路吧！」

長劍一斜，老黑慘叫一聲，那一劍正戮在他的胸口上，只見血光崩現，蓬蓬血雨四散濺起，流了滿地………。

關山月的眉頭一皺，道：

「法王，你好毒！」

神力法王哼地一聲道：

「你懂什麼？上蒼萬物，死而後生，若不經過寂滅那能再創新機，老黑雖死，可亦解脫，輪迴轉世，他依然是個生者，本法王只不過是助他早日超生而已！」

淡淡而不滿的一笑，關山月道：

「怪力亂神法王，你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神力法王哼了一聲道：

「老黑已死，其仇必報，那個叫阿諾的也別想活下去，他必須替老黑償命……」

阿諾大笑道：

「禿顱，阿諾還想宰了你呢，有種你跟大爺鬥鬥看，我會讓你和老黑遭到同樣命運！」

神力法王怒叱道：

「大胆！」

阿諾長聲道：

「我胆本就包天，那個雜碎遇到本大爺都要倒霉，你這老禿子今天走背運，我要砍下你的頭顱當球踢，讓你這個自吹自擂的法王瞧瞧咱們中原武功。

這個人眞是狂妄到了極點，他嘴裡說著話，人已衝向神力法王，關山月看的眉頭一皺，道：

「阿諾，不可……」

阿諾的刀已揮了出去，大大叫道：

「怕他奶奶個熊，這種人不教訓他永遠不知道天高地厚！」

那閃頭的刀刄咻咻地射斬出去，眼看已砍上了法王的身上，神力法王聞風不動的屹立在那裡

，面上浮露出一抹詭秘的笑意，他僅僅嘿嘿兩聲，道：

「你找死，混小子！」

他的左掌僅僅那麼翻了一翻，一股動盪的大刀彷如平地裡刮起的巨風，倏地衝向阿諾，阿諾只覺得自己斜劈出去的刀刄如撞在一堵鐵壁上，那柄大刀再也砍不過去，他腦中靈光一閃，驀覺這件事情不對，一縮步，全身弓彈，要疾速退出那股風罩中，但，他的動作還是慢了一步，砰然聲中，他胸前有若中了一柄巨錘般的一震，人已翻仰出去，張口噴出一道血注！

八通急聲道：

「阿諾——」

阿諾已躺在地上了，他的刀已甩在離身邊不遠的地方，一張臉蒼白的幾乎沒有血色，平躺在地上只有喘氣的份兒，但，那雙睜吐的眼珠子猶是瞪的老大，一瞬不瞬的楸著神力法王。

神力法王冷冷地道：

「你是不服氣，小子，本法王要不是看在你還是條漢子的份上，此刻你只怕連喘氣的份都沒了。」

阿諾吼道：

「殺……」

這一氣，張口又吐出一口鮮血，關山月知道阿諾性如烈火，一副絕不服輸更不低頭的倔脾氣，他移身蹲在阿諾的身邊，拍著他，道：

「阿諾，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那個禿顱打了你一掌，咱們就還他一腳，先歇著，苗婆會先替你穩住傷勢，其他的事你先別管！」

阿諾顫聲道：

「我好恨……」

雙唇啓綻，滿口鮮血，但，這條血性漢子並不在乎生死，但，要他一招未出便毀於人手，他恨透了！

苗婆立刻點了阿諾兩處穴道，並餵了他一顆葯。

杜老三和睡仙衝過來了，他們和阿諾是多年的交情自家兄弟傷的命在旦夕，兩個人已無法克制了，睡仙揮手扔出一點黑影，吼道：

「老杜，宰他！」

杜老三的冷劍更快，已在空中投出了七點寒光，自左側切入，神力法王嘴角上一抹冷笑，揮起大禪杖照著睡仙擊來的黑影揮去，砰然聲中，一陣黑煙冒出，神力法王怒叱一聲，一杖將杜老三逼退，只見響聲過後，神力法王依舊站在那裡，只是臉上已蒙上一層黑灰，衣袍也有點點碎屑

，他怒聲道：

「你用火器……」

睡仙眞沒想到這個法王的門道那麼精玄，自己的火葯丸子居然發生不了效用，砸在法王的大杖上也不過是弄的他有點灰頭灰臉，却絲毫也沒傷着他，而老杜的劍已夠快了，竟給人家一杖掃了回去。

睡仙震聲道：

「好小子，你還眞行。」

八通的掌也抬起來了，道：

「大和尚，好渾厚的密宗神術，我八通要來領教！」

他緩步而出，但，渾身上下已佈滿了勁氣，在這批兄弟當中，八通的功力最深，他一見神力法王是來自密宗的高僧，就知道單憑睡仙和杜老三絕非敵手，硬著頭皮，八通想憑一己之力鬥鬥這位名傳大漠的高僧。

神力法王搖頭道：

「別費神了，你們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他目梢子陡然落在關山月身上，又道：

「唯有他尚堪一敵。」

關山月冷冷地道：

「承蒙看的起，在下就領教領教法王的功夫！」

八通大聲道：

「貧僧也要上。」

關山月苦笑道：

「八通，咱們可不能讓人家說以多勝少，法王在大漠輩份極高，我們多少要尊重他點，免得日後傳出去，說咱們不懂事！」

八通嗯了一聲，果然悄悄退下。

神力法王嘿嘿地道：

「關山月，看在你還知道進退的份上，待會兒你如果不幸被本法王打死，本法王會帶領楚戈、巴格魯和長毛，替你超度三天，讓你早日升天得道。」

關山月聞言大笑道：

「謝謝法王厚愛，我只怕消受不了。」

法王大禪杖在地上重重一柱，喝道：

「你的天龍斬在漠地裡很有名氣，本法王早就想領教了，姓關的，別客氣，你如果不能擊敗本法王，大漠一地，你怕永遠回不去了。」

點點頭，關山月道：

「我明白，龍捲風三個字也將永遠除名。」

法王嗯了一聲道：

「你能明白最好，本法王能由遠漠追來這裡，可見你這個人還很有份量，本法王敬重你是條漢子，讓你先行出手，不過你機會不多，本法王的法力無邊，平常之輩能在本法王手下走過三招已不容易！」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

「那就要看看誰的運氣好？」

話音一落，關山月的天龍斬已舉了起來，在大漠裡他就知道這位法王的威名，一身玄功神秘詭奇，被黑道奉為眞主，面對這樣的強敵，關山月那敢有絲毫大意，暗中一運勁，天龍斬帶著一溜呼嘯的向神力法王射去。

神力法王大喝一聲道：

「好功夫！」

大禪杖已揮洒起來，衣袍更是隆隆而起，關山月並不理會那隻旋轉的天龍斬，他的緬鐵軟劍已在抖出天龍斬後，迅疾的拔射出來，人劍如一，化作幽靈般的身子，對著神力法王射去。

神力法王果然是武功蓋世，大禪杖準厲的砸向旋飛而來的天龍斬，叮然聲中居然將天龍斬砸飛了出去，激盪在半空之中，但這玩意玄妙之處眞是不可思議，有如盤旋在空中的龍尾，受到砸擊之後，突然自半空中翻射而來，展現出不休不歇的迴旋攻勢。

而關山月的劍恰在其時，也攻進了神力法王的大禪杖之內，合而爲一，天龍斬和冷劍同時而至！

神力法王不愧是大漠武林祖師，在這種情況下，他表現出非尋常人所能展現的功夫，急速的一頓大禪杖，硬將關山月的軟劍架開，一張嘴，已躍身把旋空而來的天龍斬咬在嘴裡。

他的牙齒有如大鋼牙般的咬住了天龍斬一角，大禪杖已旋起一連串杖影，及將關山月罩在一片杖影裡。

關山月心中一凜，道：

「好功夫！」

他的冷劍一連抖起八道劍花，斜、穿、側、削、點、砸、鉤、刺，幾乎是劍技中每一種殺人的招式全包括在這八個劍浪之中，法王也被這年青人的劍法震懾住了，他驀地一聲大喝，一連九式，俱是杖棍章法中的精湛劈擊法，硬將關山月的凌厲攻勢對住了。

神力法王逼的關山月攻勢一緩之際，左手忽然伸出，一縷勁疾的指勁透空而去，關山月躲閃不及，只覺胸口上彷如被一根硬棍子敲中一樣，他悶哼了一聲，一劍及掃而去，嘶地一聲，神力法王的衣袍已給劃開，鮮血從衣袍裡涔涔滲出。

但，法王也借這瞬間空隙，大禪杖神幻的敲在關山月的肩背上，一口鮮血從他嘴裡噴出來，人已仆伏在地上，這種快速的變化使所有人全震懾住了，苗婆大叫道：

「關……」

八通也出手了，杜老三和睡仙更是亡命的向神力法王攻去，但，神力法王果然是罕見的神勇僅出了二招，便將這三個人擊退了。

關山月一顫道：

「血指……」

他的致命傷還是那玄秘的一指，只見他口中鮮血一湧，人已暈死了過去，苗婆衝上去，吼道：

「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她伏在關山月身上嗚嗚的哭了起來，神力法王面色也是蒼白，長吸口氣，道：

「血指無情，他已沒命了。」

杜老三吼道：

「兄弟，咱們拚了這禿顱殺了咱們的兄弟！」

八通和尚和睡仙在驚急之下，那顧自已功力深淺，三個人劍掌交擊，同時向神力法王攻去，神力法王的大禪杖有如密不透風的驟雨一樣，一杖將八通和尚擊倒地上，逼得杜老三和睡仙迅急而退。

八通顫抖的道：

「別打了，咱們不是這和尚的對手！」

巴格魯和長毛衝上前來，道：

「師父，全宰了他們——」

神力法王怒叱道：

「住手！」

他幌著這龐大的身軀，向場中行來，惡狠狠的瞪了長毛和巴格魯一眼，又繼續道：

「姓關的是個漢子，也是大漠的眞正英雄，我神力法王雖然僥倖殺了他，對這樣的人物，本法王也衷心的佩服，本法王要親自超度他！」

楚戈低聲道：

「法王，他會逼得咱們兄弟走頭無路。」

法王嘿嘿地道：

「他已中了血指，要想活命只怕太難了，大漠英雄數他最強，他不但有眞本事，還能傷了我，本法王縱橫大漠，這是唯一的敵手！」

他忽然長嘆了口氣，又道：

「可惜他死了，不然本法王眞願意和他交個朋友。」

苗婆哭紅了眼，厲聲道：

「臭和尚，你少假慈悲！」

神力法王淡淡地道：

「看在關山月的份上本法王不計較。」

苗婆恨厲的道：

「記住呀，老禿子，關山月還有很多兄弟，他們會聯合起來不眠不休的追殺你們，一直到你死了爲止。」

長毛大叫道：

「那就殺了他們，留著是禍患！」

法王大笑道：

「咱們要用大漠的儀式追悼這位英雄。」

巴格魯立刻從黃衣人手裡拿過一個牛皮小鼓，他緩緩的敲起鼓來，楚戈也在地上燒起一堆柴來，冉冉青煙升起，與大野燃燒的駝糞一樣，兩個黃衣人用枯枝架起了一座長枱，關山月被抬在長枱上。

依照漠野的風俗，死者一抬上象徵性的長台，即生死苦樂皆與其一生無關，他已成了一陣風，將隨著漠野飛揚的砂礫而逝，恩怨情仇俱化烏有，苗婆哭倒在地上，她雙手抱著關山月泣道：

「我會跟著你去………」

法王拿出了法器，搖著銅鈴，道：

「恭請送禱文………」

但在此時，遠處蹄聲得得，只見數十騎朝這裡疾馳而來，楚戈朝那些人一望，立刻道：

「是萬字幫兄弟。」

神力法王冷冷地道：

「他們來的好，我要他們向關山月行禮！」

眨眼間，這些人已風馳電閃而至，李明霍地躍身而落，已命所有兄弟暫時站在遠處，他不愧是萬字幫大當家，移行間，已向神力法王拱手道：

「久聞法王威名，萬字幫李明見過法王。」

法王眼珠子一轉，道：

「你就是李明。」

李明含笑道：

「李明正是在下。」

法王嗯了一聲道：

「我們大漠英雄關山月已死，萬字幫雖然和他有仇，對這樣的英雄，你們也要略表敬意，你，李明，代表貴幫兄弟先上香。」

李明登時一呆，想不到神力法王會出這樣的難題爲難他，他在萬字幫裡輩份極崇，何曾讓人這樣指名道姓要他做他不願幹的事，但，這位法王的名氣太大了，他可知道自己雖能領袖上百兄弟，要和這位法王爭長論短，只怕會倒大霉，他哈哈大笑道：

「法王，恕在下有點困難。」

神力法王一怔道：

「困難？」

李明正色道：

「此人與我萬字兄弟血深似海，仇深似山，要祭此人，只怕泉下兄弟不肯，老實說，小弟是聞法王法力無邊，是可擒下此人，所以才來找他一算舊債……」

神力法王面色一冷，道：

「不錯，此人固然令我輩中人恨之切齒，但，他却是罕見的一代英雄，對這樣的英雄，不論其好惡，凡江湖中人都得對其表示尊敬！」

法王這一篇話還眞有點修養，苗婆本來將此人恨之入骨，此刻也不禁不佩服他的胸襟，法王威名果非凡俗，正在敬異中，突然有人長哭而至，只見一個滿臉淚痕的美艷少女飲啜而至，而在她身後緊跟著一個滿頭白髮女人！

小玉和幽幽夫人。

小玉撲向關山月，幽幽夫人要攔不及，撲倒在關山月身上，大聲道：

「你死的好慘……」

苗婆顫聲道：

「妳就是玉姑娘！」

八

小玉驀然間發覺一個與自己年歲差不多的少女也是傷心欲絕的守在關山月的身邊，心弦在震盪中，彷彿從苗婆那淒艷的目双中看出了什麼，她顫聲道：

「妳是誰？怎麼也爲他流淚！」

苗婆苦澀的道：

「我們是大漠的朋友，我愛慕他也敬重他，在漠野，龍捲風的大名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想不到他來自大漠，還是死在大漠的漢子手裡……」

小玉顫聲道：

「他人雖死，路上也不寂寞，我會陪伴他……」

苗婆一呆道：

「妳要幹什麼？」

小玉仰頭道：

「爲他而死。」

苗婆感動了，她自覺是個情有獨鍾的女人，對關山月卽愛又疼，但，她却沒有想到用死來貫承自己的那份情義，苗婆這才了解中原兒女情之深，愛之切比她們遠外兒女更積極更悲切，她能爲他死，也能爲他活，這情操她自嘆不如，她緊緊的握住了小玉的手道：

「妳太偉大了！」

阿諾大聲吼道：

「老杜——」

杜老三一怔道：

「阿諾，你要做什麼？」

阿諾口裡吐著鮮血，豪壯的道：

「給我一劍，我要陪著兄弟黃泉路上走一次……」

杜老三哇地一聲道：

「你不想活，我們活著也沒意思，要死大家一起死……」

他的劍眞的舉了起來，瞄準了自己的胸口，八通和尙伸手將他的劍奪了下來，對著空中大叫道：

「誰都不准死，咱們兄弟雖然死了，他的仇還沒有報，我們要忍下悲傷，一定要爲兄弟報仇，不論那天那月，一定要宰了那個法王……」

八通的吼聲直貫雲霄，震的林葉簌簌而響，神力法王、楚戈、長毛和巴格魯聳然動容，這夥人的義氣和悲壯心懷令他們顫悚，法王不禁對關山月另眼相看了，他能短短日子裡結交集多血性漢子，其爲人如何不想而知……。

李明嘿嘿地道：

「法王，聽見沒有，人家可是將你恨之入骨，爲免後患，萬字兄弟願爲你掃除這幾個禍害，也免日後……」

神力法王大笑道：

「殺他們易如數掌，本法王倒還很佩服他們能爲兄弟復仇的勇氣……」他仰天一聲大笑，又道：

「一個人日子過的太平淡了，倒不如找幾個天天追殺你，這幾塊料只怕再練十年也殺不了本法王……」

阿諾聞言呸聲道：

「禿顱，你給我記住，我阿諾做鬼也要抓你。」

在這麼重的傷勢下，阿諾依舊不畏生死的直呼神力法王爲禿顱，神力法王雖然十分憤怒，倒

也服了這個楞漢子，斜睨了他一眼，冷冷地道：

「你眞不怕死！」

阿諾哈哈大笑道：

「死有何懼？」

法王大笑道：

「好，有種，現在，我要長毛開你的膛……」

長毛巴不得法王這句話，此刻一晃手中長劍，霍地一劍穿來，阿諾睹劍飛來，不但不怕，反而從地上衝了起來，整個人往劍上撞去。

阿諾不怕死，這種拚命架勢，頓時使全場人震懾住了，即使長毛有置他於死地之心，也有點楞住了，只見血光一閃，一蓬鮮血噴洒出來，散滿了草梗間——。

緊接著是聲悽厲慘叫，和身軀摔落聲！

倒地的是長毛，他那半顆腦袋已被硬生生的給削了下來，而阿諾站在那裡僵直了，他想不到倒下去的會是長毛，而那半顆腦袋是怎麼給劈下來的，連他都沒看出門道來！

那是天龍斬，牠銳利的削掉了長毛的腦袋瓜子。

法王一震道：

「你……」

他發現事情有異了，那隻天龍斬又從新展現了，神力法王目光瞄向台上的關山月，關山月忽然裂嘴朝他一笑，緩緩的坐了起來，神力法王駭住了，他明明中了自己的神指，何以能自死亡中又活了過來，不但活過來了，而又殺人了，長毛死在那隻天龍斬下……」

關山月淡淡地道：

「法王，我要感激你。」

法王一怔道：

「你是人還是鬼，血指下有誰能活過來。」

關山月哈哈笑道：

「血指無情，最要人命，你那一指本來可以要了我這一命，不過，三年前在塔里一役，我胸前大穴受傷頗重，內傷成塊，這一指正好把血塊擊散了，剛才一時閉了氣血，你以爲我死了，其實我借此機會正好把內傷療好，所以我要謝謝你了。」

小玉歡呼道：

「你沒事。」

關山月含情脈脈的道：

「妳看我不是很好麼？」

苗婆神色一黯，突然長嘆道：

「你是好了，我知道有了玉姑娘，你不會要我了，看來，我天生就是這種命……
…」

小玉一呆道：

「苗姑娘，我……」

苗婆洒脫的一揮手，道：

「沒什麼，我從不怨嘆命苦，這只能說是緣份如此，玉姑娘，妳可要好好待他，他可是個不錯的男人……」

到底是塞外兒女，豪情奔放，坦率可愛，苗婆果然是個奇女子，對這種事也是無所謂的樣子。

神力法王臉色開始凝重了他冷眼嘿嘿地道：

「可惜，你活過前次，決活不過這一次，關山月，法王要誰死，誰就得死，我生平最恨別人捉弄本法王，你竟然敢裝死，嘿嘿，我會讓你粉身碎骨！

他眞的氣憤極了，那根大禪杖捏在手裡，已深深插進泥地裡，楚戈和巴格魯跟隨法王多年，這種情景在他們還是初次看到，他們知道法王要出手了，這一出手，一定是風雲變色，因爲法王每次出手必定是致人於死………。

關山月躍地身子，道：

「法王，我們是該做一了斷了………」

他的劍已彈了出來，雪利的長刄泛射出道道寒芒，關山月與人對敵從沒有像今天這麼愼重過，他的劍雖然貼在胸前，而手肘却壓的很低，這跟一般劍手出招的姿勢有點不一樣，法王是個行家，連他都被關山月的劍姿弄糊塗了，法王自恃武功蓋世，並沒將關山月放在眼裡，鼻子裡輕輕一哼，道：

「還是一對一，任何人都不准幫忙………」

李明大笑道：

「法王，萬字幫兄弟今天要大開眼界了。」

他是個腦袋愼密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萬字幫實在不便插手，輕則得罪這位域外高手，重則會與法王反目成仇，何況，此刻任何一方失算都與萬字幫兄弟無關。

法王根本看也不看李明一眼，他是個狂夫，對李明這種拍馬屁的口吻根本不屑一顧，他揮洒出那枝大禪杖，一杖向關山月壓了過去，那沉重的杖力如排山倒海，杖風激的沙石飛揚，即使是站在遠處的人，也感覺出他杖上的威力，這一杖還眞奇妙，看似最普通的一招，却具有無上威力

，彷彿是自四面八方湧來，將關山月每個部份都罩在他的巨杖之下！

這正是看似無招而有招，武功之最上策。

關山月在他的杖底下，居然不閃不移，他似是知道此刻即使向任何一方閃移，也不能脫出杖底之外，關山月是武學的大行家，在這節骨眼上，他以靜制動了，不閃不避正是法王大杖的尅星，法王果然無法立刻下杖，因爲憑他數十年的功力，居然揣測不出關山月要向那個方位移退，但，高手交手，採取的就是瞬息之變，關山月正是要法王在遲疑間，他的劍忽然往前一彈，劍風破空響起，法王的巨杖跟著劍刄移揮，關山月的劍已倒轉了過來，迅快而準確的射向法王的小腹。

法王大惊道：

「這是什麼劍法。」

他知道自己上當了，一招輸，全盤毀，法王的身子在斜轉，禪杖在揮動，他希望能扭轉回頹勢，但，關山月的劍太快了，他絕不會給法王有任何僥倖的機會，嘶地一聲，衣帛破裂聲中，法王的腹部給劃開了，鮮血噴洒出來，神力法王在地上翻滾，他忽然又從地上躍起來，一隻手已悟住了肚子，血從指縫間流下，他却面不改色，依舊是那麼凶悍而沉凝，嘿嘿地道：

「好劍法。」

淡淡的一笑，關山月道：

「你也不錯，居然還能避過致命的一擊，江湖上能避過這一招的不會有太多的人，法王，你還想再鬥麼？」

神力法王哼聲道：

「這只能說我太大意了，下次不會再有這種事情發生，關山月，本法王立刻回轉大漠，半個月內會再來找你，希望你好好練劍，否則你必死無疑………」

關山月面色一冷道：

「法王，你還想活著回大漠麼？」

巴格魯在旁邊吼道：

「媽的，你還想趕盡殺絕………」

神力法王怒瞪了巴格魯一眼，叱道：

「住嘴，退下。」

巴格魯在法王的怒叱下，還眞不敢再造次，他乖乖的閉上嘴，悄悄退到法王身後。

法王長吸口氣道：

「姓關的，你雖然能傷了我，殺我未必有這個能力，如果我拚命一轉，你也要付出極大的後果——」

鼻子裡微微一哼，關山月冷笑道：

「法王，姓關的還不是個趕盡殺絕的人，不過，我知道你身後的主人決不會輕易饒過你，大漠裡那一窩鼠輩的行徑我太明白了，你們怕我回去，又怕我不回去，因爲我手裡捏著你們想要又怕的東西……。」

法王臉上神情瞬息大變，那一劍劃破了他的肚子，讓他流血讓他疼痛，但，關山月這番話却讓他心涼，讓他寒心，他懂關山月話中之意，也曉得關山月所指何事，他震顫的叫道：

「你都知道了。」

關山月不屑的道：

「你們鼠窩裡的事情有那樁能瞞過我……。」

法王大叫道：

「我明白了，你在我們窩裡有暗樁……。」

這話衝口而出，苗婆驚訝的抬起頭來，她的神色也在瞬息萬變，這句話似乎勾起了她許許多多的事情，而關山月的目梢也是有意無意的溜過她的臉靨上！

關山月冷冷地道：

「那只能說你們這些鼠輩不夠團結。」

——第一册完

請看第二册——

歷史
改寫
他們在

武俠

誠徵武壇高手
一筆定武壇

誠徵各類武俠文稿

本社即將開闢一個屬於「柳殘陽口味」的武俠天地專欄，很誠懇邀請您踴躍投稿，武俠小說，一經錄用，除給予稿酬外，並邀請您加入本社基本作家行列。

同時，在元月份起，本社即將推出柳大俠後代新作品，盼望各位讀者及有興趣投入武壇的朋友，賜稿參加。

若您有武俠作品，不拘筆路、風格，合成竭誠歡迎您投稿或洽談。

收稿處：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合成書局）
電話：五四一七五九七

合成出版部　啓

歷史
改寫武俠
敬邀閣下

風雲傲節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著　　　者：柳殘陽

出　版　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耀崇）

發　行　人：張　銘　森

發　行　所：合　成　書　局

總　經　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27號

電　話：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0110066－2號（合成書局收）

印　刷　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33巷1號

電話：9722754

美洲加拿大總經銷　泛亞書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1V 1K6

TELEPHONE (416) 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壹佰八拾元

美　金：7元2角

港　幣：30　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